

次日之物。一日侵過。無時可補。則便有破家之漸。當謹戒之。

其有田少而用廣者。但當清心儉素。經營足食之路。于接待賓客。弔喪問疾。時節饋送。聚會飲食之事。一切不講。免至于求親舊。以滋過失。責望故素。以生怨尤。負諱通借。以招恥辱。

居家之病有七。曰笑。如笑罵戲謔之類。一本作呼。如呼虛喧嚷之類。曰遊。曰飲食。曰土木。曰爭訟。曰玩好。曰惰慢。有一于此。皆能破家。其次貧薄而務周旋。豐餘而尙鄙嗇。事雖不同。其終之害。或無以異。但在遲速間。夫豐餘而不用者。疑若無害也。然已既豐餘。則人望以周濟。今乃愒然。必失人之情。既失人情。則人不佑。人惟恐其無隙可乘。則爭媒孽之。雖其子孫。亦懷不滿之意。一旦入手。若決隄破防矣。

前所言存留十之三者。爲豐餘之多者制也。苟所餘不能三分。則有二分亦可。又不能二分。則存一分亦可。又不能一分。則宜撙節用度。以存贏餘。然後家可長久。不然。一旦有意外之事。必遂破家矣。

前所謂一切不講者。非絕其事也。謂不能以貨財爲禮耳。如弔喪則以先往後罷爲助。賓客則樵蘇供饗。清談而已。至如奉親最急也。啜菽飲水盡其歡。斯之謂孝。祭祀最嚴也。疏食菜羹。足以致其敬。凡事皆然。則人固不我責。而我亦何歉哉。如此則禮不廢而財不匱矣。

前所言以其六分爲十二月之用。以一月合用之數。約爲三十分者。非謂必于其日用盡。但約見每月每日之大概。其間用度。自爲贏縮。惟是不可先次侵過。恐難追補。宜先餘而後用。以無貽鄙嗇之譏。

世所用度。有何窮盡。蓋是未嘗立法。所以豐儉皆無準。則好豐者妄用以破家。好儉者多藏以斂怨。無法可依。必至如此。愚今考古經國之制。爲居家之法。隨貲產之多寡。制用度之豐儉。是取中可久之制也。以

上居家制用。

附錄

先生隱居山中。書之言行。夜必書之。其家累世義居。一人最長者爲家長。一家之事聽命焉。歲遷子弟。分任家事。凡田疇租稅。出內庖饗賓客之事。各有主者。先生以訓戒之辭爲韻語。晨興家長率衆子弟謁先祠。畢擊鼓誦其辭。使列聽之。子弟有過。家長會衆子弟責而訓之。不改則撻之。終不改度。不可容。則言之官府。屏之遠方焉。

朱子與梭山書曰。伏承示論太極之失。及省從前所論。卻恐長者從初。便忽其言。不曾致思。只以自家所見道理爲是。不知卻元來未到他地位。而便以己見輕肆抵排也。今亦不暇細論。卽如太極篇首一句。最是長者所深排。然殊不知不言無極。則太極同于一物。而不足爲萬化根本。不言太極。則無極淪于空寂。而不能爲萬化根本。只此一句。便見其下語精密微妙無窮。而向下所說許多道理。條貫脈絡。井井不亂。只今便在目前。而互古互今。顛撲不破。只恐自家見得未曾如此。分明直截。則其所可疑者。乃在此。而不在此也。大抵古之聖賢。千言萬語。只是要人明得此理。此理既明。則不務立論。而所言無非義理之言。不務立行。而所行無非義理之實。無有初無此理。而姑爲此言。以救時俗之弊者。不知子靜相會。曾以此話子細商量否。近見其所論王通續經之說。似亦未免此病也。此間近日絕難得江西便草草布此。卻託子靜轉致。但以來書半年。方達推之。未知何時可到耳。如有未當。切幸痛與指摘。剖析見教。理到之言。不得不服也。

顧諱謹案先生嘗有書與紫陽言太極圖說非正曲加扶振終爲病根意謂不當于太極上加無極二字紫陽答是書而先生之原書不可得見故載紫陽書入附錄中

朱子又與梭山書曰前書示論太極之說反復詳盡然此恐未必生于氣習之偏但是急迫看人文字未及盡彼之情而欲遽申己意是以輕于立論徒爲多說而未必果當于理爾且如太極之說熹謂周先生之意恐學者錯認太極別爲一物故著無極二字以明之此是推原前賢立言之本意所以不厭重複蓋有深指而來論便謂熹以太極下一物是則非惟不盡周先生之妙旨而于熹之淺陋妄說亦未察其情矣又謂著無極字便有虛無好高之弊則未知尊兄所謂太極是有形器之物邪無形器之物邪若果無形而但有理則無極只是無形太極只是有理明矣又安得爲虛無而好高乎熹之愚陋竊願尊兄少賜反復寬心遊意必使于其所說如出于吾之所爲者而無纖芥之疑然後可以發言立論而斷其可否則其爲辯也不煩而理之所在無不得矣若一以急迫之意求之則于察理已不能精而于彼之情又不詳盡則徒爲紛紛而雖欲不差不可得矣然只在迫急卽是來論所謂氣質之弊蓋所論之差處雖不在此然其所以差者則原于此而不可誣矣不審尊意以爲何如子靜歸來必朝夕得款聚前書所謂異論卒不能合者當已有定說矣恨不得側聽其旁時效管窺以求切磋之益也

顧諱謹案此紫陽答先生之第二書也知先生又有書答紫陽前書今亦不可得見

梓材謹案梨洲原本此下又有朱子與象山往復五書今以其說較詳移入下卷象山學案

黃東發曰梭山堅苦立學言治家不問貧富皆當取九年熟必有三年蓄之法常以其所入留十之二三

備水旱喪葬不測。雖忍飢而毋變。宗族鄉黨有吉凶事。苟財不足以助之。惟助以力。如先衆人而往。後衆人而歸。有勞爲之服之。毋毀所蓄。以變定規。如此力行家不至廢。而身不至有非理之求。其說具有條理。殆可推之治國者也。江西并子美又號三陸。補

文達陸復齋先生九齡

陸九齡字子壽。金溪人。學者稱爲復齋先生。梭山象山其兄弟也。十歲喪母。哀毀若成人。秦氏當國。場屋無道程氏學者。先生從故編得其說。獨委心焉。久之。新博士至。聞其雅以放逸自許。慨然嘆曰。此非吾所願學也。賦詩徑歸。時先生年尙未冠。吏部郎襄陵許忻直道清節。屏居臨川。閉門少所賓接。一見先生。折輩行與語。凡治體之升降。舊章之損益。前輩聞人之律度軌轍。皆亶亶言之。已而許公起守邵陽。招先生往。所以屬先生者甚厚。旣歸。益肆力于學。廣覽博咨。深觀默養。兄弟自爲師友。和而不同。休暇則與子弟適場圃習射。曰。是固男子之事也。自是里中士始不敢鄙弓矢爲武夫末藝。廬陵有寇警。旁郡皆入保。請先生主之。門人多不悅。先生曰。古者比閭之長。卽五兩之卒。士而恥此。則豪俠武斷者專之。今文移動以軍興從事郡縣。欲事之集。必假手主者。彼乘是取必于里閭。亦何所不至。凡先生之所以講明屯禦者。皆可爲後法。而里中盜賊羣相戒曰。是家射命中。無取死初。先生之父采溫公冠昏喪祭儀行之家。先生又釋先志而修明之。晨昏伏臘。奉盥請。衽觴豆饌饜。闔門千指。男女以班。各共其職。友弟之風。被于鄉社。而聞于天下。束書入太學。太學知名之士。聞聲爭願交。屏所挾。北面稱弟子者甚衆。司業汪文定公舉爲學錄。登乾道五年進士。釋褐桂陽軍學教授。以母老改調興國軍教授。地瀕大江。民寒嗇罕。志學先生不以

職閑自逸。端渠篋。肅衣冠。如臨大衆。勸綏引翼。士興于學。學廩名存。實亡簿書。漫漶不可考。先生爲覈實。催理受輸之法。白郡授有司行之士。得其養。甫九月。以繼母服去。服除。調全州教授。未上。疾卒。先生和順不違物。而非意自不能干。簡直不徇人。而與居久。益有味。有請益者。從容啓告。莫不渙然。間有扞格不入者。則引而不發。嘗曰。人之惑。有難以口舌爭者。言之激。適固其意。少需未必不自悟也。屬續之日。晨興坐牀上。與兄弟語。猶以天下學術人才爲念。少焉。正襟端臥而逝。東萊志其墓。謂先生勇于求道之時。憤悱直前。蓋有不由階序者。然其所志者大。所據者實。公聽並觀。卻立四顧。弗造于至平至粹之地。弗措也。寶慶二年。特贈朝奉郎直祕閣。諡文達。先生之高弟曰沈煥。

復齋文集補

聲氣容色。應對進退。乃致知力行之原。不若是而從事于箋注訓詁之間。言語議論之末。無乃與古之講學者異與。與張敬夫。

近來學者多自私欲速之說。又惑于釋氏一超直入之談。往往棄日用而論心。遺倫理而語道。適見聖謨與舍弟書。又有卽身是道。不假擬度之說。此又將墮于無底之壑矣。答傅子淵。

有終日談虛空語性命。而不知踐履之實。欣然自以爲有得。而卒歸于無所用。此惑于異端者也。與沈叔

晦。

古之君子。往往多出于羈艱困厄愁憂之中。而其學日進。某獨日以汨沒觸事接物。習情客氣時起于其間。與李德遠。

粹材謹案此下有與趙景明一條及謝山案語移入晦翁學案。

身體心驗使吾身心與聖賢之言相應擇其最切己者勤而行之答王漢臣

治人必先治己自治莫大于治氣氣之不平其病不一而忿懣之害爲尤大

釋氏之門亦有教律禪之異禪門亦有五家宗派何況儒釋二教安得強而同之

釋氏大抵以理爲障與吾儒之學天地懸絕以上與王順伯

人生之迷千種萬類不可名狀而大要皆是利欲李赤入廁天下之樂于是乎在而不知其死于糞穢也

與王申伯

須磊磊落落作大丈夫淨掃平生紕繆意見與陳德甫

貧者士之常吾友能安之則尊幼無不安者吾心微有不可安則過自此起矣天命固不可損益但自失

其本心耳與柴必勝

不知命無以爲君子此意不可不先講習習到臨利害得失無憂懼心平時胸次泰然無計較心則真知

命矣與劉淳叟

租賦利害如買絹一項吏廉則民之輸帛易而帛亦不至甚惡吏貪而受常例則雖甚疏惡者亦不得不受于是有浮巧之民能爲甚薄之帛而加之藥如甚厚者攬子厚取其直于民而薄其價買之以輸于公揀子不敢言受領官不敢退若必使民自輸而書人戶與揀子之名于帛端而毋得使攬子者輸焉則公私兩利而其弊革矣與汪漕

團結禦寇。須覈何人可用。何兵可戰。如何分布營寨。如何置備糧食。聽誰統轄。如何防堵把截。若泛牒前
往界前。爲害未易悉數。與金溪宰。

射所以觀德也。然后羿善射爲亂臣。逢蒙善射亦殺師。養由基善射而奪國。李廣善射而數奇。崔浩不能
彎弓。杜預射不穿札。而皆有成功。何邪。

銅壺爲漏。浮箭爲刻。天池以注之。平水以平之。受水以納之。而壺之制盡矣。匏以載之。蓮以出之。華表以
正之。而箭之體定矣。日有十二辰。而八十四維間焉。歲有十二月。而二十四氣分焉。以土圭測日景。以磁
鍼辨方位。而二十四位于是乎正矣。日行有南北。晝夜有長短。而二十一箭于是乎立矣。宜無地之殊也。
而嶽臺以南。凡三徙之。而箭之不用者六。嶽臺以北。凡三徙之。而箭之增者亦六。何也。于維之間于辰。或
以屬爲前。或以屬爲後。或分之而兩屬焉。磁鍼之辨方位。或以爲指午。或以爲午之三分。丙之七分。或以
爲丙午之間。

立政致意于常。伯常任準人。求于周官。漫不知何職。瑣瑣如攜僕綴衣。牧尹亦缺焉。以上策問。
道者。古今之正。權者。道之用也。權之所在。卽道之所在。又焉有不正者。論

祖望謹案。復齋先生之集。明萬曆中文淵閣尙有之。今則亡矣。慈溪黃氏日鈔。摘其語之精。足警後
學者。及其近乎象山。而可議者。凡若干條。予從而錄之。此其語之精者也。其可議者。亦列于左。

某日與兄弟講習。往往及于不傳之旨。天下所未嘗講者。與汪德占。

荀卿揚雄韓愈。皆不世出。至言性則戾。近世巨儒性理之論。猶或有安。某乃稽百氏異同之論。出入于釋

老反覆乎孔子子思孟子之言潛思而獨究之。煥然有明焉。窮天地。互萬世。無易乎此也。然世無是學。難以諭人。

離形色而言性。離視聽言動而言仁。非知性者。以上與章彥節。

竊不自揆。使天欲平治天下。當今之世。舍我其誰。苟不用于今。則成就人才。傳之學者。與王順伯。

鵝湖示同志詩

孩提知愛長知欽。古聖相傳只此心。大抵有基方築室。未聞無址忽成岑。留情傳注翻榛塞。著意精微轉陸沈。珍重友朋勤切磋。須知至樂在于今。

象山和韻詩。墟墓興哀宗廟欽。斯人千古不磨心。涓流積至滄溟水。拳石崇成太華岑。易簡工夫終久大。支離事業竟浮沈。欲知自下升高處。真偽先須辨只今。

紫陽和韻詩。德義風流夙所欽。別離三載更關心。偶扶藜杖出寒谷。又枉籃輿度遠岑。舊學商量加邃密。新知培養轉深沉。卻愁說到無言處。不信人間有古今。

百家謹案。鵝湖之會。此三詩。乃三先生所論學旨者。其不合與論無極同。蓋二陸詩有支離之詞。疑紫陽爲訓詁。紫陽詩有無言之說。譏二陸爲空門。兩家門人。遂以成隙。至造作言語。以相訾毀。然紫陽晚年。乃有見于學者支離之弊。屢見于所與朋友之書札者。全集內不啻七八九通。而陸子亦有追維曩昔。羸心浮氣。徒致參辰之語。見于奠東萊之文。以是知盈科而後進。其始之流。不礙殊途。其究朝宗于海。同歸一致矣。乃謂朱陸終身不能相一。豈惟不知象山有克己之勇。亦不知紫陽有服

善之誠篤志于爲己者不可不深考也。

顧諱謹案淳熙二年呂東萊約先生及象山紫陽會于廣信之鵝湖寺。先生謂象山曰。伯恭約元晦爲此集。正爲學術異同。某兄弟先自不同。何以望鵝湖之同。遂與象山議論致辯。又令象山自說。至晚罷。先生曰。子靜之說是。次早象山請先生說。先生曰。某無說。夜來思之。子靜之說極是。方得一詩。云。孩提知愛長知欽。云云。象山曰。詩甚嘉。但第二句微有未安。先生曰。說得恁地。又道未安。更要如何。象山曰。不妨一同起行。及至鵝湖會。東萊首問先生別後新功。先生舉詩纔四句。紫陽顧東萊曰。子壽早已上子靜船了也。舉詩罷。遂致辯于先生。象山曰。某塗中和得家兄此詩云。墟墓興哀宗廟。欽云云。紫陽雖和韻。大不懌。朱書云。鵝湖講道誠當今盛事。然紫陽之門人。謂以支離見斥。恚不能平。詬訾遽起。此朱陸之異于此益甚矣。

附錄

象山語錄曰。復齋家兄一日見問云。吾弟今在何處做工夫。某答云。在人情事勢物理上做些工夫。復齋應而已。若知物價之低昂。與夫辨物之美惡真僞。則吾不可不謂之能。然吾之所謂做工夫。非此之謂也。朱子答張南軒曰。子壽兄弟氣象甚好。其病卻在盡廢講學。而專務踐履。于踐履中要人提撕省察。悟得本心。此爲病之大旨。要其操持謹質。表裏不二。實有以過人者。惜乎自信太過。規模窄狹。不得取人之善。將流于異學而不自知耳。

百家謹案從踐履操持立腳。恐不得指爲大病。但盡廢講學。自信太過。正是踐履操持一累耳。若使

純事講學。而于踐履操持不甚得力。同一偏勝。較之其病。孰大孰小乎。

顧諛謹案。朱子此書。非指踐履操持之。卽將流于異學也。特嫌陸氏之信心太過耳。若論朱子平日嘗謂司馬溫公之學。只恁將去無致知一段。似于溫公亦有不足矣。然考滄洲精舍祝文。則云周程授受萬里。一源曰邵曰張。爰及司馬。學雖殊轍。道則同歸。遂以溫公上班。周程張邵。以侑宣聖。紫陽豈專重致知而不重力行者。但先生兄弟之尊德性。亦非不致知之人。

楊開沅謹案。鵝湖之會。論及教人。朱子之意。欲令人泛觀博覽。而後歸之約。二陸之意。欲先發明人之本心。而後使之博覽。朱以陸之教人爲太簡。陸以朱之教人爲支離。此兩不相合之由也。然亦不過各欲明其道耳。考朱子集中。有祭陸子壽教授文云。學非私說。惟道是求。苟誠心而擇善。雖異序而同流。如我與兄。少不並遊。蓋一生而再見。遂傾倒以綢繆。念昔鵝湖之下。實云識面之初。兄命駕而鼎來。載季氏而與俱。出新篇以示我。意懇懇而無餘。厭世學之支離。新易簡之規模。顧予聞之淺陋。中獨疑而未安。始聽熒于胸次。卒紛繳于談端。徐度兄之不可遽以辯屈。又知兄必將返而深觀。遂逡巡而旋返。悵猶豫而盤旋。別來幾時。兄以書來。審前說之未定。曰予言之可懷。逮予辭官而未獲。停驂道左之僧齋。兄乃枉車而來教。相與極論。而無猜。自是以還。道合志同。何風流而雲散。乃一西而一東。蓋曠歲以索居。僅尺素之兩通。期杖履之肯顧。或慰滿乎予衷。屬者乃聞兄病在牀。亟函書而問訊。并裹藥而攜將。曾往使之未返。何來音之不祥。驚失聲而隕涕。沾予袂以淋浪。嗚呼哀哉。今茲之歲。非龍非蛇。何獨賢人之不淑。屢興吾黨之深嗟。惟兄德之尤粹。儼中正而無邪。嗚呼哀哉。

兄則已矣。此心實存。炯然參倚。可覺惰昏。孰泄予哀。一慟寢門。緘辭千里。侑此一尊。觀此可知。朱陸晚年合一。卽是文不足爲定據乎。

東萊東晦庵曰。子壽前日經過。留此二十餘日。幡然以鵝湖前見爲非。梓材案謝山所錄東萊集作所見爲非。甚欲著實看書講論。心平氣下。相識中甚難得也。

祖望謹案。東萊與同甫書亦云。子壽極務實。有工夫。

晦庵答曰。子靜似猶有舊來意思。子壽言其雖已轉步。而未會移身。回思鵝湖講論氣勢。今何止十去七八邪。

先生歿。東萊又與晦翁帖曰。陸子壽不起。可痛。篤學力行。深知舊學之偏。梓材案謝山所錄東萊集作舊習之非。求益不已。乃止于此。于後學極有所係也。

劉靜春曰。陸子壽兄弟之學。頗宗無垢補。

黃東發曰。復齋之學。大抵與象山相上下。象山以自己之精神爲主宰。復齋就天賦之形色爲躬行。皆以講不傳之學爲己任。皆謂當今之世。舍我其誰。掀動一時。聽者多靡。所不同者。象山多怒罵。復齋覺和平耳。復齋之文。猶多精語。足警後學。而自譽其所得。則在性學。至謂窮天地。互萬古。無以易。而世無其學。難以語人。視孔子之言性。澹然一語而止者。幾張皇矣。夫旣不語。世莫得聞。他日又謂外形色言天性。外視聽言動言仁。皆非知性者。復齋所明性學。儻在于是乎。然形色固天性也。而睅面盎背。亦必有其所以然者。視聽言動之以禮。固所以爲仁也。而勿視勿聽。勿言勿動。亦必有主宰乎其中者矣。復齋之言。視孔孟

似頗直截也。東萊誌其墓謂勇于求道。有不由階序者。殆確論云。復齋分教與國纔九月。弟子員纔十五人。才志不獲少見于世。寶慶二年。賜諡文達。遂與象山號二陸。補

祖望謹案。東萊謂復齋家庭講學。和而不同。則固有不盡諧于象山者。象山縱極口稱復齋。然語錄中謂董元息被教授。教解論語。又壞了。則固有不盡諧于復齋者。而大略以不傳之學爲己任。以舍我其誰自居。則相同。若東發謂形色必有其所以然者。視聽言動必有其主宰于中者。則復齋亦原未嘗抹殺此一層。未可以詆之也。特其詞氣有未圓者。要之陸氏兄弟賢知之過。辭氣多有過高。遂成語病。而其倚天壁立。足以振起人之志氣。其功亦不可沒。

文安陸象山先生九淵別爲象山學案。

梭山門人道鄉再傳。

嚴先生松

嚴松字松年。臨川人。初師梭山先生。其後遂爲存齋弟子。先生所錄陸子論學語。其載鵝湖之會甚詳。嘗對陸子始終智聖優劣之說。以爲但有先後。無有優劣。孟子所以云其至爾力。其中非爾力。乃是行文如此。不成道。其至爾力也。其中爾巧也。然畢竟致知在先。力行在後。故曰始終陸子。然其言先生于陸子門下。視傅夢泉輩。聲譽稍次。然其造詣較平正云。

附錄

松年嘗問梭山。孟子說諸侯以王道行。王道以崇周室乎。行王道以得天位乎。梭山曰。得天位。松年曰。豈

教之篡奪乎。梭山曰：民爲貴，社稷次之，君爲輕。象山歎曰：家兄平日無此議論，曠古以來無此議論。松年曰：伯夷不見此理，武周見得此理。一日象山歌道之將廢，自孔孟之生不能回天而易命，又歌柏舟。松年爲涕泗沾襟，少閒又歌東皇太一雲中君，松年悲泣不堪而罷。

徐先生仲誠別見槐堂諸儒學案。

復齋門人襄陵再傳。

端獻沈定川先生煥別爲廣平定川學案。

正獻袁絜齋先生燮別爲絜齋學案。

曾先生滂附子極。

李先生纓合傳。

曾滂字孟博，臨川人也。爲人質直剛烈，長于象山五六歲，而與文達年相若。是時陸子兄弟初談性命之學，四方人士宗之者尙少。先生首師文達，與李纓德章爲弟子冠。象山甚愛重之，子極字景建，紹其家學。其後以詩案謫道州，語在宋史羅必元傳。卒于謫所。李微之爲上言得歸葬。所著有金陵百詠、春陵小雅。
修。

曹无妄先生建。

萬先生人傑並見滄洲諸儒學案。

知州李先生修已別見二江諸儒學案。

隱君饒止翁先生延年

通判劉淳叟堯夫並見槐堂諸儒學案。

李氏門人襄陵三傳。

司戶鄒南堂先生斌別見槐堂諸儒學案。

宋元學案

卷五十八

象山學案表

陸九淵	子持之	葉元老	別見鶴山學案
庸齋 梭山 復齋 弟	楊簡	別爲慈湖學案	
艾軒 講友 上蔡 震澤 橫浦 林竹 軒續 傳	袁燮	別爲絜齋學案	
	舒璘	別爲廣平定川學案	
	舒琥		
	舒琪	並見廣平定川學案	
	傅夢泉		
	傅子雲		
	鄧約禮		
	黃叔豐	並爲槐堂諸儒學案	

嚴松 別見梭山復齋學案

胡大時

蔡元夫 並見嶽麓諸儒學案

李耆壽

曹建

萬人傑

劉孟容

劉定夫

曾祖道

符敍 並見滄洲諸儒學案

沈炳 別見廣平定川學案

又六十一人並見槐堂諸儒學案

私淑 趙彥肅 喻仲可 別見槐堂諸儒學案

姚宏中

湯巾 別爲存齋晦靜息庵學案

周可象

程紹開 別見存齋晦靜息庵學案

胡長孺 別見木鐘學案

汪深

吳澄 別爲草廬學案

陳苑 別爲靜明寶峯學案

並陸學續傳

劉清之 別爲清江學案

李浩

子肅

鄧約禮 並見槐堂諸儒學案

王厚之

楊庭顯

子簡 別爲慈湖學案

舒璘 別爲廣平定川學案

豐誼

子有俊 別見槐堂諸儒學案

羅點

黃文晟

附見槐堂諸儒學案

劉恭

別見廬陵學案

並象山學侶

徐誼

陳葵 並爲徐陳諸儒學案

並象山同調

象山學案

祖望謹案象山之學先立乎其大者本乎孟子足以砭末俗口耳支離之學但象山天分高出語驚人。或失于偏而不自知是則其病也。程門自謝上蔡以後王信伯林竹軒張無垢至于林艾軒皆其前茅。及象山而大成而其宗傳亦最廣。或因其偏而更甚之。若世之耳食雷同固自以爲能羽翼紫陽者。竟詆象山爲異學。則吾未之敢信。述象山學案。梓材案黃氏本以是卷爲金溪學案之三。謝山則稱爲象山學案。

艾軒講友

文安陸象山先生九淵

陸九淵字子靜。自號存齋。金溪人。梭山復齋之弟也。三四歲時。問其父。賀天地何所窮際。父奇之。聞人誦伊川語。自覺若傷我者。嘗曰。伊川之言。奚爲與孔子孟子之言不類。讀論語。卽疑有子之言支離。他日讀古書。至宇宙二字。解者曰。四方上下曰宇。往古來今曰宙。忽大省曰。宇宙內事。乃己分內事。己分內事。乃宇宙內事。又嘗曰。東海有聖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西海有聖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南海北海有聖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千百世之上。有聖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千百世之下。有聖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乾道八年。登進士第。爲呂東萊所識。始至行都。從遊者甚衆。先生能知其心術之微言。中其情。多至汗下。亦有相去千里。素無雅故。聞其概而盡得其爲人。語學者曰。念慮之不正者。頃刻而知之。卽可以正。念慮之正者。頃刻而失之。卽爲不正。有可以形迹觀者。有不可形迹觀者。必以形迹觀人。則不足以知人。必以形迹繩人。則不足以教人。又曰。今天下學者。惟有兩途。一途樸實。一途議論。足以明人心之邪正。破學者窟宅矣。一生飯次交足。飯旣先生謂之曰。汝適有過。知之乎。生曰。已省其規矩之嚴。又如此。淳熙元年。授靖安主簿。丁憂服闋。調崇安。九年。以侍從薦。除國子正。遷敕命所。刪定官輪對。除將作監丞。給事王信疏駁。主管台州崇道觀。旣歸。學者愈盛。每詣城邑。環坐二三百人。至不能容。結茅象山。學徒復大集。居山五年。來見者。案籍踰數千人。紹熙二年。除知荆門軍。故事。太守下車。必先揭約束。延賓受牒。皆有日期。吏以白。先生曰。安用是。賓至卽見。持牒卽入。無早暮。于是下情盡達。兩造有不持狀。

對辯求決者。郡已大治。荆門素無城壁。先生以爲四戰之地。遂議築之。二旬而畢。郡于上元設醮。爲民祈福。先生乃會吏民講洪範。斂福錫民一章以代之。發明人心之善。所以自求多福者。聽者莫不曉然。至有泣下者。三年卒官。年五十四。嘉定十年。賜諡文安。雲濠案先生著有象山集三十二卷。附語錄四卷。

宗義案先生之學。以尊德性爲宗。謂先立乎其大。而後大之所以與我者。不爲小者所奪。夫苟本體不明。而徒致功于外索。是無源之水也。同時紫陽之學。則以道問學爲主。謂格物窮理。乃吾人入聖之階梯。夫苟信心自是。而惟從事于覃思。是師心之用也。兩家之意見。旣不同。逮後論太極圖說。先生之兄梭山。謂不當加無極二字于太極之前。此明背孔子。且并非周子之言。紫陽謂孔子不言無極。而周子言之。蓋實有見太極之真體。不言者不爲少。言之者不爲多。先生爲梭山反復致辯。而朱陸之異。遂顯繼先生與兄復齋會紫陽于鵝湖。復齋倡詩。有留情傳注翻榛塞。著意精微轉陸沈之句。先生和詩亦云。易簡工夫終久大。支離事業竟浮沈。紫陽以爲譏己。不懌。而朱陸之異益甚。梓材案鵝湖之會。在淳熙二年。鹿洞之講。在八年。已在其後。太極之辯。在十五年。又在其後。梨洲說未免倒置。于是宗朱者詆陸爲狂禪。宗陸者以朱爲俗學。兩家之學。各成門戶。幾如冰炭矣。嗟乎。聖道之難明。濂洛之後。正賴兩先生繼起。共扶持其廢墮。胡乃自相齟齬。以致蔓延。今日猶然。借此辨同辨異。以爲口實。寧非吾道之不幸哉。雖然。二先生之不苟同。正將以求夫至當之歸。以明其道于天下後世。非有嫌隙于其間也。道本大公。各求其是。不敢輕易唯諾以隨人。此尹氏所謂有疑于心。辨之弗明。弗措。豈若後世口耳之學。不復求之心得。而苟焉以自欺。泛然以應人者乎。况考二先生之生平自治。先生之尊德性。何嘗不加

功于學古篤行。紫陽之道問學。何嘗不致力於反身修德。特以示學者之入門。各有先後。曰此其所以異耳。然至晚年。二先生亦俱自悔其偏重。稽先生之祭東萊文。有曰。比年以來。觀省加細。追維曩昔。麤心浮氣。徒致參辰。豈足酬義。蓋自述其過于鵝湖之會也。與諸弟子書。嘗云。道外無事。事外無道。而紫陽之親與先生書。則自云。邇來日用工夫。頗覺有力。無復向來支離之病。其別與呂子約書云。孟子言學問之道。惟在求其放心。而程子亦言。心要在腔子裏。今一向耽著文字。令此心全體都奔在冊子上。更不知有己。便是個無知覺不識痛癢之人。雖讀得書。亦何益于我事邪。與何叔京書云。但因其良心發見之微。猛省提撕。使此心不昧。則是做工夫底本領。本領既立。自然下學而上達矣。若不見于良心發見處。渺渺茫茫。恐無下手處也。又謂多識前言往行。罔君子所急。近因反求未得。個安穩處。卻始知此未免支離。與吳伯豐書。自謂欠卻涵養本原工夫。與周叔謹書。某近日亦覺向來說話。有太支離處。反身以求。正坐自己。用功亦未切耳。因此減去文字工夫。覺得閒中氣象甚適。每勸學者亦且看孟子道性善。求放心兩章。著實體察。收拾此心爲要。又答呂子約云。覺得此心存亡。只在反掌之間。向來誠是太涉支離。若無本以自立。則事事皆病耳。豈可一向汨溺于故紙堆中。使精神昏蔽。而可謂之學。又書年來覺得日前爲學。不得要領。自身做主不起。反爲文字奪卻精神。不爲小病。每一念之。惕然自懼。且爲朋友憂之。若只如此支離。漫無統紀。展轉迷惑。無出頭處。觀此可見二先生之虛懷從善。始雖有意見之參差。終歸于一致而無間。更何煩有餘論之紛紛乎。且夫講學者所以明道也。道在掩節退讓。大公無我。用不得好勇鬪狠于其閒。以先自居于悖戾。二先生同植綱常。同扶名教。同宗孔孟。即使意

見終于不合。亦不過仁者見仁。知者見知。所謂學焉而得其性之所近。原無有背于聖人。矧夫晚年又志同道合乎。奈何獨不睹二先生之全書。從未究二先生之本末。糠粃眯目。強附高門。淺不自量。妄相詆毀。彼則曰。我以助陸子也。此則曰。我以助朱子也。在二先生豈屑有此等庸妄。無謂之助已乎。昔先子嘗與一友人書。子自負能助朱子排陸子與。亦曾知朱子之學何如。陸子之學何如也。假令當日鵝湖之會。朱陸辯難之時。忽有蒼頭僕子。歷階升堂。摔陸子而毆之曰。我以助朱子也。將謂朱子喜乎不喜乎。定知朱子必且撻而逐之矣。子之助朱子也。得無類是。

百家謹案子與氏後千有餘載。續斯道之墜緒者。忽破暗而有周程。周程之後。曾未幾。旋有朱陸。誠異數也。然而陸主乎尊德性。謂先立乎其大。則反身自得。百川會歸矣。朱主乎道問學。謂物理既窮。則吾知自致。滄霧消融矣。二先生之立教不同。然如詔入室者。雖東西異戶。及至室中。則一也。何兩家弟子。不深體究。出奴入主。論辯紛紛。而至今借媒此徑者。動以朱陸之辨同辨異。高自位置。爲岑樓之寸木。觀答諸葛誠之書云。示諭競辯之論。三復悵然。愚深欲勸同志者。兼取兩家之長。不輕相詆毀。就有未合。亦且置勿論。而力勉于吾之所急。又復包顯道書。南渡以來。八字著腳。理會實工夫者。惟某與陸子靜二人而已。某實敬其爲人。老兄未可以輕議之也。世儒之紛紛競辯朱陸者。曷勿卽觀朱子之言。

謝山淳熙四先生祠堂碑文曰。予嘗觀朱子之學。出于龜山。其教人以窮理爲始事。積集義理。久當自然有得。至其所聞所知。必能見諸施行。乃不爲玩物喪志。是卽陸子踐履之說也。陸子之學。近于

上蔡其教人以發明本心爲始事。此心有主，然後可以應天地萬物之變。至其戒束書不觀，游談無根，是卽朱子講明之說也。斯蓋其從入之途，各有所重。至于聖學之全，則未嘗得其一而遺其一也。是故中原文獻之傳，聚于金華，而博雜之病，朱子嘗以之戒大愚。則詆窮理爲支離之末學者，陋矣。以讀書爲充塞仁義之階，陸子輒咎顯道之失言，則詆發明本心爲頓悟之禪宗者，過矣。夫讀書窮理，必其中有主宰，而後不惑。固非可徒以泛濫爲事。故陸子教人以明其本心，在經則本于孟子擴充四端之教，同時則正與南軒察端倪之說相合。心明則本立，而涵養省察之功，于是有施行之地。原非若言頓悟者所云百斤擔子一齊放者也。

語錄

夫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學，今千百年無一人有志，也是怪他不得。志個甚底？須是有智識，然後有志。願人要有大志，常人汨沒于聲色富貴間，良心善性都蒙蔽了。今人如何便解有志？須先有智識始得。學者大約有四樣：一雖知學路而恣情縱慾不肯爲，一畏其事大且難而不爲者，一求而不得其路，一未知路而自謂能知。

凡欲爲學，當先識義利公私之辨。今所學果爲何事？人生天地間，爲人自當盡人道。學者所以爲學，學爲人而已，非有爲也。

今人略有些氣餒者，多只是附物。原非自立也。若某則不識一個字，亦須還我堂堂地做個人。志于聲色利達者，固是小。勦摸人言語底，與他一般是小。

大凡爲學須要有所立。論語云：己欲立而立人，卓然有不爲流俗所移，乃爲有立。須思量天之所以與我者，是甚底爲還？是要做人否？理會得這個明白，然後方可謂之學問。人生天地間，如何植立。

循頂至踵，皆父母之遺體，俯仰乎天地之間，惕然朝夕，求寡乎愧怍，而懼弗能，儻可庶幾于孟子之塞乎天地，而與聞夫子人爲貴之說耳。

上是天下，是地人居其間，須是做得人，方不枉。

要當軒昂奮發，莫恁地沈埋在卑陋凡下處。

此理在宇宙間，何嘗有所疑，是你自沈埋，自蒙蔽，陰陰地在個陷窳中，更不知所謂高遠底，要決裂破陷窳，窺測破羅網。

激厲奮迅，決破羅網，焚燒荆棘，蕩夷污澤。

處難終日營營，無超然之意，須是一刀兩斷，何故縈縈如此，縈縈底討個甚麼。

仰首攀南斗，翻身依北辰，舉頭天外望，無我這般人。

學者須是打疊田地淨潔，然後令他奮發植立。若田地不淨潔，則奮發植立不得。古人爲學，卽讀書，然後爲學，可見然田地不淨潔，亦讀書不得。若讀書，則是假寇兵資盜糧。大世界不享，卻要占個小蹊小徑子，大人不做，卻要爲小兒態，可惜。

與小後生說話，雖極高極微，無不聽得，與一輩老成說，便不然，以此見過無巧，只是那心不平底人，揣度。

便失了

顧諱謹案爲學之要。首在立志。志不立。是猶欲築室無其基也。縱與之言學。無處可說。所謂朽木糞土。不可雕朽。第懼人患此病證。故須先激發其志氣。使之知自奮厲。而後有門路進步。可入故類集。先生聳動開導人語。載之于首。蓋令人知憤而後可啓也。

論語中多有無頭柄底說話。如知及之。仁不能守之之類。不知所及守者何事。如學而時習之。不知時習者何事。非學有本領。未易讀也。苟學有本領。則知之所及者及此也。仁之所守者守此也。時習者習此也。說者說此樂者樂此。如高屋之上。建瓴水矣。學苟知本。六經皆我註脚。道徧滿天下。無些小空闕。四端萬善。皆天之所予。不勞人妝點。但是人自有病。與他相隔了。人爲學甚難。天覆地載。春生夏長。秋斂冬肅。俱此理。人居其間。無靈識。此理如何解得。

此理塞宇宙。所謂道外無事。事外無道。舍此而別有商量。別有趨向。別有規模。別有形迹。別有行業。別有事功。則與道不相干。則是異端。則是利欲。謂之陷溺。謂之陷溺。謂之舊窠。說只是邪說。見只是邪見。宇宙不曾限隔人。人自限隔宇宙。

萬物森然于方寸之間。滿心而發。充塞宇宙。無非此理。

小心翼翼。昭事上帝。上帝臨女。無貳爾心。此理誠塞宇宙。如何由人杜撰得。文王敬忌。若不如此。敬忌個甚麼。

夫子曰。由知德者鮮矣。要知德。皐陶言亦行有九德。然後乃言曰。載采采。事固不可不觀。然畢竟是未自

養者亦須養德。養人亦然。自知者亦須知德。知人亦然。不于其德。而徒繩檢于其外行與事之間。將使人作僞。

學者要知所好。此道甚大。人多不知。好之只愛事骨董。君子之道。淡而不厭。朋友之相資。須助其知所好者。若引其逐外。卽非也。

君子之道。淡而不厭。淡味長。有滋味。便是欲。

人不肯只如此。須要有個說話。今時朋友。盡須要個說話去講。其他體盡有形。惟心無形。然何故能攝制人如此之甚。

人心只愛去泊著事。教他棄事時。如獼猴失了樹。便無住處。

人不肯心閒無事。居天下之廣居。須要去逐外。著一事。印一說。方有精神。

心不可汨一事。只自立心。人心本來無事。胡亂被事物牽將去。若是有精神。卽時便出便好。若一向去。便壞了。

格物者。格此者也。伏羲仰象俯法。亦先于此盡力焉耳。不然。所謂格物。末而已矣。

顧諟謹案。世間非無有志爲學之士。顧往往有拘牽于文義。依傍格式。自謂能謹守操持。無背正道。而于自心自性。昧卻靈根。此如水浸石子。終身無長進之日。吾人爲學。究致無成者。大率患此。故次之以指點人語。使人求其本心。反躬自悟。不向沿門乞火。此志學已後之進境也。

此道非爭競務進者能知。惟靜退者可入。

人之精爽。負于血氣。其發露于五官者。安得皆正。不得明師良友剖剝。如何得去其浮僞。而歸于真實。又如何能得自省自覺。大丈夫事。豈當兒戲。

大人凝然不動。不如此。小家常。

某之取人。喜其忠信誠懇。言似不能出口者。談論風生。他人所取者。某甚惡之。

涓涓之流。積成江河。泉源方動。雖只有涓涓之微。去江河尚遠。卻有成江河之理。若能混混不舍晝夜。如今雖未盈科。將來自盈科。如今雖未放乎四海。將來自放乎四海。如今雖未會其有極。歸其有極。將來自會其有極。歸其有極。然學者不能自信。見夫標末之盛者。便自荒忙。舍其涓涓而趨之。卻自壞了。曾不知我之涓涓雖微。卻是真。彼之標末雖多。卻是僞。恰似檐水來相似。其涸可立而待也。故吾嘗舉俗諺教學者云。一錢做單客。兩錢做雙客。

學問不得其綱。則是二君一民等是。恭敬若不得其綱。則恭敬是君。此心是民。若得其綱。則恭敬者。乃保養此心也。

人精神在外。至死也勞攘。須收拾作主宰。收得精神在內。當惻隱。卽惻隱。當羞惡。卽羞惡。誰欺得你。誰瞞得你。見得端的。後常涵養。是甚次第。

有一段血氣。便有一段精神。有此精神。卻不能用。反以害之。非是精神能害之。但以此精神居廣居。立正位。行大道。

道可謂尊。可謂重。可謂明。可謂高。可謂大。人卻不自重。纔有毫髮恣縱。便是私欲。與此全不相似。自立自

重不可隨人脚跟。學人言語。

君子役物。小人役于物。夫權皆在我。若在物。卽爲物役矣。

志小不可以語大人事。

今一切去了許多繆妄勞攘。磨礱去圭角。浸潤著光精。與天地合其德云云。豈不樂哉。

人共生乎天地之間。無非同氣。扶其善而沮其惡。義所當然。安得有彼我之意。又安得有自爲之意。

有志于道者。當造次必于是。顛沛必于是。凡動容周旋。應事接物。讀書考古。或動或靜。莫不在是。有懶病也是其道。有以致之。我治其大而不治其小。一正則百正。恰如坐得不是。我不責他。坐得不是。便是心不在道。若心在道時。顛沛必于是。造次必于是。豈解坐得不是。只在勤與惰。爲與不爲之間。

小心翼翼。昭事上帝。上帝臨女。無貳爾心。戰戰兢兢。那有閒管時候。

精神不運則愚。血脈不運則病。

志固爲氣之帥。然至于氣之專一。則亦能動志。故不但言持其志。又戒之以無暴其氣也。居處飲食。適節宣之宜。視聽言動。嚴邪正之辨。皆無暴其氣之功也。

凡事莫如此滯滯泥泥。某平生于此有長。都不去著他事。凡事累自家一毫不得。每理會一事時。血脈骨髓都在自家手中。然我此中卻似個閑閑散散。全不理會事底人。不陷事中。

內無所累。外無所累。自然自在。纔有一些子意。便沈重了。徹骨徹髓。見得超然于一身。自然輕清。自然靈大。

優裕寬平。卽所存多。思慮亦正。求索太過。卽所存少。思慮亦不正。學者不可用心太緊。深山有寶。無心于寶者得之。

窮究磨煉。一朝自省。

利害毀譽稱譏苦樂。能動搖人。釋氏謂之八風。

處家遇事。須著去做。若是禊頭。便不是子弟之職。已缺。何以謂學。莫厭辛苦。此學脈也。

某今亦教人做時文。亦教人去試。亦愛好人發解之類。要曉此意。是爲公。不爲私。

棋所以長吾之精神。瑟所以養我之德性。藝卽是道。

人之所以病道者。一資稟。二漸習。

惟精惟一。須要如此涵養。

若是聖人。亦逞一些子精彩不得。

大綱提掇來。細細理會去。如魚龍游于江海之中。沛然無礙。

顧諟謹案。世間學人。非無見頭。明亮得。窺悟本體者。然無仁守之功。徒憑藉虛見。侈然自足。將所謂知及之者。雖得亦失矣。此種之患。更易染人。苟不知洗滌湔刷。其始也。望空捉影。畫餅不可以充飢。其究也。鹵莽猖狂。認野葛爲滋味。流毒可勝道哉。故終摘類。鍛人語。俾人知卽知。卽行而後。其知不爲虛見也。

梓材謹案。黎洲所錄象山語錄九十五條。今移爲附錄者十四條。移入復齋學案一條。移入滄洲諸儒二條。移入槐堂諸儒十一條。又案象山與當時諸子論學書。具載集中。謝山必多采錄。特其稿未全。

白鹿洞講義補

子曰。君子喻于義。小人喻于利。

此章以義利判君子小人。辭旨曉白。然讀之者。苟不切己觀省。亦恐未能有益也。某平日讀此。不無所感。竊謂學者于此。當辨其志人之所喻。由其所習。所習由其所志。志乎義。則所習者必在于義。所習在義。斯喻于義矣。志乎利。則所習者必在于利。所習在利。斯喻于利矣。故學者之志。不可不辨也。科舉取士久矣。名儒鉅公。皆由此出。今爲士者。固不能免此。然場屋之得失。顧其技與有司好惡如何耳。非所以爲君子小人之辨也。而今世以此相尚。使汨沒于此。而不能自拔。則終日從事者。雖曰聖賢之書。而要其志之所鄉。則有與聖賢背而馳者矣。推而上之。則又惟官資崇卑。祿廩厚薄。是計。豈能悉心力于國事民隱。以無負于任使之者哉。從事其間。更歷之多。講習之熟。安得無所喻。顧恐不在于義耳。誠能深思。是身不可使之爲小人之歸。其于利欲之習。怛焉爲之痛心疾首。專志乎義。而日勉焉。博學審問。慎思明辨。而篤行之。由是而進于場屋。其文必皆道其平日之學。胸中之蘊。而不詭于聖人。由是而仕。必皆供其職。勤其事。心乎國。心乎民。而不爲身計。其得不謂之君子乎。

朱子跋曰。熹率僚友與俱。至于白鹿書堂。請得一言以警學者。子靜既不鄙而惠許之。至其所以發明。

敷暢則又懇到明白而皆有以切中其隱微深痼之病聽者莫不悚然動心焉于此反身而深察之則庶乎其可以不迷入德之方矣

辯太極圖說書

象山與朱子曰往歲覽尊兄與梭山家兄書嘗因南豐使人僭易致區區蒙復書許以卒請不勝幸甚古之聖賢惟理是視堯舜之聖而詢于芻蕘曾子之易簣蓋得于執燭之童子蒙九二曰納婦吉苟當于理雖婦人孺子之言所不棄也孟子曰盡信書不如無書吾于武成取二三策而已矣或乖理致雖出古書不敢盡信也智者千慮或有一失愚者千慮或有一得人言豈可忽哉梭山兄謂太極圖說與通書不類疑非周子所爲不然則或是其學未成時所作不然則或是傳他人之文後人不辨也蓋通書理性命章言中焉止矣二氣五行化生萬物五殊二實二本則一曰一曰中卽太極也未嘗於其上加無極字動靜章言五行陰陽太極亦無無極之文假令太極圖說是其所傳或其少時所作則作通書時不言無極蓋已知其說之非矣此言殆未可忽也兄謂梭山急迫看人文字未能盡彼之情而欲遽申己意是以輕于立論徒爲多說而未必果當于理大學曰無諸己而後非諸人人無古今智愚賢不肖皆言也皆文字也觀兄與梭山之書已不能酬斯言矣尙何以責梭山哉尊兄向與梭山書云不言無極則太極同于一物而不足爲萬化根本不言太極則無極淪于空寂而不能爲萬化根本夫太極者實有是理聖人從而發明之耳非以空言立論使後人簸弄于頰舌紙筆之間也其爲萬物根本固自素定其足不足能不能豈以人言不言之故邪易大傳曰易有太極聖人言有今乃言無何也作大傳時不言無極太極何嘗同于

一物而不足爲萬化根本邪。洪範五皇極列在九疇之中。不言無極。太極亦何嘗同于一物而不足爲萬化根本邪。太極固自若也。尊兄只管言來言去。轉加糊塗。此真所謂輕于立論。徒爲多說。而未必果當于理也。兄號句句而論字字而議。有年矣。宜益工益密。立言精確。足以悟疑辨惑。乃反疏脫如此。宜有以自反矣。後書又謂無極卽是無形。太極卽是有理。周先生恐學者錯認太極別爲一物。故著無極二字以明之。大傳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又曰。一陰一陽之謂道。一陰一陽已是形而上者。况太極乎。曉文義者。舉知之矣。自有大傳至今幾年。未聞有錯認太極別爲一物者。設有愚謬至此。奚啻不能以三隅反。何足上煩老先生。特地于太極上加無極二字。以曉之乎。且極字亦不可以形字釋之。蓋極者中也。言無極則是猶言無中也是。奚可哉。若懼學者泥于形氣而申釋之。則宜如詩言上天之載。而于下贊之曰。無聲無臭可也。豈宜以無極字加于太極之上。朱子發謂濂溪得太極圖于穆伯長。伯長之傳出于陳希夷。其必有攷。希夷之學。老氏之學也。無極二字出于老子。知其雄章。吾聖人之書所未有也。老子首章言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而卒同之。此老氏宗旨也。無極而太極卽是此旨。老氏學之不正。見理不明。所蔽在此。兄于此學用力之深。爲日之久。曾此之不能辨。何也。通書中焉止矣之言。與此昭然不類。而兄曾不之察。何也。太極圖說以無極二字冠首。而通書終篇未嘗一及無極字。二程言論文字至多。亦未嘗一及無極字。假令其初實有是圖。觀其後來未嘗一及無極字。可見其道之進。而不自以爲是也。兄今攷訂註釋。表顯尊信如此。其至恐未得爲善祖述者也。潘清逸詩文可見矣。彼豈能知濂溪者。明道伊川親師承濂溪。當時名賢居潘右者。亦復不少。濂溪之誌。卒屬于潘。可見其子孫之不能世其學也。兄何據之篤乎。梭山

兄之言恐未宜忽也。孟子與墨者夷之辯，則據其愛無差等之言，與許行辯，則據其與民並耕之言，與告子辯，則據其義外與人性無分于善不善之言，未嘗泛爲料度之說。兄之論辯，則異于是。如某今者所論，則皆據尊兄書中要語，不敢增損，或稍用尊兄泛辭，以相繩糾者，亦差有證據，抑所謂夫民今而後得反之也。兄書令梭山寬心游意，反復二家之言，必使于其所說，如出于吾之所爲者，而無纖芥之疑，然後可以發言立論，而斷其可否，則其爲辯也不煩，而理之所在，無不得矣。彼方深疑其說之非，則又安能使之如出于其所爲者，而無纖芥之疑哉？若其如出于吾之所爲者，而無纖芥之疑，則無不可矣。尙何論之可立，否之可斷哉？兄之此言，無乃亦少傷于急迫而未精邪？兄又謂一以急迫之意求之，則于察理已不能精，而于彼之情又不詳盡，則徒爲紛紛，雖欲不差，不可得矣。殆夫子自道也。向在南康論兄所解告子不得于言，勿求于心一章，非是兄令某平心觀之。某嘗答曰：甲與乙辯，方各是其說，甲則曰：願某乙平心也。乙亦曰：願某甲平心也。平心之說，恐難明白。不若據事論理可也。今此急迫之說，寬心游意之說，正相類耳。論事理不必以此等壓之，然後可明也。梭山氣稟寬緩，觀書未嘗草草，必優游諷詠，耐久紬繹，今以急迫指之，雖他人亦未喻也。夫辨是非，別邪正，決疑似，固貴于峻潔明白。若乃料度羅織，文致之辭，願兄無易之也。梭山兄所以不復致辯者，蓋以兄執己之意甚固，而視人之言甚忽，求勝不求益也。某則以爲不然。尊兄平日惓惓于朋友，求箴規切磨之益，蓋亦甚至。獨羣雌孤雄，人非惟不敢以忠言進于左右，亦未有能爲忠言者。言論之橫出，其勢然耳。向來相聚，每以不能副兄所期爲媿。比者自謂少進，方將圖合并而承教，今兄爲時所用，進退殊路，合并未可期也。又蒙許其吐露，輒寓此少見區區尊意，不以爲然，幸不

憚下教。正遠。惟爲國保愛。以需柄用。以澤天下。

顧諟謹案。梭山與紫陽論太極。往還各兩書之後。梭山以爲求勝不求益。遂不復致辯。而象山則以爲道一而已。不可不明于天下後世。故代爲梭山辯之。

朱子答曰。前書誨諭之悉。敢不承教。所謂古之聖賢。惟理是視。言當于理。雖婦人孺子有所不棄。或乖理致。雖出古書。不敢盡信。此論甚當。非世儒淺見所及也。但熹竊謂言不難擇。而理未易明。若于理實有所見。則于人言之是非。不翅白黑之易辨。固不待訊。其人之賢否。而爲去取。不幸而吾之所謂理者。或但出于一己之私見。則恐其所取舍。未足以爲羣言之折衷也。况理旣未明。則于人之言。恐亦未免有未盡其意者。又安可以遽緇古書爲不足信。而直任胸臆之所裁乎。來書反復其于無極太極之辯。詳矣。然以熹觀之。伏羲作易。自一畫以下。文王演易。自乾元以下。皆未嘗言太極也。而孔子言之。孔子贊易。自太極以下。未嘗言無極也。而周子言之。夫先聖後聖。豈不同條而共貫哉。若于此有以灼然實見太極之真體。則知不言者不爲少。而言之者不爲多矣。何至若此之紛紛哉。今旣不然。則吾之所謂理者。恐其未足以爲羣言之折衷。又况于人之言有所不盡者。又非一二而已乎。旣蒙不鄙而教之。熹亦不敢不盡其愚也。且夫大傳之太極者。何也。卽兩儀四象八卦之理。具于三者之先。而蘊于三者之內者也。聖人之意。正以其究竟至極。無名可名。故特謂之太極。猶曰舉天下之至極。無以加此云爾。初不以其中而命之也。至如北極之極。屋極之極。皇極之極。民極之極。諸儒雖有解爲中者。蓋以此物之極。當在此物之中。非指極字而訓之。以中也。極者至極而已。以有形者言之。則其四方八面合轅將來。

到此築底更無去處。從此推出四方八面都無向背。一切停勻。故謂之極耳。後人以其居中而能應四外。故指其處而以中言之。非以其義爲可訓中也。至于太極則又初無形象。方所之可言。但以此理至極而謂之極耳。今乃以中名之。則是所謂理有未明而不能盡乎人言之意者一也。通書理性命章其首二句言理。次三句言性。次八句言命。故其章內無此三字。而特以三字名其章以表之。則章內之言固已各有所屬矣。蓋其所謂靈所謂一者。乃爲太極。而所謂中者。乃氣稟之得中。與剛善剛惡柔善柔惡者爲五性。而屬乎五行。初未嘗以是爲太極也。且曰中焉止矣。而又下屬于二氣五行。化生萬物之云。是亦復成何等文字。義理乎。今來論乃指其中者爲太極。而屬之下文。則又理有未明而不能盡乎人言之意者二也。若論無極二字。乃是周子灼見道體。迥出常情。不顧旁人是非。不計自己得失。勇往直前。說出人不敢說底道理。令後之學者。曉然見得太極之妙。不屬有無不落方體。若于此看得破。方見得此老真得千聖以來不傳之祕。非但架屋下之屋。疊牀上之牀而已也。今必以爲未然是。又理有未明而不能盡人言之意者三也。至于大傳。旣曰形而上者謂之道矣。而又曰一陰一陽之謂道。此豈真以陰陽爲形而上者哉。正所以見一陰一陽。雖屬形器。然其所以一陰而一陽者。是乃道體之所爲也。故語道體之至極。則謂之太極。語太極之流行。則謂之道。雖有二名。初無兩體。周子所以謂之無極。正以其無方所無形狀。以爲在無物之前。而未嘗不立于有物之後。以爲在陰陽之外。而未嘗不行乎陰陽之中。以爲通貫全體。無乎不在。則又初無聲臭影響之可言也。今乃深詆無極之不然。則是直以太極爲有形狀。有方所矣。直以陰陽爲形而上者。則又昧于道器之分矣。又于形而上者之下。復有况

太極乎之語。則是又以道上別有一物爲太極矣。此又理有未明而不能盡乎人言之意者。四也。至熹前書所謂不言無極。則太極同于一物。而不足爲萬化根本。不言太極。則無極淪于空寂。而不能爲萬化根本。乃是推本周子之意。以爲當時若不如此。兩下說破。則讀者錯認語意。必有偏見之病。聞人說有。卽謂之實。有見人說無。卽謂之真。無耳。自謂如此說得。周子之意。已是大煞分明。只恐知道者厭其漏泄之過甚。不謂如老兄者。乃猶以爲未穩而難曉也。請以熹書上下文意詳之。豈謂太極可以人言而爲加損者哉。是又理有未明而不能盡乎人言之意者。五也。來書又謂大傳明言易有太極。今乃言無何邪。此尤非所望于高明者。今夏因與人言易。其人之論正如此。當時對之不覺失笑。遂至被劾。彼俗儒膠固。隨語生解。不足深怪。老兄平日自視爲如何。而亦爲此言邪。老兄且謂大傳之所謂有果如兩儀四象八卦之有定位。天地五行萬物之有常形邪。周子之所謂無。是果虛空斷滅。都無生物之理邪。此又理有未明而不能盡乎人言之意者。六也。老子復歸于無極。無極乃無窮之義。如莊生入無窮之門。以遊無極之野云爾。非若周子所言之意也。今乃引之。而謂周子之言。實出乎彼。此又理有未明而不能盡乎人言之意者。七也。高明之學。超出方外。固未易以世間言語論量。意見測度。今且以愚見執方論之。則其未合。有如前所陳者。亦欲奉報。又恐徒爲紛紛。重使世俗觀笑。旣而思之。若遂不言。則恐學者終無所取正。較是二者。寧可見笑于今人。不可得罪于後世。是以終不獲已。而竟陳之。不識老兄以爲何如。

象山答朱子曰。前書條析所見。正以疇昔負兄所期。比日少進。方圖自贖耳。來書誨之諄復。不勝幸甚。愚

心有所未安。義當展盡。不容但已。亦尊兄教之之本意也。近浙間一後生。貽書見規。以爲吾二人者。所習各已成熟。終不能以相爲。莫若置之勿論。以俟天下後世之自擇。鄙哉言乎。此輩凡陋。沈溺俗學。悖戾如此。亦可憐也。人能宏道。非道宏人。此理在宇宙間。固不以人之明不明。行不行。而加損。然人之爲人。則抑有其職矣。垂象而覆物者。天之職也。成形而載物者。地之職也。裁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者。人君之職也。孟子曰。幼而學之。壯而欲行之。所謂行之者。行其所學。以格君心之非。引其君于當道。與其君論道。經邦變理。陰陽使斯道達乎天下也。所謂學之者。從師親友。讀書攷古。學問思辯。以明此道也。故少而學道。壯而行道者。士君子之職也。吾人皆無常師。周旋于羣言淆亂之中。俯仰參求。雖自謂其理已明。安知非私見蔽說。若雷同相從。一唱百和。莫知其非。此所甚可懼也。何幸而有相疑不合。在同志之間。正宜各盡所懷。力相切磋。期歸于一。是之地大。舜之所以爲大者。善與人同。樂取諸人。以爲善。聞一善言。見一善行。若決江河。沛然莫之能禦。吾人之志。當何求哉。惟其是已矣。疇昔明言善議。拳拳服膺。而勿失。樂與天下共之者。以爲是也。今一旦以切磋而知其非。則棄前日之所習。勢當如出陷穽。如避荆棘。惟新之念。若決江河。是得所欲而遂其志也。此豈小智之私鄙陋之習。榮勝恥負者所能知哉。弗明弗措。古有明訓。敢悉布之。尊兄平日論文。甚取曾南豐之嚴健。南康爲別前一夕。讀尊兄之文。見其得意者。必簡健有力。每切敬服。嘗謂尊兄才力如此。故所取亦如此。今閱來書。但見文辭繳繞。氣象褊迫。其致辯處。類皆遷就牽合。甚費分疏。終不明白。無乃爲無極所累。反因其才邪。不然。以尊兄之高明。自視其說。亦當如白黑之易辨矣。尊兄嘗曉陳同甫云。欲賢者百尺竿頭。進取一步。將來不作三代以下人物。省得氣力。爲

漢唐分疏。即便脫灑磊落。今亦欲得尊兄進取一步。莫作孟子以下學術。省得氣力。爲無極二字分疏。亦更脫灑磊落。古人質實。不尙智巧。言論未詳。事實先著。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所謂先知覺後知。先覺覺後覺者。以其事實。覺其事實。故言卽其事。事卽其言。所謂言顧行。行顧言。周道之衰。文貌日勝。事實湮于意見。典訓蕪于辯說。揣量模寫之工。依放假借之似。其條畫足以自信。其習熟足以自安。以子貢之達。又得夫子而師承之。尙不免此多學而識之之見。非夫子叩之。彼固晏然而無疑。先行之訓。予欲無言之訓。所以覺之者屢矣。而終不悟。顏子旣沒。其傳固在曾子。蓋可觀已。尊兄之才。未知其與子貢如何。今日之病。則有深于子貢者。尊兄誠能深知此病。則來書七條之說。當不待條析而自解矣。然相去數百里。脫或未能自克。淹回舊習。則不能無遺恨。請卒條之。來書本是主張無極二字。而以明理爲說。其要則曰。于此有以灼然實見太極之真體。某竊謂尊兄未曾實見太極。若實見太極。上面必不更加無極字。下面必不更著真體字。上面加無極字。正是疊牀上之牀。下面著真體字。正是架屋下之屋。虛見之與實見。其言固自不同也。又謂極者。正以其究竟至極。無名可名。故特謂之太極。猶曰舉天下之至極。無以加此云爾。就令如此。又何必更于上面加無極字也。若謂欲言其無方。所無形狀。則前書固言宜如詩言上天之載。而于其下贊之曰。無聲無臭可也。豈宜以無極字加之太極之上。繫辭言神無方矣。豈可言無神言易無體矣。豈可言無易。老氏以無爲天地之始。以有爲萬物之母。以常無觀妙。以常有觀竅。直將無字搭在上面。正是老氏之學。豈可諱也。惟其所蔽在此。故其流爲任術數。爲無忌憚。此理乃宇宙之所固有。豈可言無。若以爲無。則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矣。楊朱未遽無君。而孟子以爲無君。墨翟未遽無父。而孟

子以爲無父。此其所以爲知言也。極亦此理也。中亦此理也。五居九疇之中。而曰皇極。豈非以其中而命之乎。民受天地之中以生。而詩言立我烝民。莫非爾極。豈非以其中而命之乎。中庸言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此理至矣。外此豈更復有太極哉。以極爲中。則爲不明理。以極爲形。乃爲明理乎。字義固有一字而數義者。用字則有專一義者。有兼數義者。而字之指歸。又有虛實。虛字則但當論字義。實字則當論所指之實。論其所指之實。則有非字義所能拘者。如元字。有長義。有大義。坤五之元。吉。屯之元。亨。則是虛字。專爲大義。不可復以他義參之。如乾元之元。則是實字。論其所指之實。則文言所謂善所謂仁。皆元也。亦豈可以字義拘之哉。極字亦如此。太極皇極。乃是實字。所指之實。豈容有二。充塞宇宙。無非此理。豈容以字義拘之乎。中卽至理。何嘗不兼至義。大學文言。皆言知至。所謂至者。卽此理也。語讀易者曰。能知太極。卽是知至。語讀洪範者曰。能知皇極。卽是知至。夫豈不可。蓋同指此理。則曰極。曰中。曰至。其實一也。一極備凶。一極無凶。此兩極字。乃是虛字。專爲至義。卻使得極者。至極而已。于此用而已。字方用得當。尊兄最號爲精通。詰訓文義者。何爲尙惑于此。無乃理有未明。正以太泥而反失之乎。至如直以陰陽爲形器。而不得爲道。此尤不敢聞命。易之爲道。一陰一陽而已。先後始終。動靜晦明。上下進退。往來闔闢。盈虛消長。尊卑貴賤。表裏隱顯。向背順逆。存亡得喪。出入行藏。何適而非一陰一陽哉。奇耦相尋。變化無窮。故曰其爲道也。屢遷變動。不居。周流六虛。上下無常。剛柔相易。不可爲典要。唯變所適。說卦曰。觀變于陰陽而立卦。發揮于剛柔而生爻。和順于道德而理于義。窮理盡性。以至于命。又曰。昔者聖人之作易也。將以順性命之理。是以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

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下繫亦曰易之爲書也。廣大悉備。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兼三才而兩之。故六六者非他也。三才之道也。今顧以陰陽爲非道。而直謂之形器。其孰爲昧于道器之分哉。辯難有要領。言辭有旨歸。爲辯而失要領。觀言而迷旨歸。皆不明也。前書之辯。其要領在無極二字。尊兄確意主張。曲爲飾說。旣以無形釋之。又謂周子恐學者錯認太極。別爲一物。故著無極二字以明之。某于此見得尊兄只是強說來由。恐無是事。故前書舉大傳一陰一陽之謂道。形而上者謂之道。兩句。以是粗識文義者。亦知一陰一陽。卽是形而上者。必不至錯認太極。別爲一物。故曰况太極乎。此其指歸。本是明白。而兄曾不之察。乃必見誣以道上。別有一物爲太極。通書曰中者和也。中節也。天下之達道也。聖人之事也。故聖人立教。俾人自易其惡。自致其中而止矣。周子之言中如此。亦不輕矣。外此豈更別有道理。乃不得比虛字乎。所舉理性命章五句。但欲見通書言中言一而不言無極耳。中焉止矣一句。不妨自是斷章。兄必見誣以屬之下文。兄之爲辯。失其指歸。大率類此。盡信書不如無書。某實深信孟子之言。前書釋此段亦多援據古書。獨頗不信無極之說耳。兄遽坐以直絀古書爲不足信。兄其深文矣哉。大傳洪範毛詩周禮與太極圖說。孰古以極爲形。而謂不得爲中。以一陰一陽爲器。而謂不得爲道。此無乃少絀古書爲不足信。而微任胸臆之所裁乎。來書謂若論無極二字。乃是周子灼見道體。迥出常情。不顧傍人是非。不計自己得失。勇往直前。說出人不敢說底道理。又謂周子所以謂之無極。正以其無方所無形狀。誠令如此。不知人有甚不敢道處。但以加之太極之上。則吾聖門正不肯如此道耳。夫乾確然示人易矣。夫坤隤然示人簡矣。太極亦曷嘗隱于人哉。尊兄兩下說無說有。不知漏洩得多少。如所謂太極真體不傳之祕。無

物之說。陰陽之外。不屬有無。不落方體。迥出常情。超出方外等語。莫是曾學禪宗所得如此。平時既私其說。以自妙。及教學者。則又往往祕此。而多說文義。此漏洩之說所從出也。以實論之。兩頭都無著實。彼此只是葛藤。末說氣質不美者。樂寄此以神其姦。不知繫絆多少。好氣質底學者。既以病己。又以病人。殆非一言一行之過。兄其毋以久習于此。而重自反也。區區之忠。竭盡如此。流俗無知。必謂不遜。書曰。有言逆于汝心。必求諸道。諒在高明。正所樂聞。若猶有疑。願不憚下教。正遠。惟爲國自愛。

朱子答曰。來書云。浙閒後生。貽書見規。以爲吾二人者。所習各已成熟。終不能以相爲。莫若置之勿論。以俟天下後世之自擇。鄙哉言乎。此輩凡陋。沈溺俗學。悖戾如此。亦可憐也。熹謂天下之理。有是有非。正學者所當明辯。或者之說。誠爲未當然。凡辯論者。亦須平心和氣。子細消詳。反復商量。務求實是。乃有歸著。如不能然。而但于愆遽急迫之中。肆支蔓躁率之詞。以逞其忿。對不平之氣。則恐反不若或者之言。安靜和平。寬洪悠久。猶君子長者之遺意也。

又曰。來書云。人能宏道。至敢悉布之。熹案此段所說規模宏大。而指意精切。如曰。雖自謂其理已明。安知非私見蔽說。及引大舜善與人同等語。尤爲的當。熹雖至愚。敢不承教。但所謂莫知其非。歸于一是者。未知果安所決。區區于此。亦願明者有以深察而實踐其言也。

又曰。來書云。古人質實。至請卒條之。熹詳此說。蓋欲專務事實。不尙空言。其意甚美。但今所論無極二字。熹固已謂不言不爲少。言之不爲多矣。若以爲非。則且置之。其于事實。亦未有害。而賢昆仲不見古人指意。乃獨無故于此。創爲浮辯。累數百言。三四往返。而不能已。其爲湮蕪。亦已甚矣。而細攷其閒緊。

要節目並無酬酢。只是一味慢罵虛喝。必欲取勝。未論顏曾氣象。只子貢恐亦不肯如此。恐未可遽以此而輕彼也。

又曰來書云尊兄未曾至固自不同也。熹亦謂老兄正爲未識太極之本。無極而有真體。故必以中訓極。而又以陰陽爲形而上者之道。虛見之與實見。其言果不同也。

又曰來書云老氏以無至諱也。熹詳老氏之言有無。以有無爲二。周子之言有無。以有無爲一。正如南北水火之相反。更請子細著眼。未可容易譏評也。

又曰來書云此理乃至子矣。更請詳看熹前書。會有無理二字否。

又曰來書云極亦此至極哉。極是名此理之至極。中是狀此理之不偏。雖然同是此理。然其名義各有攸當。雖聖賢言之。亦未嘗敢有所差互也。若皇極之極。民極之極。乃爲標準之意。猶曰立于此而示于彼。使其有所向望而取正焉耳。非以其中而命之也。立我烝民。立與粒通。卽書所謂烝民乃粒。莫匪爾極。則爾指后稷而言。蓋曰使我衆人皆得粒食。莫非爾后稷之所立者是望耳。爾字不指天地。極字亦非指所受之中。此義尤切白。似是急于求勝。更不暇考上下文。推此一條。其餘可見。中者天下之大本。乃以喜怒哀樂之未發。此理渾然無所偏倚而言。太極固無偏倚。而爲萬化之本。然其得名。自爲至極之極。而兼有標準之義。初不以中而得名也。

又曰來書云以極爲中。至理乎者。兄自以中訓極。熹未嘗以形訓極也。今若此言。則是己不曉文義。而謂他人亦不曉也。請更詳之。

又曰來書云大學文言皆言知至。熹詳知至二字雖同。而在大學則知爲實字。至爲虛字。兩字上重而下輕。蓋曰心之所知無不到耳。在文言則知爲虛字。至爲實字。兩字上輕而下重。蓋曰有以知其所當至之地耳。兩義旣自不同。而與太極之爲至極者。又皆不相似。請更詳之。此義在諸說中亦最分明。試就此推之。當知來書未能無失。往往類此。

又曰來書云直以陰陽爲形器。至道器之分哉。若以陰陽爲形而上者。則形而下者復是何物。更請見教。若熹愚見與其所聞。則曰凡有形有象者皆器也。其所以爲是器之理者。則道也。如是則來書所謂始終晦明奇耦之屬。皆陰陽所爲之器。獨其所以爲是器之理。如目之明耳之聽。父之慈子之孝。乃爲道耳。如此分別似差明白。不知尊意以爲如何。此一條亦極分明。切望略加思索。便見愚言不爲無理。而其餘亦可以類推矣。

又曰來書云通書曰至類此。夫周子言中而以和字釋之。又曰中節。又曰達道。彼非不識字者。而其言顯與中庸相戾。則亦必有說矣。蓋此中字是就氣稟發用而言。其無過不及處耳。非直指本體未發無所偏倚者而言也。豈可以此而訓極爲中也哉。來書引經必盡全章。雖煩不厭。而所引通書乃獨截自中焉止矣。而下此安得爲不誤。老兄本自不信周子。正使誤引通書亦未爲害。何必諱此小失。而反爲不改之過乎。又曰來書云大傳至孰古。夫大傳洪範詩禮皆言極而已。未嘗謂極爲中也。先儒以此極處常在物之中央。而爲四方之所面向。而取正。故因以中釋之。蓋亦未爲甚失。而後人遂直以極爲中。則又不識先儒之本意矣。爾雅乃是纂集古今諸儒訓詁以成書。其間蓋亦不能無誤。不足據以爲古。

又况其間但有以極訓至以般齊訓中初未嘗以極爲中乎。

又曰來書云又謂周子至道耳。前又云若謂欲言至之上止夫無極而太極猶曰莫之爲而爲莫之致而至又如曰无爲之爲皆語勢之當然非謂別有一物也向見欽夫有此說嘗疑其贊今乃正使得著方知欽夫之慮遠也其意則固若曰非如皇極民極屋極之有方所形象而但有有理之至極耳若曉此意則于聖門有何違叛而不肯道乎上天之載是就有中說無無極而太極是就无中說有若實見得卽說有說無或先或後都無妨礙今必如此拘泥強生分別曾爲不尙空言專務事實而反如此乎又曰來書云夫乾至自反也夫太極固未嘗隱于人然人之識太極者則少矣往往只是于禪學中認得個昭昭靈靈能作用底便謂此是太極而不知所謂太極乃天地萬物本然之理亙古亙今顛撲不破者也迺出常情等語只是俗談卽非禪家所能專有不應儒者反當回避况今雖偶然道著而其所見所說卽非禪家道理非如他人陰實祖用其說而改頭換面陽諱其所自來也如曰私其說以自妙而又祕之又曰寄此以神其姦曰繫絆多少好氣質底學者則恐世間自有此人可當此語熹雖無狀自省得與此語不相似也。

又曰來書引書云有言逆于汝心必求諸道此聖言也敢不承教但以來書求之于道而未之見但見其詞意差舛氣象粗率似與聖賢不甚相近是以竊自安其淺陋之習聞而未敢輕舍故步以追高明之獨見耳又記頃年嘗有平心之說而前書見諭曰甲與乙辯方各自是其說甲則曰願乙平心也乙亦曰願甲平心也平心之說恐難明白不若據事論理可也此言美矣然熹所謂平心者非直使甲操

乙之見。乙守甲之說也。亦非謂都不論事之是非也。但欲兩家姑暫置其是己非彼之意。然後可以據事論理。而終得其是非之實。如謂治疑獄者。當公其心。非謂便可改曲者爲直。改直者爲曲也。亦非謂都不問其曲直也。但不可先以己意之向背爲主。然後可以審聽兩造之辭。旁求參伍之驗。而終得其曲直之當耳。今以蠹淺之心。挾忿懟之氣。不肯暫置其是己非彼之私。而欲評義理之得失。則雖有判然如黑白之易見者。猶恐未免于誤。况其差有在于毫釐之間者。又將誰使折其衷而能不謬也哉。又曰。熹已具此而細看其間。亦尙有說未盡處。大抵老兄昆仲同立此論。而其所以立論之意不同。子美尊兄自是天資質實。重厚。當時看得此理。有未盡處。不能子細推究。便立議論。因而自信太過。遂不可同。見雖有病。意實無他。老兄卻是先立一說。務要突過。有若子貢以上。更不數近世周程諸公。故于其言不問是非。一例吹毛求疵。須要討不是處。正使說得十分無病。此意卻先不好了。况其言之粗率。又不能無病乎。夫子之聖。固非以多學而得之。然觀其好古敏求。實亦未嘗不多學。但其中自有一以貫之處耳。若只如此空疏杜撰。則雖有一而無可貫矣。又何足以爲孔子乎。顏曾所以獨得聖學之傳。正爲其博文約禮。節目俱到。亦不是只如此空疏杜撰也。子貢雖未得承道統。然其所知。似亦不在今人之後。但未有禪學可改換耳。周程之生。時世雖在孟子之下。然其道則有不謀而合者。反復來書。竊恐老兄于其所言。多有未解者。恐皆未可遽以顏曾自處而輕之也。顏子以能問于不能。以多問于寡。有若無實。若虛。犯而不校。曾子三省其身。唯恐謀之不忠。交之不信。傳之不習。其智之崇。如彼。而禮之卑如此。豈有一毫自滿自足。強辯取勝之心乎。來書之意。所以見教者甚。至。而其末。乃有若猶有疑不

憚下教之言。熹固不敢當此。然區區鄙見。亦不敢不爲老兄傾倒也。不審尊意以爲如何。如曰未然。則我日斯邁而月斯征。各尊所聞。各行所知。亦可矣。無復可望于必同也。言及于此。悚息之深。千萬幸察。又曰。近見國史濂溪傳載此圖說。乃云自無極而爲太極。若使濂溪本書。實有自爲兩字。則信如老兄所言。不敢辯矣。然因渠添此二字。卻見得本无此字之意。愈益分明。請試思之。

象山又答朱子曰。往歲經筵之除。士類胥慶。延跂以俟吾道之行。乃復不究起賢之禮。使人重爲慨歎。新天子卽位。海內屬目。然罷行陞黜。率多人情之所未喻者。羣小駢肩而騁。氣息怫然。諒不能不重勤長者憂國之懷。某五月晦日。拜荆門之命。命下之日。實三月二十八日。替黃元章闕尙三年半。願有以教之。首春借兵之還。伏領賜教。備承改歲動息。慰沃之劇。惟其不度。稍獻愚忠。未蒙省察。反成唐突。謙抑非情。督過深矣。不勝惶恐。向蒙尊兄促其條析。且有無若令兄遽斷來章之戒。深以爲幸。別紙所謂我日斯邁而月斯征。各尊所聞。各行所知。亦可矣。無復望其必同也。不謂尊兄遽作此語。甚非所望。君子之過也。如日月之食焉。過也。人皆見之。及其更也。人皆仰之。通人之過。雖微箴藥。久當自悟。諒尊兄今必渙然于此矣。願依末光。以卒餘教。

願謹謹案以上共七書。粹材案七書。并朱子所答梭山二書而言。見梭山卷。所以辯無極者。可謂纖悉詳盡矣。然究其大旨。象山第一書云。周子若懼學者泥于形器而申釋之。則宜如詩言上天之載。于下贊之。曰無聲無臭。可也。紫陽答象山第一書云。孔子贊易自太極以下。未嘗言無極也。周子言之。若干。此實見太極之真體。則知不言者不爲少。而言之者不爲多矣。二先生之反復辨析不已者。

不出此兩端。然此皆二先生蚤歲之事。梓材案太極之辨。在淳熙十五年。時朱年五十九。陸年五十。不可云蚤歲之事。考紫陽他日註太極圖說。首曰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而實造化之樞紐。品彙之根。抵曰無極而太極。實卽象山之語意。其書現在。可考也。可見二先生雖有異。而晚則何嘗不相合與。顧諟又案朱陸辯太極之說。百家已采其略。入濂溪學案中。然思朱陸之異同。爲吾儒從來之大案。不可不備詳其本末。故茲又特載其全文。其所以入于梭山之附錄者。以無極辯端之開。實肇自梭山。故類聚之。便後學之觀覽。且以昭朱陸相異之始也。梓材案姚江原本。以朱子象山之書並附梭山。故云爾。其實朱子與象山辯者。多于梭山。當入象山學案。

楊開沅謹案象山與陶贊仲書云。梭山兄謂晦翁好勝。不肯與辯。某以爲人之所見。偶有未通處。其說固以己爲是。以他人爲非。且當與之辨白。未可便以好勝絕之。以晦翁之高明。猶不能無蔽。道聽途說之人。亦何足與言此哉。仁義忠信樂善不倦。此夫婦之愚不肖。可以與知能行聖賢之所以爲聖賢。亦不過充此而已。其書上云太極圖說。乃梭山兄辯其非。是大抵言無極而太極。與周子通書不類。通書言太極。不言無極。易大傳亦只言太極。不言無極。若于太極上加無極二字。乃是蔽于老氏之學。又其圖說本見于朱子發附錄。朱子發明言陳希夷太極圖傳在周茂叔。遂以傳二程。則其來歷爲老氏之學明矣。周子通書與二程言論。絕不見無極二字。此知三公蓋已知無極之說爲非矣。梓材案原本。此下復以晦翁之高明二十四字。刪之。此象山所以反復不已也。

附錄

徐子宜與先生同赴南宮試論出天地之性人爲貴試後先生曰某欲說底卻被子宜道盡但某所以自得受用底子宜卻無曰雖欲自異于天地不可也此乃某平日得力

四明楊敬仲時主富陽簿攝事臨安府中始承教于先生及反富陽先生過之間如何是本心先生曰惻隱仁之端也羞惡義之端也辭讓禮之端也是非智之端也此卽是本心對曰簡兒時已曉得畢竟如何是本心凡數問先生終不易其說敬仲亦未省偶有鬻扇者訟至于庭敬仲斷其曲直訖又問如初先生曰聞適來斷扇訟是者知其爲是非者知其爲非此卽敬仲本心敬仲大覺忽省此心之無始末忽省此心之無所不通先生嘗語人曰敬仲可謂一日千里

居象山多告學者云女耳自聰目自明事父自能孝事兄自能弟本無欠闕不必他求在自立而已

一夕步月喟然而歎包敏道侍問曰先生何歎曰朱元晦泰山喬嶽可惜學不見道枉費精神遂自擔閣奈何包曰勢旣如此莫若各自著書以待天下後世之自擇忽正色厲聲曰敏道敏道恁地沒長進乃作這般見解且道天地間有個朱元晦陸子靜便添得些子無了後便減得些子

詹子南方侍坐先生遽起子南亦起先生曰還用安排否

先生舉公都子問鈞是人也一章云人有五官官有其職子南因思是使收此心然惟有照物而已他日侍坐先生無所問先生謂曰學者能常閉目亦佳某因此无事則安坐瞑目用力操存夜以繼日如此者半月一日下樓忽覺此心已復澄瑩中立竊異之遂見先生先生目逆而視之曰此理已顯也某問先生何以知之曰占之眸子而已因謂某道果在邇乎某曰然昔者嘗以南軒張先生所類洙泗言仁書考察

之終不知仁。今始解矣。先生曰：是卽知也。勇也。某因言而通。對曰：不惟知勇。萬善皆是物也。先生曰：然。更當爲說存養一節。

朱濟道說前尙勇決無遲疑。做得事後因見先生了。臨事卽疑。恐不是。做事不得。今日中只管悔過懲艾。皆無好處。先生曰：請尊兄卽今自立。正坐拱手。收拾精神。自作主宰。萬物皆備于我。有何欠闕。當惻隱時。自然惻隱。當羞惡時。自然羞惡。當寬裕溫柔時。自然寬裕溫柔。當發強剛毅時。自然發強剛毅。

有學者終日聽話。忽請問曰：如何是窮理盡性。以至于命。答曰：吾友是泛然問。老夫卻不是泛然答。老夫凡今所與吾友說。皆是理也。窮理是窮這個理。盡性是盡這個性。至命是至這個命。臨川一學者初見問曰：每日如何觀書。學者曰：守規矩。歎然問曰：如何守規矩。學者曰：伊川易傳。胡氏春秋。上蔡論語。范氏唐鑑。忽呵之曰：陋說良久。復問曰：何者爲規。又頃問曰：何者爲矩。學者但唯唯。次日復來。方對學者誦乾知大始。坤作成物。乾以易知。坤以簡能。一章畢。乃言曰：乾文言云：大哉乾元。坤文言云：至哉坤元。聖人贊易。卻只是個簡易字。道了徧目。學者曰：又卻不是道難知也。又曰：道在邇而求諸遠。事在易而求諸難。顧學者曰：這方喚作規矩。公昨日道甚規矩。

語仲顯云：風恬浪靜中。滋味深長。

或有譏先生之教人專欲管歸一路者。先生曰：吾亦只有此一路。

朱呂二公話及九卦之序。先生因疊疊言之。大略謂復是本心復處。如何列在第三卦。而先之以履謙。蓋履之爲卦。上天下澤。人生斯世。須先辨得俯仰乎天地。而有此一身。以達其所履。其所履有得有失。又繫

于謙與不謙之分。謙則精神渾收聚于內，不謙則精神渾流散于外。惟能辨得吾一身所以在天地間舉措動作之由，而斂藏其精神使之在內而不在外，則此心斯可得而復矣。次之以常固，又次之以損益。又次之以困，蓋本心既復，謹始克終，曾不少廢，以得其常，而至于堅固私欲，日以消磨，天理日以澄瑩，而爲益雖涉危蹈險，所遭多至困，而此心卓然不動，然後于道有得。左右逢其原，如鑿井取泉，處處皆足。蓋至于此，則順理而行，無纖毫透漏，如巽風之散，無往不入。雖密房奧室，有一縫一罅，卽能入之矣。二公大服，或問先生之學當來自何處，入曰：不過切己自反，改過遷善。

一學者自晦翁處來，其拜跪語言頗怪，每日出齋，此學者必有陳論，應之亦無他語。至四日，此學者所言已罄，力請誨語，答曰：吾亦未暇詳論，然此間大綱，有一個規模說與人。今世人淺之爲聲色臭味，進之爲富貴利達，又進之爲文章技藝，又有一般人都不理會，卻談學問，吾總以一言斷之曰：勝心。此學者默然後數日，其舉動言語頗復常。以上語錄

呂東萊與朱侍講書曰：陸子靜近日聞其稍回，大抵人若不自欺，入細著實點檢窒礙，做不行處自應見得。渠兄弟在今士子中，不易得。若整頓得周正，非細事也。補

又曰：陸子靜留得幾日鵝湖意思，已全轉否？若只就一節一目上受人琢磨，其益終不大也。大抵子靜病在，看人而不看理，只如吾丈所學十分是當，無可議者，只是工夫未到耳。豈可見人工夫未到，并其理而

疑之。補

葉水心志胡崇禮曰：朱元晦呂伯恭以道學教士，陸子靜晚出，號稱徑要簡捷，或立語已感動悟入，爲其

學者澄坐內觀補

又與林元秀書曰。向亦曾說及子靜事。世之所謂無志者。混然隨流俗。頽墮于聲利而已。及其有志。則又以考之不詳。資之不深。隨其所論。牽陷于寡淺缺廢之地。自古所患。與無志者同。爲流俗補

陳北溪曰。象山教人終日靜坐。以存本心。無用許多辯說勞攘。此說近本。又簡易直捷。後進易爲竦動。若果是能存本心。亦未爲失。但其所以爲本心者。只是認形氣之虛靈。知覺者。以此一物甚光輝燦爛。爲天理之妙。不知形氣之虛靈。知覺。凡有血氣之屬。皆能趨利避害。不足爲貴。此乃舜之所爲。人心者。而非道心之謂也。今指人心爲道心。便是告子生之謂性之說。蠢動含靈。皆有佛性之說。運水搬柴。無非妙用之說。故慈湖專認心之精神爲性。指氣爲理。以陰陽爲形而上之道。論天論易。論道論德。論仁論義。論禮論智。論誠敬。論忠信。萬善只是此一個渾淪底物。只此號不同耳。夫諸等名義。各有所主。混作一物。含糊鶻突。豈得不錯。遂掃去格物一段工夫。如無星之稱。無寸之尺。默坐存想。稍得髣髴。便云悟道。將聖賢言語。來手頭作弄。其實于聖賢言語不甚通解。輔漢卿所錄。譬如販私鹽人。擔頭將鯨魚妝面。發得情狀。甚端的也。以晦翁手段。與象山說不下。况今日其如此等人何補

詹流塘曰。陸子是天資極高底人。朱子卻是曾子補

車玉峯腳氣集曰。象山謂仲弓勝顏回。蓋見聖人所語。顏子大段用力而語。仲弓似不甚費力。不知顏子有力得用。他人无顏子之力。且當旋做去工夫補

黃東發日鈔曰。象山之學。雖謂此心自靈。此理自明。不必他求。空爲言議。然亦未嘗不讀書。未嘗不講授。

未嘗不援經析理。凡其所業。未嘗不與諸儒同。至其于諸儒之讀書之講授之援經析理。則指爲戕賊。爲陷溺。爲繆妄。爲欺誑。爲異端邪說。甚至襲取閭閻賤婦人穢罵語。斥之爲蛆蟲。得非恃才之高。信己之篤。疾人之已甚。必欲以明道自任爲然邪。吾夫子生于春秋大亂之世。斯道之不明。亦甚矣。而循循然善誘人。未嘗有忿嫉之心。甚至宰我欲行期月之喪。不過曰女安則爲之。闕黨童子將命。亦必明言其與先生並行。與先生並坐。爲欲速成。未聞不言其所以然。徒望而斥之也。孟子生於戰國。斯道之不明尤甚。孟子之與楊墨辯。與告子許行墨者夷之辯。皆一一引之而盡其情。然後徐而折其非。至今去之千載之下。人昭然如見此斯道之所以復明。亦未嘗望而斥之。不究其所言之爲是非也。我朝聖世也。亦異于春秋戰國之世矣。諸儒之所講者。理學也。亦異于春秋戰國處士橫議之紛紛矣。所讀皆孔子之書。所講皆孔孟之學。前後諸儒。彬彬輩出。豈無一言之幾乎道者。至其趣向雖正。而講明有差。則宜明言其所差者。果何說。講明雖是。而躬行或背。則宜明指其所背者。果何事。庶乎孔子之所以教人。孟子之所以明道者矣。今略不一言其故。而概以讀書講學者。自孟子旣沒。千五百年間。凡名世之士。皆爲戕賊。爲陷溺。爲繆妄。爲欺誑。爲異端邪說。則後學其將安考。此象山之言。雖甚憤激。今未百年。其說已泯然無聞。而諸儒之說家藏。而人誦者。皆自若終無以易之也。此亦無以議爲矣。獨惜其身自講學。而乃以當世之凡講學者。爲僞習。未幾韓侂胄何澹諸人。竟就爲僞學之目。以禍諸儒。一時之善類。幾殲焉。嗚呼。家必自毀。而後人毀之。悲夫。補

吳草廬曰。陸子有得于道。壁立萬仞。

趙寶峯示子弟曰。陸子靜亦未知子思孟子之是非。補

象山學侶

知州劉靜春先生清之別爲清江學案

侍郎李橘園先生浩

李浩字德遠。一字直夫。建昌人。早有文稱。紹興中進士。調曹州司戶。累官直寶文閣。知靜江府兼廣西安撫。先生質直渾厚。立朝忠憤激烈。言切時弊。人不敢干以私。後徙居臨川。子孫皆從學于象山。參姓譜。

梓材謹案。先生號橘園。官至侍郎。其事互見于槐堂諸儒學案。

寶文王復齋先生厚之

王厚之字順伯。其先本臨川人。魏公安禮之後也。梓材案象山先生爲復齋行狀云。娶王魏公會孫通州使君璩之長女。先生蓋通州子行。爲魏公元孫。兩浙名賢錄云。諸暨人。乾道二年進士官至江東提刑直寶文閣。所著有金石錄三十卷。考異四卷。考古印章四卷。補

謝山答臨川雜問。問臨川王順伯厚之往來朱陸之間。有盛名于乾淳間。未知是荆公之裔否。曰。順伯乃魏公和甫之裔。見陳直齋書錄。尤長碑碣之學。今傳于世者。有復齋碑目。宋人言金石之學者。歐劉趙洪四家。而外首數順伯。歷官侍從。出爲監司。以剛正稱于時。

通奉老楊先生庭顯

楊庭顯字時發。慈溪人。慈湖先生之父也。少時嘗自視無過。視人有過。一日忽念曰。豈其人則有過。而我

獨無過。于是省得一過。旋又得二三。已而紛如蠅之集。乃大恐懼。痛懲力改。刻意爲學。程督之嚴。及于夢寐。嘗曰。如有樵童牧子。有以誨我。亦當敬聽之久。之舊習日遠。新功日著。自其子識事。未嘗見其有過。一夕被盜。翼日諭子孫曰。婢初告有盜。吾心止如此。張燈視笥。告所亡甚多。吾心止如此。今吾心亦止如此。卽其所得可知。象山志其墓。稱四明士族。躬行有聞者。先生爲首。舒廣平亦嘗云。吾學南軒發端。象山洗滌。老楊先生琢磨。老楊者。以別慈湖也。參象山集

謝山四先生祠堂碑陰文曰。慈湖之父通奉公。以處士爲後進師。廣平嘗自敍其學曰。南軒開端。象山洗滌。老楊先生琢磨。老楊先生卽通奉也。廣平嘗切磋于晦翁。講貫文獻于東萊。而自敍不及焉。直以通奉鼎足張陸。則其學可知矣。陸子銘通奉墓亦云。年在耄耄而學日進。當今所識楊公一人而已。融堂謂通奉與物最恕。一言之善。樵牧吾師。省過最嚴。毫髮不宥。至于泣下。是慈湖過庭之教。所自出也。

慈湖先訓

吾家子弟當于朋友之間。常詢自己過失。此說可爲家傳。

吾少時初不知己有過。但見他人有過。一日自念曰。豈他人俱有過。而我獨無邪。殆不然。乃反觀內索。久之乃得一。旣而又內觀。索又得二三。已而又索。吾過惡乃如此其多。乃大懼。乃力改心。吉則百事皆吉。人處不善之久。則安于不善。而不以爲異。人戒節要先于味。蓋味乃朝晚之事。漸漬奪人之甚。于此淡薄。則餘過亦輕。

損人卽自損也。愛人卽自愛也。樂人之凶。彼未必凶而已。已凶矣。不善之心。則一身不及安。一家不及安。

過則人皆有未足爲患。患在文飾。儻不文飾。非過也。志士之過。布露不隱。凡可怒者。以其小人也。然怒或動心。則與小人相去一間耳。

三代之治天下。欲使民無失其善性而已。更無二說。

時人心中。自謂今且如此度日。俟他時如意。當取快樂。不知今日無事。卽是至樂。此樂達之者鮮。人關防人心。賢者關防自心。天下之心一也。戒謹則善。放則惡。學者或未見道。且從實改過。人爲舍宇等物。遮了眼。朝晚區區而不自知。

近來學者多僞。至于臨死亦安排。

爲學及五分。自休不得。

世間忙。學者欲到不忙處。

學者有志氣。無問拙愚。衝擊而開矣。無問氣習。衝擊而散矣。

外事不可深必。凡得失奉天命可也。動心則逆天命。禍將至矣。近世學道者衆。然胸中嘗帶一世間行。所以不了達。

學道者多求之于言語。所謂知道者。只是存想。一墮人欲。念慮顛倒。舉止輕浮。此語可謂甚善。

正欲說教住卽住得。正欲怒教住卽住得。如此卽善。

君子恭敬之心在內。人皆知之。禽獸亦知之。

人貧賤則忽之事。微細則不謹。若此者。人以爲常。君子于此。戰戰兢兢。敬心無二。

學者成則無我。欲如何不欲如何。但由理而行。盛暑有待秋涼之意。隆寒有待春和之意。好學者不如此。心無所求則樂生。此非親到者有所不知。

吾自幼年。以生計不足爲憂。復思古者樂貧之士。處貧必得其理。因讀論語有若言。盍徹乎。每每在懷。一日忽有所得。夫盍徹正而已矣。宿昔之憂。日見消釋。而靜止輕清。蓋得理則無所施而不利。復何憂哉。爲學之門。固不一。苟逐迹。則泥矣。惟敬一門。無迹可逐。不容有所泥。學者往往多忽之。誠能養之以敬。則日仁矣。

人之趨向。爲熟所奪。苟或有學。則熟者不熟。生者不生。是以自己于庶物之中。作得主宰。無貪戀。則自然見道。雖夫子不易吾言。

此身乃天地間一物。不必兜攬爲己。

處高堂則氣寬。居茅屋則氣隘。對風月則氣清。當晦昧則不爽。類皆如此。以其有我也。

人有過尙有改一路。有過得改。猶晦昧之得風。大旱之得霖雨。當天地陰陽不和之時。而爲之一新。亦若此。或者不達。過作則惟恐人知。安有不知之理。設或不知。潛伏于中。此過必毒。害己益甚。過既不去。使己終身爲小人。學者試思。卽以此斷其是非。去留庶使改過之心。有勇。旣改之。則便可無愧。

人生一世。只怕迫一場便休。

祖望謹案此語近禪。

不能舍己從人。則知識日昧。處世常見其難。故人常在難中。好學之心一與。則凡在吾身之不善自消。至于面目塵埃亦去矣。胸中無貪染。目則明。耳則聰。

吾見人好問則喜。

吾飲饌不敢嘗時新。衣服喜補綻。于器用亦然。無求新棄舊之意。吾得此意。敢保老景不爲人所厭。卽事卽學也。卽此下筆處卽學也。

吾之本心澄然不動。密無罅隙。處人自己尙不識。更向何處施爲。

大中至正之道。近在日用。見于動靜語默。不必他求。

人以目逐物爲見。以耳逐物爲聞。謂之分明。不知乃大不分明。學者以所得填塞胸中。中毒之深。復不自覺。顏子屢空。還有此否。

畏天命則無所求。而享安逸矣。苟未及安逸。則知貪求心未盡。貪求心未盡。則知未識天命也。君子胸襟常無事。當悅樂。

事卽學也。事學有二。則學亦勞矣。

學有進時。如龍換骨。如鳥脫毛。身與心皆輕。安享福無已。

學者言多則散學力。

人知學進其處世如享醇酒怡怡融融。

食不語爲學到日自然如此。

動靜語默皆天性也。人謂我爲之。是將黃金作頑鐵用耳。

學者涵養有道。則氣味和雅。言語閑靜。臨事而無事。

不逐物而得理。此時如丸珠在盤。無所凝滯。

大舜之心。卽瞽瞍底豫之心。瞽瞍底豫之心。卽大舜之心。

欲言之時。與無言之時同。則學精矣。

事無大小。有志者皆得之。竊盜取地窟。一罍復一罍。不敢作聲。不敢思量他事。但一心求徹。學者似之。不

患所學不成也。

惡心未萌時。與學成就時一般。

惟無憎惡人之心者。乃能勸戒人。有憎惡人之心者。其勸戒人必不服。

儻有志于學。見賢者亦學也。見不賢者亦學也。喜樂亦學也。憂苦亦學也。學至此。學乃吾之全體。

使有牧童呼我來前曰。我教汝。我亦敬聽其教。

梓材謹案慈湖先訓。本在慈湖學案。特老楊先生爲象山老友。自宜立傳。故以是訓列于傳後。

附錄

慈湖曰。先公一日閒步到蔬園。顧謂園僕。吾蔬間爲盜者竊取。汝有何計防閑。園僕姓余者曰。須拚少分與盜者。乃可。先公因欣然。顧簡曰。余卽吾師也。吾意釋然。

吏部豐宜之先生誼

豐誼字叔賈。一字宜之。鄞縣人。清敏公稷之曾孫也。以父死難。梓材案先生父名治。揚州監倉。殉建炎之難。被任知建康軍。歷知常台。饒。蘄。衢。州。皆有惠政。隆興元年。遷戶部郎。外除湖南運判。臺臣議引年之格。先生首請歸。孝宗召爲吏部郎。未赴而卒。子有俊。從象山遊。補

文恭羅此庵先生點

羅點字春伯。崇仁人。登淳熙三年進士第。累官至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光宗不過重華宮。先生同宰執引上裾而哭。與同列奏諫之。章凡三十五。又自諫者十六疏。寧宗嗣位而卒。贈太保。諡文恭。嘗從學于象山。相聚甚久。晦翁與林黃中。栗以爭西銘易象不相得。黃中劾晦翁。偃蹇不就職。朝議不直。黃中于是兩罷。先生致書象山。謂朱林皆自家屋裏人。不宜自相矛盾。象山答之曰。天地開闢。本只一家。來書之云。不亦陋乎。古人但問是非邪正。不問自家他家。舜于四凶。孔子于少正卯。亦只治其家人耳。妄分儔黨。此乃學不知至。自用其私者之通病也。

梓材謹案此傳係梨洲原文。考袁潔齋爲陸氏大弟子。其作先生行狀云。擺脫凡陋。刻意講學。每以追躡前修自勵。又云平居講貫。博取諸人。至于進退出處之大義。則心自決之。不言爲象山門人。傳當云嘗從講學于象山。故謝山奉臨川帖子。謂以集中偶有過從。而遽爲著錄。并列其子爲再傳之。

徒者爲未然也。

附錄

羅此庵自西府歸。有里人叩之曰。吾有蓄疑而不敢白于公者有年。今容白之可乎。公曰。言之何傷。曰。公生平未嘗妄行一步。公爲推官時大雪。吾醉歸。見公以杖撥雪。戴溫公帽。著屐。後有蒼奴負篋。公之奴也。吾以醉不敢前與公揖。然心疑之。以爲公暮夜且安往。公笑曰。子之所見詳審如此。是未嘗醉也。陳同甫獄急。吾未嘗識之。憐其才。爲援之。吏篋內皆白金也。同甫至死未嘗知之。今因子問而及。補

黃壺隱先生晟附見槐堂諸儒學案

縣令劉先生恭別見廬陵學案

象山同調

忠文徐宏父先生誼

縣令陳叔向先生葵並爲徐陳諸儒學案

象山家學

通直陸先生持之

陸持之字伯微。文安公九淵之子也。七歲能爲文。文安授徒象山之上。學者數百人。有未達。先生爲敷釋之。文安知荆門。郡治火。先生倉卒指授中程。文安器之。韓侂胄將用兵。先生憂時不憚。乃歷聘時賢。將有以告。見徐子宜于九江。時議防江。先生請擇僚吏。察地形。孰險而守。孰易而戰。孰隘而伏。毋專爲江守。具

言自古興事造業。非有學以輔之。往往皆以血氣盛衰爲銳惰。故三國兩晉諸賢。多以盛年成功。名公更天下事變多矣。未舉一事。而朝思夕維。利害先入于中。愚恐其爲之難也。子宜懍然。又之鄂。謁薛象先。項平甫之荆。謁吳畏齋。爭欲留之。尋皆謝歸。著書十篇。名懋說。嘉定三年。試江西轉運司。預選常平使。袁正獻。變薦于朝。謂先生議論不爲空言。緩急有可倚杖。不報。豫章建東湖書院。連帥以書幣。疆起先生。長之。嘉定十六年。寧宗特詔先生祕書省讀書。固辭不獲。既至。又詔以迪功郎入省。乞歸。不許。理宗卽位。轉修職郎。差幹辦浙西安撫司。以疾請致仕。特命改通直郎。所著有易提綱諸經雜說。參史傳

象山門人

文元楊慈湖先生簡別爲慈湖學案

正獻袁絜齋先生變別爲絜齋學案

文靖舒廣平先生璘別爲廣平定川學案

鄉貢舒先生琥

舒先生琪並見廣平定川學案

通判傅曾潭先生夢泉

主簿傅琴山先生子雲

推官鄧直齋先生約禮

黃先生叔豐並爲槐堂諸儒學案

嚴先生松別見梭山復齋學案

胡先生大時

蔣先生元夫並見嶽麓諸儒學案

知州李先生耆壽

曹無妄先生建

萬先生人傑

劉先生孟容

劉先生定夫

曾先生祖道

符先生敍並見滄洲諸儒學案

徵君沈先生炳別見廣平定川學案

梓材謹案象山弟子亦綦繁自別見諸學案外并入槐堂諸儒學案

象山私淑

節推趙復齋先生彥肅

趙彥肅字子欽嚴之建德人也少志聖賢之學窮理盡性深造自得弗措也乾道進士以光堯喪三年弗仕周益公力薦之先生益引嫌僅官寧海軍節推而止所著書有易說廣學雜辯士冠士昏饋食圖行于

世朱子嘗稱之曰近世未有如此看文字者學者稱爲復齋先生宗師象山嚴陵之爲陸學者自先生始
嘉定中太守鄭之悌建堂祠之補

附錄

楊慈湖狀行實曰先生書無不習習無不究自始仕習明經科業成去習宏博科業成又去習先儒諸書
自謂無不解者逮從晦巖沈先生遊因論太極不契憤悶忘寢食遂焚平昔所業數篋動靜體察工夫無
食息閒一日舟行松江聞晨雞鳴已而犬吠通身汗浹前日胸中窒礙一時豁去其後以語學者且曰不
知此一身汗自何而至省覺之初有詩曰循緣多熟境溺法無要津虛心屏百慮猶是隔幾塵雲邊察飛
翼水底觀躍鱗悶殺魯中叟笑倒濠上人閒居善誘學隨叩輒鳴自卦畫象數儀象律曆封建方田儀禮
司馬法及釋書道藏下至醫卜道引之類各因所質而誨之學者欣躍自喜則又曰此如坐賈居肆聊備
雜蓄以應人需爾非吾本務也姑遲十年吾將收繩捲索以俟能者

教授姚先生宏中

姚宏中字安道海陽人登嘉定進士調靖江教授自師友講學外絕無他交歸端居一室惟日溫舊學性
狷介不苟隨從鄉前輩遊得濂洛諸大儒書讀之曰道在是矣玩索精微意度超然若不屑于世者參姓

附錄

陳北溪答陳伯澡書曰姚省元過溫陵得款曲講論有疑于格物工夫之爲外而且煩又有眷于陸氏學
問之爲得而非偏雖云篤志恐散漫而無倫

又曰姚省元寄一書。看來乃江西流派。確然欲自植立一門戶。無可挽回者。輕剝儒宗。妄自尊大。亦緣未曾深用工夫得滋味。

又答郭子從書曰。仙鄉姚安道。亦象山之學。此後生妙齡美質。頗勁挺自立。但不知從何傳授。得此一門宗旨。

又曰姚安道美質不遂。誠爲可惜。其人已往。無足論。大抵自尊自是。而不虛心。乃世儒通患。

梓林謹案北溪文集。又有與姚安道書。節錄于北溪學案。

李氏家學

教授李先生肅別見槐堂諸儒學案

李氏門人

推官鄧直齋先生約禮別見槐堂諸儒學案

楊氏家學

文元楊慈湖先生簡別爲慈湖學案

楊氏門人

文靖舒廣平先生璘別爲廣平定川學案

豐氏家學

軍帥豐先生有俊別見槐堂諸儒學案

伯微門人象山再傳

葉先生元老別見鶴山學案

趙氏門人

喻先生仲可別見槐堂諸儒學案

金溪續傳

侍郎湯晦靜先生巾別爲存齋晦靜息庵學案

周先生可象

周可象

梓材謹案靜明學案靜明本傳稱其盡求象山之書及其門人如楊敬仲傅子淵袁廣徽錢子是陸和仲周可象所著經學等書次先生于袁錢陳之後蓋亦爲象山之學者也。

程月巖先生紹開別見存齋晦靜息庵學案

純節胡石塘先生長孺別見木鐘學案

教諭汪主靜先生深

汪深字萬頃休寧人也。學者稱爲主靜。先生大有志于聖學。其時新安儒宿率皆讀朱子之書。先生年未二十遊真揚二州間。與諸有志之士講學平山堂上。謂今學者之病在于未有灑然融釋處。不過知所自守。苟免顯然尤悔而已。于是盡棄平日所學。更鞭飭于不及處。脫然有自得氣象。累試禮部不第。以景定

三年授安吉教諭。嘗謂古道修明，人心純一，後世文藝之二，輾轉沈痼，幾于蠹蝕不存。然而理之在人心者，不容泯也。安定先生在湖學，成就人才甚廣，遺規猶在。諸生天資雖通塞不同，必求體用一原，顯微無間之妙，使高遠者不墜于荒忽，循守者不流于滯錮。辯傳註之得失，達羣經之會同，極聖賢之闢奧，推考禮樂制作，刑政因革之文，務使有所依據，以爲日用常行之地。每月朔升堂講學，諸生環立聽之。時人爲之語曰：前有安定，後主靜，于是朝臣以先生薦于太學，或曰：先生之學，陸學也，非朱學也。遂寢賈似道日益擅政，先生辭歸。以大德甲辰卒。先生嘗謂子曰：葬者藏也，欲人之不得見也。古之善葬法者，莫如郭景純。曷不逆善祖父之葬地，以免子孫斫頭之禍。觀胡澹庵楊誠齋諸公之言，其不足信也明矣。吾身後但求水深土厚，足以爲朽骨之永宅，無他求也。陳定宇曰：世以先生之學出于陸子，嗚呼！陸子豈易言哉！彼亦安知朱陸異同之所以然哉！補

文正吳草廬先生澄別爲草廬學案

隱君陳靜明先生苑別爲靜明寶峯學案

卷五十九

清江學案表

劉靖之

劉清之

族子 孟容 別見滄洲諸儒學案

晦翁南軒東來同調

趙蕃

子 遂

周端朝 別見嶽麓諸儒學案

鄭夢協

施震亨

韓冠卿

子 燮

從子 境

韓宜卿

子 度 見上靜春門人

韓度

從孫 忼

從曾孫 耘之

從元孫 諤

從孫 性 別見潛庵學案

韓澆

宋之源

李暄

別見嶽麓諸儒學案

黃榦 別爲勉齋學案

曾祖道 別見滄洲諸儒學案

劉黼

許子春

陸九淵 別爲象山學案

彭龜年 別見嶽麓諸儒學案

向活 別見五峯學案

並靜春學侶

清江學案

祖望謹案朱張呂三先生講學時最同調者清江劉氏兄弟也。敦篤和平。其生徒亦徧東南。近有妄以子澄爲朱門弟子者。謬矣。述清江學案。梓材案清江學案。謝山所特立。序錄原底作靜春學案。後定刊本易之。

朱張同調

教授劉孝敬先生靖之父。餘

劉靖之字子和廬陵人學者稱爲孝敬先生先生爲人廉靜寡欲敦重少言而和易端粹不爲崖異之行其家居孝友尤篤也自少卽以經學文行知名登進士第再調贛州教授還家待次益以諸經自課日求其所未至者蓋自音讀訓詁以及近世諸儒論說無不該貫及至官視其學故有趙清獻祠後廢而生祠郡守部刺史至五六人先生曰趙公與濂溪先生法皆當得祠者今或廢于已舉或初未嘗立也彼紛紛者何爲哉命悉撤去而更爲二公之祠諸生請曰趙公則聞耳矣敢問濂溪何人也先生具告之故且出其書使之讀諸生固已風動于是先生又益推本其說以發明六經論孟之遺意諄諄辯告如教子弟晨入寓直至暮乃罷日以爲常其教大抵以讀書窮理爲先持敬修身爲主至于學官程課有不可廢者其命題發端必依于是而出焉于是學者益知所向其言行小不中禮服飾小不中度必規正之課試之文以老佛論道以管商議政忘讐恥徇時俗者皆棄不錄于是學者又知所懲其于有司之事亦皆精審嚴密閒斥其贏以市圖史至若干卷待諸生以恩至於進退取舍之間則必考行能視次第稽諸公論而未嘗有所私也以故諸生之事先先生如事父兄服習其教而守行之俗爲一變其浮惰不事學者往往引去或亦悔前所爲而革心自新焉郡縣吏皆怪以謂學官弟子比無入官府辯訟請謁者父老皆喜以謂吾家子弟比無荒嬉惰游還家叫呼犯上者士大夫家亦爭遣子弟來入學贛之人至咨嗟相與言曰吾邦自李先之爲教官迨今七八十年乃復得劉君耳翰林承旨周必大聞之爲記其說于聽事之壁先生旣去改宣教郎遭繼母喪以卒諸生哭之皆失聲相與守其法不變去而從其弟靜春以卒業者數人先生平日閉戶讀書不甚與人接雖名士亦不強附而時之縉紳多慕與交國子祭酒蕭之敏嘗以經行氣節

薦于朝。宋室鉅人門戶。一再世凋落者。不可悉數。惟劉氏自太宗時名式者。爲刑部郎。胡安定所爲記墨莊者。至先生父滌。亦好學修飾。及乎先生兄弟。世數益遠。而家法益峻。忠厚雍睦之風不墜。求之故家。能如是者少矣。及卒。丹稜李叢書其墓曰。孝敬劉君。而廣漢張敬夫。柎爲刻銘納壙中。新安朱子又爲之傳。是數君子者。蓋或未嘗識先生也。參朱子文集。

孝敬家學

知州劉靜春先生清之

劉清之字子澄。子和之弟也。學者稱靜春先生。初受業於子和。登紹興進士。因往見朱文公。慨然有志于義理之學。以力行切己者。省察性情爲務。有志者必如曾子。用力于容貌辭氣。顏子用力于視聽言動。方爲善學。父憂服除。調建德縣簿。萬安縣丞。檄視旱災。徒步阡陌。規畫防閑。民甚有賴。龔侍郎戊良爲帥。具實跡聞于朝。命都堂審察。不赴。時競羨餘。發運使史正志俾拘集州縣畸零之賦。將以薦之。先生貽以書曰。此皆州縣侵刻于民。法所當禁。某誠不敢玷侍郎知人之鑒。竟詣吏部。銓除知宜黃縣。龔侍郎又與周益公必大交薦。孝宗召對。首論民困兵驕。大臣退托小臣苟媮。又言用人四事。一辨賢否。二正名實。三使材能。四聽換授。改太常寺簿。服除。通判鄂州。知衡州。初至。兵無見糧。官無實俸。上供送使無備。已而郡計漸裕。嘗作諭民書一編。非理之訟。日爲衰止。又以士風未振。增築臨蒸精舍。如治心治身治家治人。確然皆可舉而指之。爲閱武場。作朱陵道院。祀張九齡。韓愈。寇準。周敦頤。胡安國于左。死節。晉太守劉翼。宋內史王應之于右。以不能媚部使者。論罷。主管雲臺觀。歸築槐陰精舍。以處來學。胡晉臣。鄭僑。羅點。皆力薦。

之光宗起知袁州。疾作。猶不廢講論。病革。取高氏送終禮授二子曰。自斂至葬。視此。卒年五十七。所著有曾子內外雜著篇訓蒙新書外書戒子通錄墨莊總錄等書。從黃氏補本錄入。

祖望謹案。靜春本臨江人。原父貢父之宗也。後徙吉之廬陵。四五歲讀蒙求。至龔遂勸農文翁興學。諷誦久之。其父因語之曰。此二君子教人之要務也。人亦不過耕與學耳。先生聞之欣然。自是讀書勤甚。比長。受業于兄孝敬先生。早夜力學。自修專以儀型先世。希慕往哲爲事。博極書傳。而不專科舉之習。燕居端坐。終日翼翼。尤愛惜士類。有一善。則亟稱樂爲成就。聞人之過。慘然如痛在己。汪文定公應辰。周文忠公。必大楊文節公。萬里李文簡公。燾皆重之。其同輩所最相得者。彭止堂向伯源。靜春先生語。

苟志于學。而乃唯性理文書是玩。善士大夫是攀。與向來眩于文章。溺于訓詁。流于異教者。同一轍也。且如一言之差。在于常情爲未害。試思是時。此心存乎不存。一步之遠。在于常情爲未傷。試思是時。此心定乎不定。有志者于容貌顏色辭氣。用力如曾子。于視聽言動。用力如顏子。則先儒之訓。簡易明白。皆可舉而行。誰能禦之。

王承告其子毗曰。閑習禮學。不如式瞻儀型。諷誦文辭。不如親承音旨。

世道之衰。屈身于勢利者不怪。一從學士真儒。考德問業。則曰是好名者。經師易遇。人師難遭。獨立無朋。雖夙夜兢兢。學不加進。

學者多陰看見成道理。

異端侵畔。良可憂。

此學二字。向來愚見。只說學之爲學。無與爲對。言此學。則是吾亦自招彼學。而與之抗。故不必言此學二字。

今日之俗。惟知得而忘義。詔令一下。仕者曰增秩乎。士曰免舉乎。兵曰受賞乎。民曰蠲租乎。有是則欣然奉承。否則雖有良法美意。利國便民。謂之空文。視之蔑如也。夫爲政之道。有政有教。理也。義也。人心所同。謂今世明于義理。竟難其人。不亦誣乎。但當精擇百官。求其明于理義者。以爲監司。爲學官。爲守令。爲將帥。則風俗知變。上下一心。吾君吾相。端本清源。所以儀刑萬邦者。不出于他。而舉出于理義。將以紹復大業。無難矣。

梓材謹案。謝山所錄。靜春先生語十一條。今移入廬陵學案一條。移入復齋學案一條。移入荆公新學略一條。

附錄

先生孝友誠篤。質直好義。意廣而心和。強敏而有立。初以進士得官。已欲應博學宏辭科。及見朱晦翁。卽盡取所習辭業焚之。慨然志于義理之學。罷官嚴陵。亟至東萊呂公書院。講論經義。留數月。乃去。廣漢張公守嚴陵時。尙未識先生。已深知先生爲人。其後書問往復。神交心契。先生天資旣高。復從二三君子講學。故所造日益超。而當世鉅儒如玉山汪公巽。巖李公皆敬慕之。

書贊朱晦翁曰。始某讀論語。得元祐以來諸老先生說。以爲世徒有此書耳。他日有告以今時二三君子

之所在者。于時坐不安席。遂欲起而從之。已而不能。則有三焉云云。二三君子不幸已死。則無可言者。幸而執事者在此。有可見之便。其又奚說。願見蓋十五六年矣。語曰。經師易遇。人師難遭。願以素絲之質。附近朱藍。伏惟誨之。

又曰。某少壯不務學力。長大嬾拙于義理。少所開明。又獨立無朋。夙夜兢兢。而學未加進。臨事接物。亦多齟齬。非時異事殊。某未之學耳。

晦翁復書曰。執事以盛年壯氣。清節直道。發軔進途。既有聞于當世矣。而說學好問之意。勤勤有加。又將有意于古人爲己之學者。而然邪。

又曰。來書深以異學侵畔爲憂。自是而憂之。則有不勝其憂者。惟能于講學體驗加功。使吾胸中洞然無疑。則彼自不能爲吾疾矣。願以聖賢之言。反求諸身。一一體察。須使一一曉然無疑。積日既久。自當有見。但恐用意不精。或貪多務廣。或得少爲足。則無由明爾。若夫涵養之功。則非他人所得與。在賢者加之意而已。若致知之事。則正須友朋講學之助。庶有發明。不知今者見讀何書。作如何玩索。與何人辯論。惟毋欲速。毋蓄疑。先後疾徐。適當其可。則功日進而不窮矣。並從黃氏補本錄入

呂東萊與書曰。參預處聞每效忠告。甚善。或云其間多雜以嘲謔。雖意在諷切。然便無誠篤氣象。未必能動人也。

祖望謹案。參預謂平園。東萊與平園札。則曰。子澄嘲謔。乃天資未重之病。然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在此不妨有益也。

靜春學侶

文安陸象山先生九淵別爲象山學案

忠肅彭止堂先生龜年別見獻齋諸儒學案

通判向先生活別見五峯學案

靜春家學孝敬再傳

劉先生孟容別見涪州諸儒學案

靜春門人

文節趙章泉先生蕃附子途

趙蕃字昌父本鄭州人也南渡後居玉山學者稱爲章泉先生以大父龍圖致仕恩入仕嘗再得官皆未赴已而主太和簿先生雅有山林之思居官清苦題其齋曰思隱楊公誠齋贈之詩云勸渠未要思舊隱且與西昌作好春又酷愛其詩以爲淪秋菊嚼春冰也及爲辰州司理參軍辨冤獄不爲二千石屈以是罷然卒見直于當路先生少從靜春先生劉氏學至靜春守衡欲從之卒業乃求爲衡之安仁酒庫監甫至靜春以非罪去官先生卽丐祠從之歸論者嘆曰師友之際如此肯負國乎先生性寬平與人樂易而大節所在莫能奪也周公平園少與先生厚平園仕漸通顯先生寄之詩曰公如在廊廟我亦遂簞瓢及平園入相累薦竟不起論者以爲不食其言喜作詩書箋往復多以詩代援筆立成不甚經意而閒遠自得讀者以爲有陶靖節之風中興而後學道諸公多率于詩呂居仁曾吉甫劉彥沖其卓然者乾淳間薛

季宣陳君舉尤工。至四靈雖嘗遊水心之門。而無得于其學。故是時學道而工詩者惟先生。大江以南推二泉。其一謂韓氏澗泉也。每當得意。浩歌長吟。有風浴詠歸之風。然先生時以學道未成爲懼。年且五十。更從朱子請益。及其老也。猶以末路自警。題所居曰難齋。先生最謙退。不敢以師道自居。晚而諸儒彫謝。惟先生巋然無恙。門人負笈從之者益多。則勉以師友之源流。理宗卽位。于時先生書祠官之考三十有。一朝臣爭薦。以太社令召。三辭不拜。以直祕閣召。三辭不拜。詔予祠。先生連章請致仕。不許。自是累年請益力。乃詔以原官老。踰月而卒。得年八十有七。其長子遂亦七十矣。所著有章泉集。雲濠案先生所著有乾道彙二卷。淳熙彙二十卷。章泉彙五卷。劉漫塘表其墓。信州守吳旂請錄其後。詔以遂補上州文學。亦固辭。詔以承務郎致仕。仍推恩于其子。景定三年。門人祕閣修撰鄭夢協爲請諡。乃諡文節。遂字景初。有家學。

雲濠謹案。學案底本。先生別傳有曰。趙昌父本管城人。南渡。與周益公同里。益公當軸。所仕但一酒官。五十年不調。八十餘。朝以祕閣正郎聘之。不至云云。可與是傳參攷。

知州韓貫道先生冠卿附子雙從子境

韓先生宜卿合傳

韓冠卿字貫道。忠獻公之後也。知饒州。建炎南渡。忠獻之裔散之四方。而東來者。則文定公忠彥子治之。後治知和州。其子爲兩浙提刑。膚冑。次直祕閣。膺冑。始居越。先生爲提刑之孫。受業清江。劉子澄之門。清江之學。于晦翁南軒東萊如水乳。其教先生也。以一實字。蓋卽司馬溫公教元城以誠字之說。子曰雙字。

仲和知滁州能傳其學祕閣之孫曰埜卿其子曰境字仲容史館祕閣亦能傳清江之學與滁州稱二仲而饒州弟宜卿有子曰度

梓材謹案謝山于莊節傳云叢山父子皆師劉子澄而友楊敬仲知饒州之弟亦靜春弟子

隱君韓叢山先生度

韓度字百洪隱居講學旁參慈湖之說風節尤高世以叢山先生稱之

庶官韓澗泉先生澆

韓澆字仲止上饒人南澗先生元吉之子有高節從仕不久卽歸信上嘉定中卒有澗泉集

郡守宋先生之源

宋之源字積之朱子更曰深之雙流人也祕書丞若水子兄弟皆師朱子祕書使湖南先生從行朱子謂曰衡湘胡氏父子兄弟及南軒講學地也今其流風遺韻多在者吾友劉子澄方爲守可就訪之先生奉教既至遂學于劉氏會永嘉戴少望亦在焉先生又師之其不名一師好學如此官龍游令逆曦之變解印去賊平當路者以聞詔進秩知什邡縣累官知雅州夷人盜邊撫而又至先生曰不大治不創乃絕其餉道示必盡之夷誓死無犯璽書褒嘉進知嘉定府卒

文肅李悅齋先生臺別見嶽麓諸儒學案

文肅黃勉齋先生幹別爲勉齋學案

曾先生祖道別見滄洲諸儒學案

特奏劉先生黼

劉黼字季章。與景陽許子春皆廬陵醇儒。從朱文公學。後爲特奏第一人。參鶴林玉露。

梓材謹案朱子文集答季章書二十三在劉公度許景陽之間。其書有云。劉袁州不謂遂止于此。令人心折細讀來書。知所以經紀其家者。不以生死從違二其心。不勝歎服。袁州謂靜春則先生固從學靜春者。蓋卽劉黼字季文之昆季也。又案謝山學案劄記。有景陽季章四字。卽先生與許先生子春爾。

許先生子春

許子春字景陽。同安人。黃勉齋答余瞻之書云。廬陵書信遞去良久。旦夕雖有回訊。當得尋便納往景陽書。向說比亦收書看。周禮甚有味。亦作書挽其歸。恐遂爲廬陵人。未可知也。參勉齋集。

梓材謹案謝山學案彙底列先生于靜春門人。而未詳事實。儒林宗派朱子門人有許景陽字子春。同安人。名字互易。今從勉齋集改正。先生殆以靜春弟子而受學朱門者。

章泉門人孝敬三傳

忠文周先生端朝別見獻麓諸儒學案

修撰鄭先生夢協

鄭夢協字新恩。玉山人也。章泉先生高弟。梓材案章泉行狀。先生所作。與魏鶴山真西山厚。講道最篤。而漫塘最稱其文。嘗官祕閣修撰。

施尊道先生霆亨

施霆亨字榮南邵武人也趙章泉弟子以學授徒鄉人稱爲尊道先生

韓氏家學

隱君韓叢山先生度見上靜春門人

韓義行先生忱附子耘之孫諤

韓忱字義行梓材案謝山原底作義行先生韓亢又云學者私謚爲義行先生今檢史刻鮪埼亭集叢山相韓舊塾記云莊節與其兄忱字義行並有名莊節名性其兄必名忱不名亢義行其字也並非私謚故節而易之又案是傳先生從弟莊節而舊塾記云莊節兄忱亦異會稽人也忠獻之後左司員外郎膺胃之元孫宋宰相家之講學者范文正公後相繼三世六人呂正獻公後相繼七世十有八人張魏公後相繼三世五人趙忠定公後相繼四世六人稱最盛執政家則范蜀公後相繼六世八人而忠獻公之裔五世後自貫道先生始學于清江劉子澄諸子若孫繼之亦五世先生其孫行也博極羣書研精性理之學貫道之得于劉氏者以實字爲宗蓋亦涑水不妄語之緒先生克昌其學宋亡韓氏失祿仕先生與其從弟莊節先生性自相師友先後師表當世五百年來文獻失落貫道先生志銘出于慈湖今亦不存其僅得見于世者莊節一人而已予故略存其學統以附之范呂之次先生子耘之孫諤亦皆以學行稱

莊節韓先生性別見潛庵學案

卷六十

說齋學案

祖望謹案永嘉諸先生講學時最同調者說齋唐氏也。而不甚與永嘉相往復。不可解也。或謂永嘉之學說齋實倡之。則恐未然。述說齋學案梓材案說齋學案謝山所特立。

永嘉同調

提刑唐說齋先生仲友父堯封

唐仲友字與政。金華人也。侍御史堯封之子。侍御以清德有直聲。先生兄弟皆自教之。成紹興二十一年。進士兼中宏辭。通判建康府。上萬言書論時政。孝宗納之。召試。除著作郎。疏陳正心誠意之學。出知信州。以善政聞。移知台州。嘗條具荒政之策。請以司馬光舊說令富室有蓄積者官給印歷。聽其舉貸。量出息。俟年豐官爲收索。示以必信。不可誑誘。從之。鋤治奸惡甚嚴。晦翁爲浙東提刑。劾之時先生已擢江西提刑。晦翁劾之愈力。遂奉祠。先生素伉直。旣處摧挫。遂不出。益肆力于學。上自象緯。方輿禮樂。刑政軍賦。職官。以至一切掌故。本之經史。參之傳記。旁通午貫。極之繭絲牛毛之細。以求見先王制作之意。推之後世。可見之施行。其言曰。不專主一說。苟同一人。隱之於心。稽之於聖經。合者取之。疑者闕之。又曰。三代治法。悉載於經。灼可見諸行事。後世以空言視之。所以治不如古。痛關佛老。斥當時之言。心學者從遊。嘗數百人。初晦翁之與先生交奏也。或曰。東萊向嘗不喜先生。晦翁因申其意。陳直卿曰。說齋恃才。頗輕晦翁。而同甫尤與說齋不相下。同甫遊台。狎一妓。欲得之。屬說齋以脫籍。不遂。恨之。乃告晦翁曰。渠謂公尙不

識字如何爲監司。晦翁銜之。遂以部內有冤獄。乞再按台。既至。說齋出迎稍遲。晦翁益以同甫之言爲信。立索印。撫其罪具奏。說齋亦馳疏自辯。王魯公淮在中書。說齋媀家也。晦翁疑其右之。連疏持之。孝宗以問魯公。對曰。秀才爭閒氣耳。于是說齋之事遂解。而晦翁門下士。由是并詆魯公。非公論也。或曰。是時台州倅高文虎譖之東萊。東萊轉告晦翁。案東萊最和平。無忮忌。且是時卒已一年。同甫與晦翁書曰。近日台州之事。是非毀譽參半。且言有拖泥帶水之意。似未盡以晦翁所行爲至當。同甫又曰。平生不會說人。是非與政。乃見疑相譖。真足當田光之死。則當時蓋有此疑。而同甫亟自白也。是皆失其實矣。文虎小人之尤。殆曾出于其手。然予觀晦翁所以糾先生者。忿急峻厲。如極惡大愆。而反覆于官妓嚴蕊一事。謂其父子踰濫。則不免近于誣抑。且傷口口口。且蕊自台移獄于越。備受箠楚。一語不承。其答獄吏云。身爲賤妓。縱與太守有濫罪。不至死。但不欲爲妄言。以汚君子。有死不能也。于是岳商卿持憲節卒釋之。然則先生之誣可白矣。又在官嘗刊苟揚諸子爲之罪。則亦何足見之彈事。晦翁雖大賢。於此終疑其有未盡當者。且魯公賢者。前此固力薦晦翁之人也。至是或以媀家之故。稍費調停。然謂其從此因喉。鄭丙陳賈以毀道學。豈其然乎。丙賈或以此爲逢迎。魯公豈聽之。夷考其生平。足以白其不然也。蓋先生爲人大抵特立自信。故雖以東萊同甫。絕不過從。其簡傲或有之。晦翁亦素多卜急。兩賢相厄。以致參辰不足爲先生。概其一生。近世好立異功者。則欲左袒先生而過推之。皆非也。先生之書。雖不盡傳。就其所傳者。窺之。當在艮齋止齋之下。較之水心則稍淳。其淺深蓋如此。所著曰六經解一百五十卷。孝經解一卷。九經發題一卷。諸史精義百卷。陸宣公奏議解十卷。經史難答一卷。乾道祕府羣書新錄八十三卷。天文詳辨三

卷地理詳辨三卷。愚書一卷。說齋文集四十卷。尙有故事備要辭料雜錄諸種。而其尤著者曰帝王經世圖譜十卷。周益公曰。此備六經之指趣。爲百世之軌範者也。又嘗取韓子之文合於道者三十六篇。定爲韓子二卷。

祖望謹案。乾淳之際。婺學最盛。東萊兄弟以性命之學起。同甫以事功之學起。而說齋則爲經制之學。考當時之爲經制者。無若永嘉諸子。其于東萊同甫皆互相討論。臭味契合。東萊尤能并包一切。而說齋獨不與諸子接。孤行其教。試以良齋止齋水心諸集考之。皆無往復文字。水心僅一及其姓名耳。至於東萊既同里。又皆講學於東陽。絕口不及之。可怪也。將無說齋素孤僻。不肯寄人籬落耶。梨洲先生謂永嘉諸子實與先生和齊斟酌。其說似未然也。

愚書

制命在君。然不可居物之先。代終在臣。然不可享功之成。故用九以无首爲吉。六三以含章爲正。詩曰。君能下下。以成其政。臣能歸善。以報其上。

命討天也。行之君也。威福辟也。佐之相也。惡者必懲。則奸民無盜跖之壽。善者必申。則賢士無原憲之貧。故君相不可以言命。人君有三畏。畏天命。畏民心。畏輔相之臣。

大臣正君。其次謀國。其下謹身。

正君之難。在制其欲。不窒其源。如決流何。不剪其根。如滋蔓何。防微消萌。力少而功多。位尊難安。德盛難全。

勝人人必恥。下人人必喜。恥生競。喜生敬。以上君臣
避世非君子之心。

中狹常易盈。內往常易屈。

君子之進退。風俗之樞機也。必退絕物。其俗激。必進失己。其俗競。不激不競。以善天下之俗。
莫神于天。以民從違。莫尊于君。以民安危。天且靈之。孰能違之。君且高之。孰能下之。
道有興廢。民無淳漓。堯舜至仁。不能絕天下之欲。幽厲極暴。不能滅天下之性。以民爲非古。是謂誣民。
道爲不可行。是爲賊道。

遷都以復先業。何畏而猶有書。東征以卒圖事。何恤而猶有誥。未恤而強之從。必有逆命而陷于罪者。
聖人蓋不忍焉耳。以上士民

爲治者不可變常道。言治者不可厭常談。

勤固勝怠。勤而非禮則勞。儉固勝奢。儉而非禮則偏。存小節而喪大體。君子不取也。

善爲教者反諸身。以上治教

怯不勝勇。勇不勝敬。

古之爲兵者。教之以孝弟忠信。惟恐其不君子也。後之爲兵者。教之以權謀變詐。惟恐其不小人也。
取民之財以養兵。不如使民自養之。易供也。用兵之力以衛民。不若使民自衛之。甘心也。以上兵財
順命如順親。保性如保子。養心若養苗。馭氣如馭馬。防欲如防川。待物如待寇。一言蔽之曰誠。

鏡固瑩塵則昧之水固清風則濁之塵去鏡明風息水止外物不干天性乃見

親疏固有情遠近固有勢貴賤固有分因其情順其勢明其分微而草木各得其所是吾道之所以爲異也。拂其情逆其勢忘其分閨門之內有所不行是墨氏之所以爲同也。吾道之異適以爲同墨氏之同祇以爲異。

德莫先於孝。孝莫難于保親之所與。庶人有身推之天子有天下有而保之。孝莫大焉。

陰陽之說勝則禮經廢。形相之說勝則心術喪。祿命之說勝則人事息。失之己求之天。君子不由也。由惡近善。蓬生于麻。由善近惡。絲涅于墨。

謂道爲難。若塗若川。謂道爲易。若天若淵。謂之易輕而失。謂之難畏而止。勿畏勿輕。學而已矣。文以明道。或以蔽道。傳以通經。或以亂經。學以知性。或以汨性。說日益新。理益日昧。

兼愛似仁。爲我似義。清靜寂滅似無思。無爲。

莫易欺于形。莫難欺于神。形視吾外。神視吾內。以上道學

未有欲有。既有欲其若無。未實欲實。既實欲其若虛。

君子不絕人之情。亦不徇人之情。

衆人徇利以犯難。賢者潔身以避害。載道以濟世。而不罹其患者。其惟聖人乎。以上聖賢

說齋文集

自古直道之行。本于正心誠意之間。顯于舉賢放佞之際。故伯益告舜。先以儆戒無虞。罔失法度。繼以任

賢勿貳。去邪勿疑。仲虺告湯。先以不邇聲色。不殖貨利。繼以德懋懋官。功懋懋賞。惟陛下防私如禦寇。存公道如護元氣。內察諸存心之初。勿使一毫或出于嗜好之私。而非先王之法度。外察諸用人之際。勿使一職或出于左右之譽。而拂天下之公議。倘有則斷而去之。既去則敬而守之。館職備對劄子。

荀卿有性惡之說。揚雄有善惡混之說。韓愈有上中下之說。性惡之說爲害尤大。世之言性惡者。皆以象藉口。吾觀象之行事。適足以見性之善。不知其惡也。象之往入舜宮。鬱陶之思。以僞爲也。忸怩之顏。以誠發也。欺形于言。愧形于色。象之本心。固知僞之不可爲也。其性豈不善哉。使象而性惡。則欺舜之言。居之必安。何愧之有。易言天地之情。則于咸。言天地之道。則于恒。至言天地之心。則必于復。蓋方羣陰剝陽。而至于六陰之用事。則天地之心。或幾乎隱。及一陽動于下。有來復之象。則天地之心。始可見。人之誘于物也。陰之剝也。俄然而復。陽之復也。象之忸怩。蓋其復性之際。復則不妄。至誠之道也。善言性者。當于復觀之。性論。

孟子書七篇。荀卿書二十二篇。觀其立言指事。根極理要。專以明王道。黜霸功。闢異端。息邪說。二書蓋相表裏。以吾觀之。孟子而用。必爲王者之佐。荀卿而用。不過霸者之佐。不可同日語也。王霸之異。自其外而觀之。王者爲仁義。霸者亦有仁義。王者有禮信。霸者亦有禮信。自其內而觀之。王者之心。一出於誠。故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霸者之心。雜出於詐。故假仁以爲利。利勝而仁衰。仗義以率人。人從而義廢。湯武桓文。由此分也。荀卿之書。若尊王而賤霸矣。乃言性。則曰本惡。其善者僞也。夫善可僞。則仁義禮信。何適而非僞也。四者既僞。何適而非霸者之心。吾以是知卿而用。必爲霸者之佐也。李斯之學。實出

于卿蓋卿有以啓之。或曰：卿之言曰：君子養心莫善于誠。又曰：誠者君子之所守而政事之本也。卿豈不知王道之出于誠哉？曰：子以爲誠者自外至耶？將在內耶？性者與生俱生，誠者天之道，非二物也。以性爲惡，則誠當自外入。外入則僞，惡觀所謂誠乎？吾觀告子先孟子不動心，又其言辨，幾與孟子埒。至于以義爲外，以性爲猶杞柳，故孟子力詆之。苟卿化性起僞之說，告子之儔也。苟卿論

卿謂聖人惡亂，故制禮。然則禮強人者也。惡亂故制樂，然則正聲乃矯揉而淫聲乃順其情者也。見禮樂之末而未揣其本，卽性惡之說。吾故謂告子之流，讀荀子禮樂二論。

天下有君子有中人，有小人，而釋老之說皆有以中其欲，報應禍福足以惑小人，超升解化足以移中人，清靜寂滅足以疑君子。小人曰：吾罪惡貫盈，飯僧可以免。吾覺戾山積，焚章可以禳。不惟此也，且可以致福，以增算。吾何爲而不從釋老也？中人曰：吾學釋而成，可以出入死生。吾學道而成，可以長生久視。與其溷濁世處俗塵，孰若自在而遊樂國，蟬蛻而登蓬瀛乎？吾何爲而不從釋老也？君子則曰：吾不取其教而取其道，吾不觀其外而觀其內。蓋其說深入乎死生性命之際，周盡乎天地鬼神之理，頗與吾周易合。至于披析示人，則又優于儒書，可以直造其本源，而不勞于積習。此說一立，而釋老之害，牢不可破。嗚乎！小人中人，旣不可以道理深責，而報應禍福超升解化之說，皆誕幻詭譎，不待攻而自破。至于君子，則吾道之所賴以傳，乃惑于疑似之際，蕩然莫返，吁！可悲矣。生死鬼神之理，惟聖人知之。道家欲不死，佛家欲無生，皆未之知也。聖人明幽明之故，原始反終，知死生之說，精氣遊魂，知鬼神之情狀，然不諄諄以告人。慮學者之不能無惑也。故子路問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問死，曰：未知生，焉知死。蓋以事人所以

事神。知生所以知死。不欲子路舍其常行而他求也。學者不求之易論語之間。而輕受愚夫之誑。平時高談。則曰吾學有所悟。及遇利害事。不能毫釐。往往易其所守。幾不能自立。乃曰吾學出世法。求其死而不亡者。噫。亦惑矣。昔孟子比楊墨以禽獸。爲其似是而非。今釋老者。爲己則一毛不拔。責人則摩頂放踵。是兼楊墨而爲之。其爲禽獸也大矣。釋老論

聖人之傳道。必以心。其端則始于至誠力學。後世求其說而不得。流入釋老。以爲道者。當超詣頓解。徑進于聖人之域。相與用心。不可測度之地。而學問修爲之功。幾于盡廢。捕風捉影。卒無分毫之得。曰吾之學。心學也。內以欺己。外以欺人。顏曾論

謝山唐說齋文鈔序曰。唐台州說齋。以經術史學負重名。于乾淳間。自爲朱子所糾。互相奏論。其力卒不勝朱子。而遂爲世所訾。方乾淳之學初起。說齋典禮經制本與東萊止齋齊名。其後浙東儒者。絕口不及。蓋以其公事得罪憲府。而要人爲之左袒者。遂以僞學詆朱子。并其師友淵源而毀之。固宜諸公之割席。而要人之所以爲說齋者。適以累之。可以爲天下後世任愛憎者戒也。詳考台州之案。其爲朱子所糾。未必盡枉。說齋之不能檢束子弟。固無以自解于君子。然彈文事狀多端。而以收守刻。苟楊王韓四書。未爲傷廉。其中或尙有可原者。况是時之官。非一跌不可復振者也。說齋旣被放。杜門著書以老。則其人非求富貴者。不可以一偏遽廢之。是吾長于善善之心也。予少時未見說齋之文。但從深寧困學紀。聞得其所引之言。皆有關於經世之學。深寧私淑于朱子者也。而津津如此。則已見昔人之有同心。說齋著書自六經解而下。共三百六十卷。文集又四十卷。今皆求之不可

得近于永樂大典中得其文若干首詩若干首鈔而編之以備南宋一家之言因爲論其人之本末或謂說齋自矜其博常詆朱子不識一字故朱子劾之或又言說齋不肯與同甫相下同甫構之于朱子此皆小人之言最爲可惡要之說齋之被糾所當存而不論而其言有可採者卽令朱子復起或亦以予言爲然也

說齋學侶

教授唐先生仲溫

主簿唐先生仲義合傳

唐仲溫仲義金華人皆說齋之兄也自其父侍御堯封以及說齋皆紹興名進士家庭之間日相師授仲溫饒州教授仲義樂平主簿參蘇平仲說

說齋門人

傅杏溪先生寅附子大東大原

傅寅字同叔義烏人也學者稱爲杏溪先生自少神骨清聳于經史百家悉能成誦比長益求異書讀之說齋唐先生講學于東陽吳葵之家先生之中表也因從之質疑問難皆有援據可反復說齋喜曰吾益友也及聞其升陞分陝之說語門人曰職方輿地盡在同叔腹中矣先生之於天文地理封建井田學校郊廟律曆軍制之類世儒置而不講者靡不研究根穴訂其僞謬資取甚博參驗甚精每事各爲一圖號曰羣書百考大愚呂先生見其禹貢圖曰是書可爲集先儒之大成矣嘗延之麗澤書院中列坐諸生揭

其圖使申言之。且曰以所能者教人。所不能者。理之所在。初無彼此。諸生弗以門戶之見。恥受教也。先生亦樂爲之盡。時人服大愚之善。下而益嘆先生之學之遠也。嘗舉文中子之說。人不里居。地不并授。終爲苟道。反覆太息。謂周禮太平之書。于時九等授田。家給人足。泉府之設。特以備凶荒。原非常用。况是書體有本末。用有先後。若大綱不舉。而獨行所謂國服爲息者。是猶取名方中百品之一而服之。及其害人。則曰爲是方者。固名醫也。熙寧諸賢。但知力攻青苗。而未知以此折之。是以不足以詘其說。故先生之書。于成周制。產分郊。作貢。授賦之說。尤詳。嘗徧遊江淮。縱觀六朝故迹。南北形勝。證諸史牒。而得其成敗興衰之故。歷歷如指諸掌。然自經制事功之學起。說者病其疏于踐履。而先生之教人。則謂下學上達。各有次第。舉而措之。尤非可以一蹴語者。故其教人。必先以小學。授以曲禮內則。少儀鄉黨諸篇。使其日用之間。與義理相發明。而知道之與器。未嘗相離也。先生精于古今軍制。而從未嘗教人讀兵書。曰胸中無論語。孟子爲之權衡。遽聞譎詐之言。則先入者爲主。害心術矣。蓋其所以學。與其所教者如此。家居非公事。不至官府。長吏之賢者。或造而問政。則盡言無隱。人有隱被其賜者。而未嘗洩也。所與交遊。其官至執政。或臺諫。則不復與之通問。州里有事。以身任之。而不辭。里中與馬師文孫居敬最相契。永嘉戴少望聞其名。執贄願交。大愚之登朝也。累以先生之學行爲言。黃文叔與彭止堂輩爭欲薦之。或言先生必不可屈。乃止。其後館于黃商伯之家。最久。賓主之間。日以義利相箴切。不爲無益之語。先生既不仕。無祿。又不屑治生產。商伯持浙西庾節。遺以錢五十萬。先生悉散于宗族鄰里。無所留。晚益貧。太守孟猷聞而嘆曰。不可使賢者飢餓于我土地。乃捐俸以倡。諸好義者爲買田築室于東陽之泉村。黨禍旣作。先生杜門不出。其

詩閒遠古淡。有淵明康節風。初說齋以其學孤行於東萊亦絕不通問。葉秀發朱質雖以呂氏弟子來學於唐而其統未合。朱子則互相糾奏。至先生始和齊斟酌。無復乖刺。先生諸子大東承其家學。敦懋有父風。而大原從慈湖楊先生遊。從子定學于朱門。一家之中。旁搜博採。不名一師。

主簿吳先生墓

吳葵字景陽。其家以貲雄于東陽。與郭氏埒。郭氏有西園南湖石洞三書院。招延呂成公薛象先之徒。教授子弟。而吳氏亦有安田書院。初則徐天民主之。已而唐說齋主之。皆攜弟子百餘人。以至遠近。驚愕先生。既從名師。儔經彙史。尤好遊。短棹獨往。一覽數州。葉水心仕江淮間。先生遊輒過之。水心爲之飯。問其所爲。笑而不答。杏溪先生傳寅者。說齋上座弟子。而先生之外弟也。忘年事之如師。杏溪家貧。先生爲之紀理其家。相與終身。不失尺寸。淳熙大荒。匝其居數十里。皆其所養生而送死也。累官通山縣簿。有聲。民皆化之。攝大冶縣。以德道民。大冶監利濟局。嘆曰。吾本無仕進意。今老矣。遂奉祠卒。水心爲志其墓。

知軍葉先生秀發

侍郎朱先生質。並見麗澤諸儒學案。

直言張荃翁先生端義。別見慈湖學案。

正言金先生式

金式字元度。金華人。從說齋遊。淳熙十一年進士。以右正言終。在官三十年。清貧如一日。鞏豐狀其行。謂金華之人傑。參嘉靖金華志。

杏溪家學說齋再傳

傅先生定

傅定字敬子杏溪先生兄子杏溪自程其子姓于學嚴而有節晚乃遣先生遠之建安受業文公之門文公集中有與傅敬子書即其人也參柳待制集

雲濠謹案黃晉卿記杏溪祠堂言先生受業朱門得其微言奧旨歸與諸弟共講云

杏溪門人

進士傅先生芷

傅芷字升可義烏人也淳熙五年進士精于經史之學為杏溪上弟子從遊之士極盛未仕而卒所著有南園詩文集二十卷南園講錄

卷六十一

徐陳諸儒學案表

徐誼	趙希館
永嘉金溪同調	丁黼
父泰亨	

黃中

別見麗澤諸儒學案

彭仲剛

錢文子

喬行簡

別見麗澤諸儒學案

永嘉同調

丁黼
見上宏父門人

曹翕

湯程

陳葵

附師魏益之
金溪同調

徐陳諸儒學案

祖望謹案三陸先生講學時最同調者平陽徐先生子宜青田陳先生叔向也陸氏之譜竟引平陽為弟子則又謬矣述徐陳諸儒學案梓材案是卷為謝山所特立序錄原底作徐陳二先生學案定刊本則稱徐陳諸儒蓋忠文後益以錢白石故易其稱又案一本作平陽學案

陳陸同調

忠文徐宏父先生誼

宋元學案 十五 徐陳諸儒學案

徐誼字子宜一字宏父溫州平陽人乾道八年進士由池州教授敷歷清要事孝光寧三宗入爲刑部侍郎出爲寶謨閣待制江淮制置使移鎮隆興府而卒諡忠文中忤韓侂胄貶南安軍婺州流離十年而後得釋葉水心誌其墓曰諸儒雖爭爲性命之學然而固滯于語言播流于偏末多茫昧影響而已及公以悟爲宗懸解昭徹近取日用之內爲學者開示修證所緣至于形廢心死神視氣聽如靜中震霆冥外朗日無不洗然自以爲有得也參玩茲語似亦近禪而當時諸儒學術亦因可見矣封信安郡公趙希錡其門人也

梓材謹案先生傳黃氏原本列金溪學案其傳云先生稟學象山有省同赴南宮試論出天地之性人爲貴象山視其文曰某欲說底却被子宜道盡但某所以自得受用底子宜卻無先生謂象山曰與晦翁月餘說話都不討落著與先生說話一句卽討落著是說猶沿象山年譜故以先生爲陸氏門人而謝山不以爲然

附錄

舒廣平答先生書曰吾人平生所志期不負所學中都臭味頗薰炙人造道如子宜知不可汨要須惟日孳孳簡易明白以滌盡利祿境庶此志獲申

謝山奉臨川帖子二曰陸子之教大行于浙河以東顧一時稱祭酒者必首四明四先生慈湖之祭徐忠文也自言其見陸子實因忠文之力水心作忠文墓志言公以悟爲宗云云此忠文有合于陸學之實錄而宋史略而不書得閣下表而出之善已然忠文之爲陸學固也其竟爲陸氏弟子則書

傳未有明文。黃氏曰鈔謂忠文見陸子天地之性人爲貴論。因令慈湖師陸子。與慈湖祭文合。然則忠文未嘗師陸子矣。而年譜有忠文侍學之語。恐未可據。

永嘉同調

少卿錢白石先生文字

錢文子字季文。樂清人也。乾淳之際。永嘉諸儒林立。先生徧從之遊。而于徐忠文公宏父尤契。入太學。有盛名。嘉定後。諸儒無一存者。先生歸。然爲正學宗師。以太學兩優釋褐。仕至宗正少卿。學者稱爲白石先生。所著有白石詩傳。雲濠案謝山劄記白石詩傳二十卷。其門人曰喬行簡。丁黼。曹鹵。湯程。

金溪同調

縣令陳叔向先生葵附師魏益之

陳葵字叔向。處州青田人。自少篤學。至老不倦。舉隆興進士。知平陽縣。居官廉介。師事魏益之。水心志其墓曰。君旣與魏益之遊。每恨志慮昏而無所明。記憶煩而不足賴。益之因教以盡棄所懷。獨立于物之初。未久。忽大悟。洪纖大小。高下曲直。皆髣髴若有見焉。自是以師道歸益之。且疑呂伯恭誦書徒多。朱元晦修方不療。時呂公已下世矣。朱公雖論未合。然重其辭直無隱。士有比君所者。必使往從之。曰。可以寡過也。昔孔子稱憤啓悱發。舉一而反三。而孟子亦言充其四端。至于能保四海。往往近于今之所謂悟者。然仁必有方。道必有等。未有一造而盡獲也。一造而盡獲。佛氏之妄也。叔向培包蒙之鑰。遊于廣大。而常自言用功益難。進道愈遠。古人今人。皆未可輕議。其厲志勇猛。蓋不以悟自足也。然則先生之學。亦或有異。

于其師者與。從黃氏補本錄入。

梓材謹案此傳黃氏補本亦附金溪卷末。以謝山彙底佚此。據以補之。

宏父門人

少保趙時隱先生希館

趙希館字君錫。太祖九世孫也。南渡後居常山。少從父官衡陽。嘗有聞于陳文節公止齋。而卒受業于徐忠文公宏父。雅以寒素自居。力貧苦學。借書鈔誦。成慶元二年進士。釋褐汀州司戶。時峒寇李元礪出沒汀贛間。軍且至。寮佐集議守城。先生下坐無一語。守異之。曰。不言得無有見乎。先生曰。守城非策也。距城三十里。有關曰古城。若扼其衝。賊不足慮矣。守曰。卽以付君。時先生以宗子初入官。皆爲危之。至關審形勢。明斥堠。賊遣諜。至先生得諜。縱其舉火相示。而羸師以誤之。夜半賊數百銜枚至。先生嚴兵以待。賊至矢石雨下。無一免者。餘黨聞風而遁。軍還。老幼羅拜相屬。先生由他道避之。論功卽拜本州推官。調夔州運司屬官。掌大寧鹽井事。清積負。却羨餘。知玉山縣。召對。首言民力困于貪吏。軍力困于僨帥。國家之力。則外困于歸附之卒。內困于浮沈之費。次論四蜀銓注科舉之敝。次論大寧鹽井本末。寧宗嘉納。除大理丞。遷大宗正丞。權工部郎。宗姓多貧。而始生有訓名。爲人後有過禮。吏受賕無藝。莫敢自陳。先生白其長。推行之。已而以宗室換班授吉州刺史。提舉宮觀。輪對。首論今日多事之際。而未有辦事之人。朝紳清選也。以緘默爲鄭重。以刻薄爲舉職。以無所可否爲得體。闔寄重任也。以大言爲有志。以使過爲知恩。以不待指授于朝廷爲有才。臣非敢厚誣天下。所憂在選擇未得其道。器使未當其才。次論宗學之建。朝廷美

意也。校定法不視太學而視武學。外舍優校必待公試中選而後升。一請一免而不得援永免例。已陞內舍。胄監前名而不得注諸州教授。名爲重之。實則薄之。恐非風厲之本旨也。累遷安德軍承宣使。引對言初政在明君道。總治統收人心。理宗動容曰。卿所陳於初政所繫尤切。次年論祠祭不蠲。禁衛不肅。晉節度使。封信安郡公。以足疾臥家。累歲而卒。贈少保。信安郡王。先生風姿凝重。胸抱魁壘。揚人之善。不記人之過。急人之難。不忘人之恩。其仕夔也。安沂公丙一見異之。解佩玉以贈。且欲舉之。先生辭。以及格沂公曰。然則使我有失士之恨。盍勉諸所親。曰。有母黨。可然不敢專。沂公曰。君謂之可則可矣。竟舉而勉之。時人兩賢之。旣換班。自號時隱居士。祁寒盛暑未嘗謁告。或以爲太自苦。曰。吾乃媿報稱之難也。如并廢之。若此心何。衣食僅足。不置妾侍。故訓詞有云。爵祿褒嘉不改儒生之習。威儀謹飭。蔚爲朝著之華。蓋實錄也。從蔣氏所藏彙底錄入。

恭愍丁延溪先生黼父泰亨

丁黼字文伯。故徐州人也。漢說易大師將軍寬之後。世居沛碭間。南渡後。徐爲戰地。先生曾大父執中卜居青陽。尋遷石埭。家世忠孝。雖南遷三世。時望歸故土。不治產業。其大父嘗夢神告之曰。若死葬于延溪寺右。三紀之後必昌。又三十年而生先生。年十四已知爲學之要。父泰亨宿儒也。自教之。已而平陽徐忠文公誼教授池州。父挈先生共往從焉。忠文以老友待之。留與共訓。後進而授先生以語孟學庸大旨。聖賢修己治人之學。永嘉錢宗正文子亦碩儒。先生由忠文以見之。得其經學。先生氣竦神悟。誦言觀行。遂爲忠文門下第一。成淳熙進士。枋臣當國。賢士多沈下僚。時天下所稱爲正學直道者。鶴山平齋西山皆

重先生而鶴山尤契。嘗曰：忠肝義膽，霜明玉潔，足以廉頑立懦也。曰：吾交文伯二十年，真端人也。嘗聞張行父之賢，亟求見之。叩以南軒之學，以爭濟邸事，干宰相，怒被逐，宰相死，召還，累官軍器監，數上封事，言大臣不法事，累進累蹶，以直祕閣知信州、吉州，皆有聲。西山爲江西安撫，薦之，詔遷提刑，尋充四川夔州路安撫使，兼知夔州。時崔菊坡方帥四川，聞先生至，喜贈詩。所云同志晨星少，孤愁暮雨多者也。先生澹夔，疏上十事，夔大治。乃以右文殿修撰充廣西副制置使，守靜江。尋以四川副制置使守成都。自嘉定端平以來，諸碩儒講學者，亦間或得大用于朝，然率不久輒去。至是零落且盡，而先生獨存。又棄之巖疆，以陷之死，時蜀事以極壞，先生延李微之于幕，力行寬大之政，蜀人戴之如父母。而知事之必不可支也。乃遣其家屬南歸，曰：無以老子爲念。嘉熙三年，北兵自新井大入，先生乃守大小城，飛山移屯，盡撥隸文龍帳，犀牌丁不滿七百。北兵詐用宋將旗幟，城中以爲潰兵也，以榜招之，已而知其非，或勸先生以自全計。先生笑而不答，曰：吾爲副元帥，死其分也，不可使丁氏無後。且留館甥以收吾骨，整兵夜出城南，遂戰于石筍街，衆散且盡。先生入城，率其親信侍從數十人巷戰，寮屬惟參議官楊大異一人力竭皆死之。大異復蘇得免，事聞，賜祠，贈恤如制，諡恭愍。所著有延溪集、六經辨、正疑問諸史考。

祖望謹案：先生以平陽高弟，徧候諸儒，伯仲真魏之間。晚年埋血沙場，大節凜然而宋史附之忠義傳末，不詳其籍里，不志其生平。讀者茫然，荒略未有如此之甚者。予少有志于改正宋史，曾從永樂大典鈔得先生別傳一篇，十年以來，忽忽失去，昏志不能追憶，僅約略其大概，列之學案，而其言之詳不復能舉矣。又嘗見先生作范文正公祠記，其中謂池州實有長山文正之母，晚適朱氏，實爲

池人未可竟指爲淄州之長山其文亦朗朗有法

附錄

吳鶴林曰。恭愍生平忠雅端靖。持論侃然。寧避烏臺之官。而不肯有一毫欺詐之事。寧嬰黃閣之怒。而未嘗少怠其阿護善類之心。于義利之界限。辨之尤明。死國未幾。制府參謀。□翊雍容就義。文南守相。□銳。□汝薈慘怛。血戰而死。皆其英風義魄所風厲也。

修撰黃先生中

黃中字仲庸。平陽人也。成紹熙進士。爲館職。肆力於學。時徐忠文公方起平陽。于永嘉諸儒中。又別爲一家。先生從之遊。嘗與朱子往復論學。欲實地用功。不徒託之空言而已。學禁方嚴。先生校藝漕闈。發策云。平居不以利祿入其心。培植涵養。如木有根。水有源。用之則回。旣倒之狂瀾。不用則唱和寂寞之濱。亦足名世。任此責者誰與。朱子見之。嘆曰。近年此等議論。令人嘆服。累遷起居舍人。兼侍講。敷陳剴切。寧宗曰。朕正倚毗卿。前後三十餘疏。當路不喜。出知袁州。徙泉州。進右文殿修撰。卒。平陽弟子以先生爲第一。提舉彭先生仲剛。別見麗澤諸儒學案。

白石門人

文惠喬孔山先生行簡。別見麗澤諸儒學案。

恭愍丁延溪先生黼。見上宏父門人。

文恭曹東畝先生翀。

曹鹵字西士瑞安人文肅公叔遠族子也少從錢白石學登嘉泰二年進士第授安吉州教授調重慶府司法參軍郡守度正欲薦之辭曰章司錄母老請先之正敬嘆改知建昌縣復故尙書李公擇山房建齋舍以處諸生擢祕書丞兼倉部郎官出爲浙西提舉常平陳和糴折納之敝建虎邱書院以祀尹和靖移浙東提點刑獄寒食放囚歸祀其先囚感泣如期至召爲左司諫與王萬郭磊卿徐清叟俱負直聲當時號嘉熙四諫上疏言立太子厚倫紀以弭火災又論余天錫李明復之過迂旨遷起居郎進禮部侍郎不拜疏七上進古詩以寓規正久之起知福州再以侍郎召爲臺臣所沮而止遂守寶章閣待制致仕卒諡文恭參史傳

雲濠謹案先生號東畝見程撫州士龍所作劉寶山先生行狀

縣尹湯先生程

湯程與喬行簡同門爲縣尹嘗爲喬述白石病革時言曰吾於詩傳尙多欲有所更定云參喬孔山文集梓材謹案喬文惠序白石詩傳前云同門湯尹程後云訪求于湯尹之姪時大俾借詒釋刻諸郡齋謂之湯尹故知其爲縣尹也

卷六十二

西山蔡氏學案表

蔡元定	子淵	孫格
父發 晦翁門人		陳光祖 子沂別見北溪學案
延平白水籍		翁泳
溪屏山再傳		熊剛大
元城龜山譙 氏武夷豫章		葉采 別見木鍾
三傳 涑水二程四 傳		熊慶冑
		徐幾 並見西山真氏學案
		熊酉
		何雲源 別見九峯學案
	子沆	
	子沈 別爲九峯學案	
	朱塾	
	朱塾 並見晦翁學案	
	楊至 別見滄洲諸儒學案	

樓鑰 別見邱劉諸儒學案

劉燾

劉炳

劉砥

劉礪 並見滄洲諸儒學案

並西山學侶

西山蔡氏學案

祖望謹案西山蔡文節公領袖朱門。然其律呂象數之學。蓋得之其家庭之傳。惜夫翁季錄之不存也。述西山蔡氏學案。梓材案文節傳原附晦翁學案。謝山始別爲西山蔡氏學案。

晦翁門人劉李再傳

文節蔡西山先生元定父發

蔡元定字季通。建之建陽人。父發博覽羣書。號牧堂老人。以程氏語錄邵氏經世張氏正蒙授先生。曰此孔子正脈也。先生深涵其義。既長。辨晰益精。聞朱文公名。往師之。文公叩其學。大驚曰。此吾老友也。不當在弟子列。四方來學者。必俾先從先生質正焉。從臣尤公袤。楊公萬里。薦堅以疾辭。慶元初年。韓侂胄禁

僞學御史沈繼祖奏朱熹剽竊張載程頤之餘論。寓以喫菜事魔之妖術。以簧鼓後進。張浮駕誕。私立品題。收召四方無行誼之徒。以益其黨伍。相與餐粗食淡衣。褻帶博潛形匿跡。如鬼如蜮。其徒蔡元定佐之。爲妖乞送別州編管。先生曰。化性起僞。惡得無罪。遂謫道州郡縣捕甚急。先生毅然上道。文公與諸所從遊百餘人。送別蕭寺。坐客感嘆有泣下者。文公視先生不異平時。因曰。友朋相愛之情。季通不挫之志。可謂兩得之矣。杖屨同其子。沈行三千里。脚爲流血。至春陵。遠近從者日衆。或謂宜謝生徒。先生曰。彼以學來。何忍拒之。若有禍患。亦非閉門塞竇所能避也。貽書訓諸子曰。獨行不愧影。獨寢不愧衾。勿以吾得罪。故遂懈。一日。謂沈曰。可謝客。吾欲安靜以還造化舊物。閱三日。卒于貶所。嘉定三年。贈迪功郎。諡文節。先生從文公遊最久。精識博聞。同輩皆不能及。尤長于天文地理樂律曆數兵陳之說。凡古書盤錯肯綮。學者讀之。不能以句。先生爬梳剖析。細入秋毫。莫不暢達。文公嘗曰。人讀易書難。季通讀難書易。又曰。造化微妙。惟深于理者能識之。吾與季通言而不厭也。先生處家以孝弟忠信儀刑子孫。而其教人也。以性與天道爲先。自本而支。自源而流。聞者莫不興起。所著有大衍詳說律呂新書燕樂原辨皇極經世太玄潛虛指要洪範解八陣圖說子淵沆沈並躬耕不仕。

西山律呂新書

律呂本原

黃鍾第一以漢志斛銘文定

長九寸空圍九分積八百一十分。

黃鍾者。陽聲之始。陽氣之動也。故其數九。分寸之數。具于聲氣之元。不可得而見。及斷竹爲管。吹之而聲和。候之而氣應。而後數始形焉。均其長。得九寸。審其圍。得九分。此章凡言分者。皆十分寸之一。積其實得八百一十分。是爲律本。度量權衡。于是而受法。十一律由是而損益。

黃鍾之實。第二以淮南子漢前志定其寸分釐毫絲之法。以律書生鍾分定。

子一 黃鍾之律

丑三 爲絲法

寅九 爲寸數

卯二十七 爲毫法

辰八十一 爲分數

巳二百四十三 爲釐法

午七百二十九 爲釐數

未二千一百八十七 爲分法

申六千五百六十一 爲毫數

酉一萬九千六百八十三 爲寸法

戌五萬九千四十九 爲絲數

亥一十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 黃鍾之實

案黃鍾九寸以三分爲損益故以三歷十二辰得一十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爲黃鍾之實其十二辰所得之數在子寅辰午申戌六陽辰爲黃鍾寸分釐毫絲之數在亥酉未巳卯丑六陰辰爲黃鍾寸分釐毫絲之法其寸分釐毫絲之法皆用九數故九絲爲毫九毫爲釐九釐爲分九分爲寸由是三分損益以生十一律焉或曰徑圍之分以十爲法而相生之分釐毫絲以九爲法何也曰以十爲法者天地之全數也以九爲法者因三分損益而立也

黃鍾生十一律第三

子一分

一爲九寸

丑三分二

一爲三寸

寅九分八

一爲一寸

卯二十七分十六

三爲一寸 一爲三分

辰八十一分六十四

九爲一寸 一爲一分

巳二百四十三分一百二十八

二十七爲一寸 三爲一分 一爲三釐

午七百二十九分五百一十二

八十一爲一寸 九爲一分 一爲一釐

未二千一百八十七分一千二十四

二百四十三爲一寸 二十七爲一分 三爲一釐 一爲三毫

申六千五百六十一分四千九十六

七百二十九爲一寸 八十一爲一分 九爲一釐 一爲一毫

酉一萬九千六百八十三分八千一百九十二

二千一百八十七爲一寸 二百四十三爲一分 二十七爲一釐 三爲一毫 一爲三絲

戌五萬九千四十九分三萬二千七百六十八

六千五百六十一爲一寸 七百二十九爲一分 八十一爲一釐 九爲一毫 一爲一絲

亥一十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分六萬五千五百三十六

一萬九千六百八十三爲一寸 二千一百八十七爲一分 二百四十三爲一釐 二十七爲一毫

三爲一絲 一爲三忽

案黃鍾生十一律子寅辰午申戌六陽辰皆下生丑卯巳未酉亥六陰辰皆上生其上以三歷十二辰

者皆黃鍾之全數。其下陰數以倍者，即算法倍其實三分本律而損其一也。陽數以四者，即算法四其實三分本律而增其一也。六陽辰當位自得，六陰辰則居其衝。其林鐘南呂應鍾三呂在陰，無所增損。其大呂夾鍾仲呂三呂在陽，則用倍數。方與十二月之氣相應。蓋陰之從陽，自然之理也。

十二律之實第四

子黃鍾十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

全九寸 半無

丑林鍾十一萬八千九十八

全六寸 半三寸不用

寅太簇十五萬七千四百六十四

全八寸 半四寸

卯南呂十萬四千九百七十六

全五寸三分 半二寸六分不用

辰姑洗十三萬九千九百六十八

全七寸一分 半三寸五分

巳應鍾九萬三千三百一十二

全四寸六分六釐 半二寸三分三釐不用

午蕤賓十二萬四千四百一十六

全六寸二分八釐 半三寸一分四釐

未大呂十六萬五千八百八十八

全八寸三分七釐六毫 半四寸一分八釐三毫

申夷則十一萬五千九百九十二

全五寸五分五釐一毫 半二寸七分二釐五毫

酉夾鍾十四萬七千四百五十六

全七寸四分三釐七毫三絲 半三寸六分六釐三毫六絲

戌無射九萬八千三百四

全四寸八分八釐四毫八絲 半二寸四分四釐二毫四絲

亥仲呂十三萬一千七十二

全六寸五分八釐三毫四絲六忽餘二算 半三寸二分八釐六毫二絲三忽

案十二律之實約以寸法則黃鍾林鍾太簇得全寸約以分法則南呂姑洗得全分約以釐法則應鍾蕤賓得全釐約以毫法則大呂夷則得全毫約以絲法則夾鍾無射得全絲至仲呂之實十三萬一千七十二以三分之不盡二算其數不行此律之所以止于十二也

變律第五

黃鍾十七萬四千七百六十二小分四百八十六

全八寸七分八釐一毫六絲二忽不用 半四寸三分八釐五毫三絲一忽

林鍾十一萬六千五百八十八小分三百二十四

全五寸八分二釐四毫一絲一忽三初 半二寸八分五釐六毫五絲六初

太簇十五萬五千三百四十四小分四百三十二

全七寸八分二毫四絲四忽七初不用 半三寸八分四釐五毫六絲六忽八初

南呂十萬三千五百六十三小分四十五

全五寸二分三釐一毫六絲一初六秒 半二寸五分六釐七絲四忽五初三秒

姑洗十三萬八千八十四小分六十

全七寸一釐二毫二絲二初二秒不用 半三寸四分五釐一毫一絲一初一秒

應鍾九萬二千五十六小分四十

全四寸六分七毫四絲三忽一初四秒餘一算 半二寸三分三毫六絲六忽六秒強不用

案十二律各自爲宮。以生五聲二變。其黃鍾林鍾太簇南呂姑洗應鍾六律。則能具足。至蕤賓大呂夷則夾鍾無射仲呂六律。則取黃鍾林鍾太簇南呂姑洗應鍾六律之聲。少下不和。故有變律。變律者。其聲近正。而稍高于正律也。然仲呂之實十三萬一千七十二。以三分之不盡。二算既不可行。當有以通之。律當變者有六。故置一而六三之。得七百二十九。以七百二十九因仲呂之實十三萬一千七十二。

爲九千五百五十五萬一千四百八十八三分損益。再生黃鍾林鍾太簇南呂姑洗應鍾六律。又以七百二十九歸之。以從十二律之數。紀其餘分。以爲忽秒。然後洪纖高下。不相奪倫。至應鍾之實六千七百一十萬八千八百六十四。以三分之。又不盡。一算數又不可行。此變律之所以止于六也。變律非正律。故不爲宮也。

律生五聲圖第六

宮聲八十一 商聲七十二 角聲六十四 徵聲五十四 羽聲四十八

案黃鍾之數九八十一。是爲五聲之本。三分損益。以下生徵。徵三分益一。以上生商。商三分損一。以下生羽。羽三分益一。以上生角。至角生之數六十四。以三分之不盡。一算數不可行。此聲之數所以止于五也。或曰。此黃鍾一均五聲之數。他律不然。曰。置本律之實以九九。因之三分損益。以爲五聲。再以下生之。實約之。則宮固八十一。商亦七十二。角亦六十四。徵亦五十四。羽亦四十八矣。

變聲第七

變宮聲四十二小分六 尊徵聲五十六小分八

案五聲宮與商。商與角。徵與羽。相去各一律。至角與徵。羽與宮。相去乃二律。相去一律。則音節和。相去二律。則音節遠。故角徵之間。近徵收一聲。比徵少下。故謂之變徵。羽宮之間。近宮收一聲。少高于宮。故謂之變宮也。角聲之實六十有四。以三分之不盡。一算既不可行。當有以通之。聲之變者二。故置一而兩三之。得九。以九因爲聲之實六十有四。得五百七十六。三分損益。再生變徵變宮二聲。以九歸之。以

從五聲之數。存其餘數。以爲強弱。至變徵之數五百一十二。以三分之。又不盡。二算其數。又不行。此變聲之所以止于二也。變宮變徵。宮不成宮。徵不成徵。古人謂之和繆。又曰。所以濟五聲之不及也。變聲非正。故不爲調也。

八十四聲圖第八 正律墨書 半聲朱書

十一月黃鍾宮

六月林鍾宮黃鍾徵

正月太簇宮林鍾〔徵〕黃鍾商

八月南呂宮太簇徵林鍾商黃鍾羽

三月姑洗宮南呂〔徵〕太簇商林鍾〔羽〕黃鍾角

十月應鍾宮姑洗徵南呂商太簇羽林鍾角 黃鍾變宮

五月蕤賓宮應鍾〔徵〕姑洗商南呂〔羽〕太簇角 林鍾黃鍾變宮變徵

十二月大呂宮蕤賓〔徵〕應鍾〔商〕姑洗〔羽〕南呂〔角〕 太簇林鍾變宮變徵

七月夷則宮大呂徵蕤賓商應鍾〔羽〕姑洗角 南呂太簇變宮變徵

二月夾鍾宮夷則〔徵〕大呂〔商〕蕤賓〔羽〕應鍾〔角〕 姑洗南呂變宮變徵

九月無射宮夾鍾徵夷則商大呂羽蕤賓角 應鍾姑洗變宮變徵

四月仲呂宮無射〔徵〕夾鍾商夷則〔羽〕大呂角 蕤賓應鍾變宮變徵

〔黃鍾變〕〔仲呂〕徵〔無射〕商〔夾鍾〕羽〔夷則〕角

〔林鍾變〕〔仲呂商〕〔無射〕羽〔夾鍾角〕

〔太簇變〕〔仲呂〕羽〔無射〕角

〔南呂變〕〔仲呂角〕

〔姑洗變〕

〔應鍾變〕

案律呂之數往而不返故黃鍾不復爲他律役所用七聲皆正律無空積忽微自林鍾而下則有半聲大呂太簇一半聲夾鍾姑洗二半聲蕤賓林鍾四半聲夷則南呂五半聲無射應鍾六半聲仲呂爲十二律之窮三半聲自蕤賓而下則有變律蕤賓一變律大呂二變律夷則三變律夾鍾四變律無射五變律仲呂六變律皆有空積忽微不得其正故黃鍾獨爲聲氣之元雖十二律八十四聲皆黃鍾所生然黃鍾一均所謂純粹中之純粹者也八十四聲正律六十三變律二十一六十三者九七之數也二十一者三七之數也

六十調圖第九 以周禮淮南子禮記鄭氏註孔氏正義定

黃鍾宮	宮	商	角	變	徵	徵	羽	變	宮
黃正		太正	姑正	蕤正	林正	南正	應正		

無射商	夷則角	仲呂徵	夾鍾羽	大呂宮	應鍾商	南呂角	蕤賓徵	姑洗羽	太簇宮	黃鍾商	無射角	林鍾徵	仲呂羽
無正	夷正	仲正	夾正	大正	應正	南正	蕤正	姑正	太正	黃正	無正	林正	仲正
[黃]變半	無正	[林]變	仲正	夾正	大[半]	應正	夷[半]	蕤正	姑正	太正	[黃]變半	南正	[林]變
[太]變半	[黃]變半	[南]變	[林]變	仲正	夾[半]	大[半]	無正	夷正	蕤正	姑正	[太]變半	應正	[南]變
[姑]變半	[太]變半	[應]變	[南]變	[林]變	仲[半]	夾[半]	[黃]變半	無正	夷正	蕤正	姑正	大[半]	[應]變
仲[半]	夾[半]	[黃]變半	無正	夷正	蕤[半]	姑[半]	大[半]	應正	南正	林正	仲[半]	太[半]	[黃]變半
[林]變半	仲[半]	[太]變半	[黃]變半	無正	夷[半]	蕤[半]	夷[半]	大[半]	應正	南正	[林]變半	姑[半]	[太]變半
[南]變半	[林]變半	[姑]變半	[太]變半	[黃]變半	無[半]	夷[半]	無[半]	夾[半]	大[半]	應正	南正	蕤[半]	[姑]變半

夾鍾宮	大呂商	應鍾角	夷則徵	蕤賓羽	姑洗宮	太簇商	黃鍾角	南呂徵	林鍾羽	仲呂宮	夾鍾商	大呂角	無射徵
夾 <small>正</small>	大 <small>正</small>	應 <small>正</small>	夷 <small>正</small>	蕤 <small>正</small>	姑 <small>正</small>	太 <small>正</small>	黃 <small>正</small>	南 <small>正</small>	林 <small>正</small>	仲 <small>正</small>	夾 <small>正</small>	大 <small>正</small>	無 <small>正</small>
仲 <small>正</small>	夾 <small>正</small>	大 <small>正</small>	無 <small>正</small>	夷 <small>正</small>	蕤 <small>正</small>	姑 <small>正</small>	太 <small>正</small>	應 <small>正</small>	南 <small>正</small>	林 <small>正</small>	仲 <small>正</small>	夾 <small>正</small>	黃 <small>正</small>
〔林〕 <small>〔變〕</small>	仲 <small>正</small>	夾 <small>正</small>	〔黃〕 <small>〔半變〕</small>	無 <small>正</small>	夷 <small>正</small>	蕤 <small>正</small>	姑 <small>正</small>	大 <small>正</small>	應 <small>正</small>	南 <small>正</small>	林 <small>正</small>	仲 <small>正</small>	〔太〕 <small>〔半變〕</small>
〔南〕 <small>〔變〕</small>	〔林〕 <small>〔變〕</small>	仲 <small>正</small>	〔太〕 <small>〔半變〕</small>	無 <small>正</small>	夷 <small>正</small>	蕤 <small>正</small>	姑 <small>正</small>	夾 <small>正</small>	大 <small>正</small>	應 <small>正</small>	南 <small>正</small>	林 <small>正</small>	姑 <small>正</small>
無 <small>正</small>	夷 <small>正</small>	蕤 <small>正</small>	夾 <small>正</small>	大 <small>正</small>	應 <small>正</small>	南 <small>正</small>	林 <small>正</small>	姑 <small>正</small>	太 <small>正</small>	大 <small>正</small>	應 <small>正</small>	南 <small>正</small>	仲 <small>正</small>
〔黃〕 <small>〔半變〕</small>	無 <small>正</small>	夷 <small>正</small>	仲 <small>正</small>	夾 <small>正</small>	大 <small>正</small>	應 <small>正</small>	南 <small>正</small>	蕤 <small>正</small>	姑 <small>正</small>	太 <small>正</small>	大 <small>正</small>	應 <small>正</small>	〔林〕 <small>〔半變〕</small>
〔太〕 <small>〔半變〕</small>	〔黃〕 <small>〔半變〕</small>	夷 <small>正</small>	〔林〕 <small>〔變〕</small>	無 <small>正</small>	大 <small>正</small>	應 <small>正</small>	南 <small>正</small>	夷 <small>正</small>	蕤 <small>正</small>	姑 <small>正</small>	太 <small>正</small>	大 <small>正</small>	〔南〕 <small>〔半變〕</small>
無 <small>正</small>	〔黃〕 <small>〔半變〕</small>	〔太〕 <small>〔半變〕</small>	〔姑〕 <small>〔半變〕</small>	蕤 <small>正</small>	夷 <small>正</small>	應 <small>正</small>	大 <small>正</small>	夾 <small>正</small>	仲 <small>正</small>	林 <small>正</small>	無 <small>正</small>	夷 <small>正</small>	〔林〕 <small>〔半變〕</small>
〔太〕 <small>〔半變〕</small>	〔黃〕 <small>〔半變〕</small>	無 <small>正</small>	〔林〕 <small>〔變〕</small>	仲 <small>正</small>	夾 <small>正</small>	大 <small>正</small>	應 <small>正</small>	南 <small>正</small>	蕤 <small>正</small>	姑 <small>正</small>	太 <small>正</small>	大 <small>正</small>	〔南〕 <small>〔半變〕</small>
〔黃〕 <small>〔半變〕</small>	〔太〕 <small>〔半變〕</small>	〔姑〕 <small>〔半變〕</small>	〔林〕 <small>〔變〕</small>	無 <small>正</small>	夷 <small>正</small>	應 <small>正</small>	大 <small>正</small>	夾 <small>正</small>	仲 <small>正</small>	林 <small>正</small>	無 <small>正</small>	夷 <small>正</small>	〔林〕 <small>〔半變〕</small>
〔太〕 <small>〔半變〕</small>	〔黃〕 <small>〔半變〕</small>	〔姑〕 <small>〔半變〕</small>	〔林〕 <small>〔變〕</small>	無 <small>正</small>	夷 <small>正</small>	應 <small>正</small>	大 <small>正</small>	夾 <small>正</small>	仲 <small>正</small>	林 <small>正</small>	無 <small>正</small>	夷 <small>正</small>	〔林〕 <small>〔半變〕</small>

夷則羽	蕤賓宮	姑洗商	太簇角	應鍾徵	南呂羽	林鍾宮	仲呂商	夾鍾角	黃鍾徵	無射羽	夷則宮	蕤賓商	姑洗角
夷正	蕤正	姑正	大正	應正	南正	林正	仲正	夾正	黃正	無正	夷正	蕤正	姑正
無正	夷〔半〕	蕤正	姑正	大〔半〕	應正	南正	〔林〕〔變〕	仲正	太正	〔黃〕半變	無正	夷〔半〕	蕤正
〔黃〕半變	無正	夷正	蕤正	夾〔半〕	大〔半〕	應正	〔南〕〔變〕	〔林〕〔變〕	姑正	〔太〕半變	〔黃〕半變	無正	夷正
〔太〕半變	〔黃〕半變	無正	夷正	仲〔半〕	大〔半〕	大〔半〕	〔應〕〔變〕	〔南〕〔變〕	蕤正	〔姑〕半變	〔太〕半變	〔黃〕半變	無正
夾〔半〕	大〔半〕	應正	南正	蕤〔半〕	姑〔半〕	太〔半〕	〔黃〕半變	無正	林正	仲〔半〕	夾〔半〕	大〔半〕	應正
仲〔半〕	夾〔半〕	大〔半〕	應正	夷〔半〕	蕤〔半〕	姑〔半〕	〔太〕半變	〔黃〕半變	南正	〔林〕半變	仲〔半〕	夾〔半〕	大〔半〕
〔林〕半變	仲〔半〕	大〔半〕	大〔半〕	無〔半〕	夷〔半〕	蕤〔半〕	〔姑〕半變	〔太〕半變	應正	〔南〕半變	〔林〕半變	仲〔半〕	夾〔半〕

南呂商	應鍾宮	大呂羽	夾鍾徵	蕤賓角	夷則商	無射宮	黃鍾羽	太簇徵	仲呂角	林鍾商	南呂宮	應鍾羽	大呂徵
南正	應正	大正	夾正	蕤正	夷正	無正	黃正	太正	仲正	林正	南正	應正	大正
應正	大〔半〕	夾正	仲正	夷〔半〕	無正	〔黃〕半變	太正	姑正	〔林〕〔變〕	南正	應正	大〔半〕	夾正
大〔半〕	夾〔半〕	仲正	〔林〕	無正	〔黃〕半變	〔太〕半變	姑正	蕤正	〔南〕〔變〕	應正	大〔半〕	夾〔半〕	仲正
夾〔半〕	仲〔半〕	〔林〕〔變〕	〔南〕〔變〕	〔黃〕半變	〔太〕半變	〔姑〕半變	蕤正	夷正	〔應〕〔變〕	大〔半〕	夾〔半〕	仲〔半〕	〔林〕〔變〕
姑〔半〕	蕤〔半〕	夷正	無正	大〔半〕	夾〔半〕	仲〔半〕	林正	南正	〔黃〕半變	太〔半〕	姑〔半〕	蕤〔半〕	夷正
蕤〔半〕	夷〔半〕	無正	〔黃〕半變	夾〔半〕	〔仲〕半變	〔林〕半變	南正	應正	〔大〕半變	姑〔半〕	蕤〔半〕	夷〔半〕	無正
夷〔半〕	無〔半〕	〔黃〕半變	〔太〕半變	仲〔半〕	〔林〕半變	〔南〕半變	應正	大〔半〕	〔姑〕半變	蕤〔半〕	夷〔半〕	無〔半〕	〔黃〕半變

林鍾角	林正	南正	應正	大〔半〕	太〔半〕	姑〔半〕	蕤〔半〕
姑洗徵	姑正	蕤正	夷正	無正	應正	大〔半〕	夾〔半〕
太簇羽	太正	姑正	蕤正	夷正	南正	應正	大〔半〕

案十二律旋相爲宮。各有七聲。合八十四聲。宮聲十二。商聲十二。角聲十二。徵聲十二。羽聲十二。凡六十聲。爲六十調。其變宮十二。在羽聲之後。宮聲之前。變徵十二。在角聲之後。徵聲之前。宮不成宮。徵不成徵。凡二十四聲。不可爲調。黃鍾宮。至夾鍾羽。並用黃鍾起調。黃鍾畢曲。大呂宮。至姑洗羽。並用大呂起調。大呂畢曲。太簇宮。至仲呂羽。並用太簇起調。太簇畢曲。夾鍾宮。至蕤賓羽。並用夾鍾起調。夾鍾畢曲。姑洗宮。至林鍾羽。並用姑洗起調。姑洗畢曲。仲呂宮。至夷則羽。並用仲呂起調。仲呂畢曲。蕤賓宮。至南呂羽。並用蕤賓起調。蕤賓畢曲。林鍾宮。至無射羽。並用林鍾起調。林鍾畢曲。夷則宮。至應鍾羽。並用夷則起調。夷則畢曲。南呂宮。至黃鍾羽。並用南呂起調。南呂畢曲。無射宮。至大呂羽。並用無射起調。無射畢曲。應鍾宮。至太簇羽。並用應鍾起調。應鍾畢曲。是爲六十調。六十調。卽十二律也。十二律。卽一黃鍾也。黃鍾生十二律。十二律生五聲。二變五聲。各爲剛紀。以成六十調。六十調皆黃鍾損益之變也。

候氣第十

候氣之法。爲室三重。戶閉。塗罫必周。密布緹縵。室中以木爲椽。每律各一椽。內庫外高。從其方位。加律其上。以葭灰實其端。覆以緹素。椽歷而候之。氣至則吹灰動。素小動爲氣和。大動爲君弱臣強。專政之應。不

動爲君嚴猛之應。

案陽生于復。陰生于姤。如環無端。今律呂之數。三分損益。終不復始。何也。曰。陽之升。始于子。午雖陰生。而陽之升于上者未已。至亥而後窮。上反下。陰之升。始于午。子雖陽生。而陰之升于上者亦未已。至巳而後窮。上反下。律于陰則不書。故終不復始也。是以升陽之數。自子至巳。差強在律爲尤強。在呂爲少弱。自午至亥。漸弱在律爲尤弱。在呂爲差強。分數多寡。雖若不齊。然其絲分毫別。各有條理。此氣之所。以飛灰聲之所以中律也。

審度第十一

度者。分寸尺丈引。所以度量長短也。生于黃鍾之長。以子穀秬黍中者九十枚度之。一爲一分。凡黍實于管中。則十三黍三分黍之一。而滿一分。積九十分。則千有二百黍矣。故此九十黍之數。與下章千二百黍之數。其實一也。十分爲寸。十寸爲尺。十尺爲丈。十丈爲引。

嘉量第十二

量者。侖合升斗斛。所以量多少也。生于黃鍾之容。以子穀秬黍中者一千二百實其侖。以井水準其概。以度數審其容。一侖積八百一十分。合侖爲合。兩侖也。積一千六百二十分。十合爲升。十升爲斗。十斗爲斛。謹權衡第十三

權衡者。銖兩斤鈞石。所以權輕重也。生于黃鍾之重。以子穀秬黍中者一千二百實其侖。百黍一銖。一侖十二銖。二十四銖爲一兩。兩侖也。十六兩爲斤。三十斤爲鈞。四鈞爲石。

朱子曰。古樂之亡久矣。吾友建陽蔡君元定。季通著書兩卷。凡若干言。雖多出於近世之所未講。而實無一字不本於古人。已試之成法。蓋若黃鍾圍徑之數。則漢斛之積分可攷也。以九分爲法。則淮南太史小司馬之說可推。五聲二變之數。變律半聲之例。則杜氏之通典具焉。變宮變徵之不得爲調。則孔氏之禮疏因亦可見。至于先求聲氣之元。而因律以生尺。則尤所謂卓然者。而亦班班雜見於兩漢之志。蔡邕之說。與夫國朝會要。以及程子張子之言。

附錄

西山師事晦翁。而晦翁顧曰。季通吾老友也。凡性與天道之妙。他弟子不得聞者。必以語季通焉。異篇與傳微辭深義。多先令討究。而後親折衷之。故嘗輯其問答之辭曰。翁季錄。

晦翁往淨安寺候元定。元定自府乘舟就貶所。過淨安。晦翁出寺門接之。坐僧方丈。寒暄外。無嗟勞語。以連日讀參同契所疑。叩蔡蔡應答灑然。少遲。諸人釀酒至。飲皆醉。晦翁閒行列坐。寺前橋上。飲回寺。又飲。晦翁醉睡。方坐飲橋上。詹元善即退去。晦翁曰。此人富貴氣。別錄

晦翁致書曰。每念遠別。不勝悵惘。至于讀書玩理。欲講而無從。又不但常人離別之思也。某連日讀參同契。頗有趣。知千周萬徧。非虛言也。

又曰。平日相聚。未知其爲樂。別後乃覺闕事。可歎可歎。

又曰。病足。未能平步。氣血日衰。前去光景。想已不多。病中塊坐。又未息心休養。才繙動冊子。便覺前人闕略。病敗。欲以告人。而無可告者。又不免輒起著述之念。亦是閒中一大魔障。欲力去而未能。以此極思向

來承晤之樂。未知此生能復相從如往時否耳。

又曰。季通一生飽觀江湖表裏形勢。不爲無補。甚恨匏繫不能與之俱行。其律書法度甚精。近世諸儒皆莫能及。但吹律未諧。歸來更須細尋討耳。

戊午歲。西山先生卒。十一月六日。晦翁遣男祭其葬。于其行也。哭而送之曰。嗚呼。季通而至斯耶。精詣之識。卓絕之才。不可屈之志。不可窮之辯。不可復得而見矣。天之生是人。也。果何爲耶。西山之顛。君擇而居。西山之下。又卜而藏。而我于君之生。旣未得造其廬。以遂半山之約。至于今日。不能扶曳病軀。以視君之。反此真宅。而永訣以終天也。並遊之好。同志之樂。已矣已矣。哀哉。哀哉。

黃勉齋曰。晦翁先生之門。從遊者多矣。公之來。先生必留數日。往往通夕對牀不暇寢。從先生遊者。歸必過公之家。聽其言論。不忍去。去皆充然有所得也。蓋公負英邁之氣。蘊該洽之學。智極乎道德性命之原。行謹乎家庭。唯諾之際。于先生之門。可謂傑然者矣。

唐□□曰。濂溪明道伊川。講道盛矣。因數明理。復有一邵康節出焉。晦菴南軒東萊。講道盛矣。因數明理。復有一蔡西山出焉。孔孟教人。言理不言數。邵蔡二子。欲發諸子之所未發。而使理與數燦然于天地之間。其功亦不細矣。

梓材謹案。蔡氏九儒書載。鶴林玉露。與此條同。第伊川下有橫渠。東萊下有象山。孔孟教人。言理不言數。下有云。然天地之間。有理必有數。二者未嘗相離。河圖洛書。與危微精一之語。並傳。末又云。近年以來。八君子之學。固人傳其訓。家有其書。而邵蔡之學。則幾人無傳矣。

王深寧困學紀聞曰。朱文公謂蔡季通曰。身勞而心安者爲之。利少而義多者爲之。補

西山學侶

宣獻樓攻媿先生論別見邱劉諸儒學案

文簡劉雲莊先生燭

侍郎劉先生炳

劉先生砥

劉先生礪並見滄州諸儒學案

西山家學劉李三傳

隱君蔡節齋先生淵

蔡淵字伯靜號節齋。西山先生之長子也。先生于易一書。沈潛反復。積之有年。精神之極。神明通之。著爲訓解。意言辭象。分爲四卷。董氏真卿曰。其書經二篇。以孔子大象置逐卦辭之下。彖傳又置大象之後。小象置各爻辭之後。皆低一字。以別卦爻辭繫辭文。言說卦序卦雜卦亦低一字。書又有卦爻辭旨論六十四卦大義。易象意言。雜論卦爻十翼象數。餘論雜論易大義。雲濠案經義考引董說易大義下。又有古易叶韻。開禧乙丑自序云。

梓材謹案節齋兄弟皆朱子門人。而實本于家學。故以家學標之。

易象意言

一者奇也。陽之數也。一者耦也。陰之數也。伏羲氏畫一以象陽。畫二以象陰。見陰陽之中。各復生陰陽。故再倍而三。爲卦者八。所謂小成者是也。因而重之。故三倍而六。爲卦者六十。有四下三畫爲貞。而上三畫爲悔也。

爻有四象。少陽少陰。老陽老陰也。少陽之數七。少陰之數八。老陽之數九。老陰之數六。老變而少不變。聖人取變者爲用。故陽爻曰九。陰爻曰六。

六七八九者。陰陽之用數也。陽以進爲用。故少于七而老于九。陰以退爲用。故少于八而老于六。

凡爻位俱陽與爻位俱陰爲當位。或陽爻位陰或陰爻位陽爲不當位。

六位之卦。初與四爲應位。二與五爲應位。三與上爲應位。陽爻遇陰爻。陰爻遇陽爻。則爲有應。若陽爻遇陽爻。陰爻遇陰爻。則爲無應。

六位之卦。三與五爲陽。二與四爲陰。陽以升爲用。故進成乎五。陰以降爲用。故退成乎二。五者。陽成而得中也。二者。陰成而得中也。故皆吉。三陽剛未成而不中。故危。四陰柔未成而不中。故懼。凡兩爻相比。在下曰承。在上曰乘。以陰承陽。以陽乘陰。爲順。以陽承陰。以陰乘陽。爲逆。中則不失乎善。偏則流爲惡。八卦相錯。惟二五得中。

後世互體之說。不可謂全無義理。彖傳言剛柔上下往來者。八卦隨蠱賁咸恆損益渙也。止言剛來者。訟无妄二卦。在八卦者。或曰柔上剛下。或曰剛上柔下。或止曰上下。然其爲卦。皆三陰三陽。本是乾坤之體。而上下交往來也。乾剛交坤而成震坎艮。坤柔交乾而成巽離兌。故言剛來剛下者。明乾剛在上而下交。

坤言柔來柔下者。明坤柔在上而下交乾也。若剛上之與柔上。則又乾剛在下而上交坤。坤柔在下而上交乾者也。是皆本諸乾坤之交而互取之耳。至于訟與无妄。則止言剛來。剛自外來。蓋其爲卦皆四陽二陰。非乾坤上下之交者。故乾體居上不動。而所以爲坎爲震之剛者。皆自外來也。夫子言卦變之義。于此可見其兩端焉。

本一氣也。生則爲陽。消則爲陰。易之道。生道也。震艮陽卦。震取初艮。取上者。理當然也。巽兌陰卦。與震艮爲對者也。乃不取初上之陰。而取二五之陽也。至于後姤夬剝之類。莫不取陽爲用焉。是知陽能生。陰不能生。易之本也。非聖人特賤乎陰而不取也。

乾坤體純。坎離體交。而其用皆在中。故乾坤坎離之用。皆在二五也。至于乾坤相錯。則爲泰否。坎離相錯。則爲既濟未濟。亦皆主二五爲用也。

乾坤屯蒙卦之名也。健順動說卦之性也。天地風雷卦之象也。陰陽剛柔卦之才也。中正危懼卦之位也。應害遠近卦之情也。上下乘承卦之體也。元亨利貞卦之辭也。剛柔往來卦之變也。太極理也。陰陽氣也。剛柔質也。乾者太極之動。故釋象不言陰陽。剛柔坤主質。故以柔言。否泰交不交氣也。又具乾坤之體。故皆以陰陽言。否類于坤。故又以剛柔言。餘卦不滯乎事。則滯乎物。故皆以剛柔言。

四營而成易。十有八變而成卦。易與變本一事也。未入用則謂之易。已入用則謂之變。蓋易無體而變有體也。觀變于陰陽而立卦。發揮于剛柔而生爻。陰陽剛柔皆畫也。未入用則謂之陰陽。已入用則謂之剛柔。蓋陰陽氣而剛柔質也。故夫子釋乾坤闔闢曰變。而不曰易。釋卦爻之用曰剛柔。而不曰陰陽。

天數始于一。地數始于二。陰无首而從陽者也。先陽而動則迷。從陽之後則得。故曰先迷後得主。利。天數終于九。地數終于十。陽無終代。其終者地也。故曰地道无成而代有終也。

伏羲八卦之序。以二氣消長成。文王八卦之序。以萬物盛衰成。伏羲八卦是造化生物之理。文王八卦是造化運行之理。

天地者其體也。四時者其用也。日月所以爲四時。至德所以生天地。

易之道。有己正而他爻。取之以爲邪者。有己凶而他爻。得之以獲吉者。屯之初。非不正也。而二近之。則以爲寇旅之上。非不凶也。而五承之。以得譽命。

乾知太始。坤作成物。故知者乾道。作者坤道。夫子于乾。則曰知至至之。知終終之。乾能兼坤。故知與行無不盡也。至于坤。則曰直其正也。方其義也。坤承乾而行者。故特言之而已。程子謂乾是聖人之事。坤是學者之事。蓋乾能盡知與行。而坤則但能行之而已。此所以爲有間也。

伏羲八卦對待者也。體

靜而生。則吉凶悔吝由乎我。故曰先天文王八卦。流行者也。體動而成。則吉凶悔吝奉乎天。故曰後天易中之善仁。或爲陰。或爲陽。仁者見之謂之仁。仁陰也。立人之道曰仁與義。仁陽也。蓋自智仁而言。則智先而仁後。智動而仁靜。自仁義而言。則仁先而義後。仁行而義止。此陰陽之所以異也。

易有太極之易。未生兩儀之易也。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生兩儀後之易也。故易在兩儀之先。其易无體。在兩儀之後。其易有體。

藏諸用。有兩義。在顯仁之前。則所以顯仁者爲用。以其不可見。故爲藏諸用。在顯仁之後。則既顯而爲物

矣。一物又各具生生之用。故亦爲藏諸用。

寒暑也。晝夜也。生物之陰陽也。氣形也。魂魄也。物生之陰陽也。生物之陰陽。則屈伸相推。無不變也。物生之陰陽。則陽能變而陰不能變。故易大傳曰。游魂爲變。而不及魄者。物生之陰陽也。

易中言變化者。剛柔之窮皆變。變則化也。變者化之漸。化者變之成。變在化之先。故爲陽。化在變之後。故爲陰。蓋以先後爲陰陽。非謂陽動爲變。陰動爲化也。

大傳言易有三。易有太極。易无體。易无思。无爲。言易之本也。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乾坤成列。而易立乎其中。言易之用也。易與天地準。易有聖人之道。四之類。言易之書也。

繼善陽也。成性陰也。此以天命之序而言陰陽也。仁者陰也。智者陽也。此以物受之性而言陰陽也。坎之陰爲陽所得。則升而爲雲。陽淺則爲霧。坎之陽爲陰所累。則降而爲雨。陰淺則爲露。

陰在外。陽不得出。則爲雷。陰固則爲地動。震陰在內。陽不得入。則爲風。陰固則爲大風。巽陽包陰。則爲霰。離陽和陰。則爲雪。離交坎。陰包陽。則爲雹。坎陰入陽。則爲霜。坎交離。陰陽之精。互藏其宅。則爲日。爲月。坎

陰陽相戛。則爲電。陰陽失位。則爲霓。凡卦柔近剛。則柔爲得剛。剛近柔。應柔。則剛爲柔累。吉凶悔吝。具四象之義。悔者。吉之未成也。吝者。凶之未成也。猶少陰少陽。未成乎陰陽也。

貞吉。貞凶。貞厲。貞吝。其所繫。雖若不同。然皆一理也。其得本卦本爻之正者。則曰貞吉。其失本卦本爻之正者。則曰貞凶。其失之淺者。則曰貞厲。曰貞吝。

无咎有五義。師之象。吉而无咎者也。節之三。過由己作。而無所歸咎者也。大過之上。凶而不可咎者也。晉

之初善補過而无咎者也。萃之四獲吉乃能无咎者也。

无悔有四義。咸之五安于无事而无悔者也。復之五自修而免悔者也。大壯之五理之必至而无所可悔者也。渙之三急于成功不以悔爲悔者也。

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曲成萬物而不遺。神也。通乎晝夜之道而知。易也。此章之神指發而妙萬物者爲言也。易指欲發者爲言也。无思无爲寂然不動。易也。感而遂通天下之故。神也。此章之易指未發者爲言也。神指初發者爲言也。蓋易者神之本。神者易之用。以寂感言之明矣。然寂之中又有感。而感之中又有寂。故夫子之言不一而足也。

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一章。言聖人盡神而本于易也。易无思也。一章。言君子學易而至於神也。感而動者發于中而無次序。坎離是也。動而運行者始于下而有次序。震巽艮兌是也。

夫子以仁義禮智爲元亨利貞。然仁義禮智之在人心。其發于情也。不以序而見。與坎離同義。元亨利貞在天時。則運于氣也。必以序而行。與震巽艮兌同義。不以序者。感而初發也。必以序者。發而後運也。理雖同而時有先後。此又不可不察也。

氣化者有生之始而初生也。故上經始乾坤。形化者運行之終而復生也。故下經始咸恆。震巽艮兌。動而運行者也。然皆終于坎離者。運行當止于對待。乃能復生也。既濟未濟。雖非坎離。坎離之交也。

程子易序易變易也。隨時變易以從道也。既曰從道。則所謂易者。非易之理。乃指易書也。

聖人立象以盡意。設卦以盡情。僞繫辭焉以盡其言。夫子豈欺我哉。世儒乃欲忘象忘言。果聖人作易之

意乎。聖人之意。正在乎言象之間也。惟變而通之。則象可以盡其利。鼓之舞之。則辭可以盡其神。本來一貫。皆實事也。欲忘末而求本。是乃老聃之學。豈聖人作易之意哉。

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觀夫子立此數語。則知所以生者。不皆在未生兩儀之太極。故先師謂一每生二。一者太極也。太極生兩儀。則太極便在兩儀中。故曰兩儀生四象。及生四象。則太極便在四象中。故曰四象生八卦。及生八卦。則太極便在八卦中。以是推之。則太極隨生而立。若無與于未生兩儀之太極也。但人之爲學。苟惟守夫物中之太極。則或囿于形而不得其正。必須識得未生兩儀太極之本。則雖在兩儀在四象在八卦。以至在人心。皆不失其本然之妙矣。此夫子明卦象之所由。所以必原易有太極之本。而子思之所謂大本者。亦正在乎此。學者不可不識也。

漸進也。坤上交進居乾下位。故曰漸歸妹。退也。坤下爻退居乾上位。故曰歸妹。皆主柔爻進退爲義也。咸以神交。恆以神運。一滯乎形。則咸恆之道不全矣。謙陽止乎內。豫陽動乎外。然皆以順爲用也。

蠱之象曰。先甲三日。後甲三日。巽之五曰。先庚三日。後庚三日。先甲後甲。先庚後庚。皆所以號令也。巽爲號令。蠱之巽。初卦也。爲號令之始。甲始也。蠱又爲事故。繫之于蠱象焉。巽之巽。重巽也。申號令也。庚更也。故繫之于上巽焉。命令者。君之所出。故又以五言之。

乾漸以一物之次序。明爻象。咸艮以一身之次序。明爻象。井革以一卦之次序。明爻象。小畜者。巽畜乾也。大畜者。艮畜乾也。巽之主柔爻也。艮之主剛爻也。故小畜主四柔畜剛也。大畜主上剛

畜剛也。

凡陽包陰。則是陰麗乎陽。事之常也。震下艮上爲頤。頤養正也。言陰求養乎陽正也。故曰養正。兌下巽上爲中孚。中孚信也。言陰必麗乎陽。故曰信。與離同義。凡陰包陽。則爲陽陷于陰。過常之事也。大者爲陽。巽下兌上。則兩陰包四陽。陽數過焉。故曰大過。小者謂陰。艮下震上。則四陰包兩陽。陰數過焉。故曰小過。與坎同義。臨與震同。觀與艮同。大壯與兌同。遯與巽同。

天數一。一中有三。以象言之。則圓者徑一。圍三。地數二。二中有兩。以象言之。則方者徑一。圍四。此天地之所以分也。縱而數之。一中有三。橫而數之。一中有四。三之中各有四。四之中各有三。此天地之數所以同十二也。故四十八。著以十二約之。爲四。存一以爲體。分三以爲用。故天數體一而用三。存二以爲體。分二以爲用。故地數體二而用兩也。

天道之常。先陽而後有陰。先始而後有終。先生而後有死。今易所言。而曰陰陽曰終始曰死生者。皆降一等。而取其變也。蓋自其常者而言之。但見其先後兩事而窮焉。自其變者而言之。則窮而復通。未嘗已也。生生之道。萬古不息者。實于兩言之間盡之矣。豈特如世之所謂文從字順而已。

或問文言曰。君子行此四德。而先後不同。何也。曰。仁者生物而未見。貞者幹事而无形。故夫子先言德。因物之文。而禮可見。因物之分。而義可明。故夫子先言物。

天地之間。對待流行而已。易體天地之撰者也。故伏羲八卦圓圖。天地定位。至水火不相射。以對待而作也。文王八卦圓圖。帝出乎震。至成言乎艮。以流行而作也。伏羲六十四卦橫圖。始乾夫大有。終觀比剝坤。

以流行而作也。文王六十四卦橫圖始乾坤屯蒙終既濟未濟以對待而作也。是知主對待者必以流行爲用。主流行者必以對待爲用。學者不可不察也。

或問參伍之變錯綜其數與變數象之所繫先後義未明何也。曰夫子之言曲而無不中。今且舉其一二例以明之。如渙之剛來而不窮柔得位而上同。所謂參以變也。賁之柔來而文剛分剛上而文柔。所謂伍以變也。如揲蓍之法分二之後置右揲左復置左揲右左右者所謂錯其數也。置揲而復揲者所謂綜其數也。故通其上下往來之變則于賁遂成天之文于渙遂成水之文極其歸奇之數則得十二者遂定老陽之象得二十四者遂定老陰之象得二十者遂定少陽之象得十六者遂定少陰之象也。

貞固也以貞固足以幹事取之也。貞正也以君子正也取之也。蓋貞者隨在各有也。立乎事物之中各得其正之謂貞。固在剛則曰大貞在柔則曰小貞在君子則曰君子貞在女子則曰女子貞以至在武人在童僕在牝馬莫不皆曰貞焉。又以其永久者言之則曰永貞以其不息者言之則曰不息之貞。又自夫用貞者言之當安則曰安貞當居則曰居貞當其可則曰可貞當其不可則曰不可貞當艱則曰艱貞其利則曰利貞其不利則曰不利貞不可疾也則曰不可疾貞又至于貞之爲用則有吉焉有厲焉有吝焉有凶焉有疾焉有亨焉有勝焉有觀焉有明焉其端不可得而窮也。惟善易者隨在玩之則其義莫不皆得其當學者不可以正固兩義而拘之也。

易者神之本也。神者易之用也。貞者易之位也。

易者以變易無體而言也。神者以妙萬物者而言也。貞者以萬物各正性命者而言也。易則神神則貞乾

之彖曰元亨利貞。貞則當復爲元矣。貞元之間。其易之復乎。故大傳曰。乾坤成列而易立乎其中。是兼貞之理也。又曰。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是兼元之理也。易神貞同一理而殊于時。學易者當識之。或問仁柔義剛柔爲陰剛爲陽。以此而觀。則仁當屬陰。義當屬陽矣。曰。仁主生發。生發者陽之所爲也。義主收斂。收斂者陰之所爲也。凡物有性有質。故以性而言則仁陽而義陰。以質而言則仁柔而義剛。所以然者。陽動生柔。陰靜生剛也。

或問太極動而生陽。靜而生陰。其先後之序不可易也。而大傳曰。闔戶謂之坤。闔戶謂之乾。乃坤先乎乾。靜先乎動。何也。曰。此章之義。主變通而言也。靜而復動之時。變通之義始著。

或問朱子罕言所以生陰陽之太極。至于陰陽中之太極。則屢言之何也。曰。自太極而陰陽。自陰陽而萬物。皆是一貫。但時有不同。則理氣有異耳。未生陰陽之時。所謂太極者。無聲臭儀象之可求。專以此時爲言。則淪于虛無。無所底止。及其生陰陽之後。始有儀象之可觀。則其本然之妙。動靜之機。生生之道。眞實無妄。有可得而言者。以此爲言。則學者有定見。而免淪于虛無之失矣。故孟子言性。亦只就惻隱羞惡之端而求之也。程子曰。人生而靜。以上更不容說。而朱子嘗謂舍愛不可以言仁者。皆此義也。蓋仁之理。不可見。苟不自其發動處求之。則仁之情狀。豈可得而言耶。須於此等處熟思。當得朱子之意。然而善學者。又當以此通神明之德也。

豫遜姤旅言時義者。言當其時處其義也。坎睽蹇言時用者。言當其時而妙其用也。

頤大過解革言時者言當謹其時也。隨言隨時之義者言當隨時爲義也。

理卽氣之微氣卽理之著性卽情之微情卽性之著皆一貫也。但其時有不同故因其發用而立名有異。或問乾之文言可與存義與坤之文言義以方外兩義字有別否曰義只是一義但存義之義是乾之聖人已發在事物之上存之可爲法于世者方外之義乃是坤之君子從心發出以裁制于外者細而審之亦不能無始終次第之異耳以學者言之須是先集聖人所存之義積之于中所積既多自然生得心中所發之義以方于外也。以此而分則集聖人所存之義屬乎知而從中所發之義以方外者屬乎行其義之爲義雖不可爲二恐必須如此次第分看然後可識用力之地也。

或問敬以直內義以方外其說如何曰天命之性正性也心具正性心之正也謂之敬者戒慎恐懼保其正也謂之直者言心發于內亭亭當當無一毫私曲于其間也如此則靜時固正動時亦正也是敬以直內之說也謂之義者裁制于中事物各得其宜而不失其正也謂之方者止之于外左右前後各有定則亦不失其正也如此則中之制者固正外之止者亦正也是義以方外之說也。

附錄

王厚齋曰伯靜解離九三云鼓缶而歌當衰而樂也大耄之嗟當衰而哀也盛衰之道天之常也君子之心順其常而已不樂則哀皆爲其動心而失其常者故凶此說長于古注補

運幹蔡復齋先生沈

蔡沆字復之。號復齋居士。西山先生之次子也。西山憐外表兄虞英無子。與之爲嗣。更名知方。從母命歸宗。入則受教家庭。出則從文公學。承父春秋之屬。先生爰著春秋五論。春秋大義。春秋衍義等書。蘇天爵稱其有功于春秋。有補于後學者也。又作敬義大旨。復卦大要二篇。以敬爲入德之門。戶義爲一身之主宰。發明敬義。以示人以復爲學者遷善改過之幾。與人講明復卦。嘗言人當以不遠復爲法。以頻復而厲爲戒。尤有功于世教云。

梓材謹案徐夢發志先生墓。未言其爵秩。惟節齋撰母江氏墓志云。復之領鄉舉。復歸其宗。崇安縣志且言其官至文林郎。兩浙運幹云。

文正蔡九峯先生沈別爲九峯學案

西山門人

中散朱先生塾

朝奉朱先生塾並見晦翁學案

楊先生至別見滄州諸儒學案

節齋家學劉李四傳

蔡素軒先生格

蔡格字伯至。節齋先生長子。西山先生長孫也。號素軒。學者稱曰素軒先生。行高而德厚。學足而望隆。性質沖澹。持身謹恪。教諸子姪。必遵先世禮義之訓。與從弟覺軒。久軒。靜軒等。自相師友。由始至終。未嘗少

懈時有以佛老之教惑亂衆聽者。先生與學者講明孟子盡心章以力詆之。作至書以警之。又著廣仁說以自勵。其衛道何其嚴哉。參蔡氏九儒書。

節齋門人

朝奉陳先生光祖

陳光祖字世德。仙遊人。受學二蔡。始以父歿。王事補官。好儒重禮。德行政事皆不凡。歷除廣東提刑。作欽恤編以戒僚屬。新濂溪祠以崇教道。積官朝奉郎。參姓譜。

梓材謹案。道南源委載先生父吉老通春秋三傳學。又言先生嘗師事陳北溪。又受易書于蔡淵。蔡沈喪。一遵文公家禮。攷北溪文集。韶州學師道堂記。稱先生爲陳侯。蓋作于提刑廣東時。其奠先生文亦止云有同窗之契。未見其爲師徒。惟其子沂爲北溪高弟耳。

翁思齋先生泳

翁泳字永叔。一字思齋。建陽人。節齋蔡氏弟子也。有注釋河洛講義。補

教授熊古溪先生剛大

熊剛大建陽人。爲建安教授。勉齋節齋弟子也。學者稱古溪先生。有詩注解。補

祕監葉平巖先生采別見木鐘學案

熊竹谷先生慶胄

通判徐進齋先生幾並見西山眞氏學案

熊先生西

熊西蔡節齋弟子也。嘗謂節齋太極圖解序曰。道學之失傳也久矣。人心之昏晦也甚矣。如太極圖之說。世之疑者何其多乎。或以繼善成性不當分陰陽。或以太極陰陽不當分道器。或以仁義中正不當分體用。有謂一物不可言各具一太極者。有謂體用一原不可言體立而後用行者。有謂仁爲體統不可偏指爲陽動者。有謂仁義中正之分不當反其類者。諸說紛紛不一。殊不知皆取于易之大意。而學者不深考也。至文公朱先生屢爲之辨明。尙見劾于林栗之章。而陳賈僞學禁之請亦由是而階也。則夫道之不明不行也。姦邪之說阻之也。然是理微妙而難明。人心昏迷而罔覺。先師節齋先生乃能深究精妙。著書兩卷。西因侍立得而讀之。見其言約而道大。文質而義精。意淡而味遠。且比次整齊。條理詳密。真有得于聖賢之心者。孔子謂易有太極。于變易之中。而有不易之妙。周子云。無極而太極。于體用之間。而有至中之理。太極之精本無極也。無極之真卽太極也。世之言一物各具一太極者。固非所以盡其本。而謂太極之上別爲無極者。是有二本也。學者不觀太極。無以知氣之所由始。不觀無極。無以知理之所由充。非先生窮深探微。得其旨趣之大。則朱周之言。何由取信于人哉。况時之人。察理未精。講論未明。徒務新奇。泥于名數。而不思無極者。乃至極之所得名。不知太極者。卽不可加之至理。老師宿儒。紛紛附和。以誤天下後世者多矣。未見若先生此書之明且盡者也。然則聖賢之心法。得周朱而傳授。周朱之太極。得先生而益顯。其光紹前緒。揭示後學也。厥功蓋不細矣。西不敏。不足以表暴先生著述之盛。而使學者有日就月將之功。是亦不失作書之本意也。補

何雲源先生□別見九峯學案

陳氏家學劉李五傳

推官陳貫齋先生沂別見北溪學案

宋元學案

卷六十三

勉齋學案表

黃榦	子 輅
父 珮 晦翁清江門	子 輔
人 延平白水籍	何基 別為北山四先生學案
溪屏山再傳 元城龜山謔	何南坡 別見北山四先生學案
氏 武夷豫章 三傳	饒魯 別為雙峯學案
涑水二程四 傳	方暹 萬鎮 別見雙峯學案
張元簡	趙師恕
董夢程	別為介軒學案
蔡念成	別見滄洲諸儒學案

劉子玠

吳泳 別見鶴山學案

吳昌裔

黃師雍

黃振龍

陳如晦

梁祖康

曾成叔

陳象祖

方來 別見水心學案

鄭鼎新

李鑑

薛師邵

葉士龍

陳倫

熊剛大 別見西山蔡氏學案

家楨

李武伯

李晦

方丕夫

袁俊明

葉真

趙必愿 別見玉山學案

宋斌 別見滄洲諸儒學案

李燾

張洽

劉剛中

李方子

楊楫

楊仕訓

王遇

劉砥

劉礪 並見滄洲諸儒學案

李道傳 別見劉李諸儒學案

胡伯履

詹初

余元一

並勉齋講友

余崇龜

景思學侶

勉齋學案

祖望謹案嘉定而後足以光其師傳爲有體有用之儒者勉齋黃文肅公其人與玉峯東發論道統。

三先生之後。勉齋一人而已。述勉齋學案。梓材案是卷多從黃氏補本。或是梨洲原本。諸山特補勉齋講友諸人。

朱劉門人李胡再傳

文肅黃勉齋先生幹父瑀

黃幹字直卿。閩縣人。父瑀。監察御史。以篤行直道著聞。父歿。往見清江劉氏子澄。奇之。因命受業。朱文公自見文公後。夜不設榻。不解帶。少倦。則微坐一倚。或至達曙。後文公以其子妻之。補將仕郎銓中。授迪功郎。監台州酒務。丁母憂。調監嘉興府石門酒庫。歷通判安豐軍。尋知漢陽軍。以病乞祠。主管武夷沖佑觀。尋起知安慶府。至則金人破光山。乃請於朝。創郡城以備戰守。不俟報而興役。後二年。金人破黃州沙窩。諸關淮東西皆震。獨安慶安堵如故。舒人德之。相謂曰。生汝者黃父也。制置李珣辟爲參議官。再辭不受。既而朝命與徐僑兩易和州。且令先赴制府稟議。先生即日解印趨制府。先是先生移書珣有曰。今日當先明保伍。立堡砦。蓄馬制軍器。以資其用。不過累月。軍政可成。珣不能用。及至制府。珣往維揚視師。與偕行。先生言敵旣退。當思所以賞功罰罪者。其時幕府皆輕儇浮靡之士。僚吏士民有獻謀畫。多爲毀抹。疏駁將帥偏裨。人心不附。所向無功。流移滿道。而諸司長吏。張宴無虛日。先生知不足與共事。歸自維揚。再辭和州之命。仍乞祠。閉閣謝客。宴樂不與。乃復告珣曰。浮光敵退已兩月。安豐已一月。盱眙亦將兩旬。不知吾所措置者何事。所施行者何策。但聞請總領運使至玉麟堂賞牡丹用妓樂。又聞總領運使請宴賞亦然。又聞宴僚屬亦然。今浮光之報又至矣。金欲以十六縣之衆。四月攻浮光。侵五關。五關失守。則蘄黃

決不可保。蘄黃不保。則江南危。尙書聞此。已數日。乃不聞有所施行者。何耶。其他言皆激切。同幕忌之尤甚。共詆排之。厥後光黃蘄相繼失。果如其言。遂力辭去。俄再命知安慶。不就。入廬山。訪其友李燔。陳宓相與盤旋。玉淵三峽間。俯仰其師舊迹。未幾。召赴行在所。奏事。除大理丞。不拜。爲御史李楠所劾。遂歸里。弟子日盛。巴蜀江湖之士皆來。俄命知潮州。辭不行。差主管亳州明道宮。踰月。遂乞致仕。特授承議郎。卒。贈朝奉郎。錄其子諡文肅。先是文公編禮書。獨以喪祭二編屬先生。病革。以深衣及所著書授先生。手書與訣。先生持心喪三年。所著有經解文集行於世。

梓材謹案先生祭劉靜春文曰。韓也顯愚。少無師承。年已踰冠。始來廬陵。搢衣趨隅。歷問所學。直指前脩。以警後覺。據此知先生少及靜春之門。

聖賢道統傳授總敘說

有太極而陰陽分。有陰陽而五行具。太極二五妙合而人物生。賦於人者秀而靈。精氣凝而爲形。魂魄交而爲神。五常具而爲性。感於物而爲情。措諸用而爲事物之生也。雖偏且塞而亦莫非太極二五之所爲。此道之原之出於天者然也。聖人者又得其秀之秀而最靈者焉。於是繼天立極而得道統之傳。故能參天地贊化育而統理人倫。使人各遂其生。各全其性者。其所以發明道統以示天下後世者。皆可考也。堯之命舜。則曰允執厥中。中者無所偏倚。無過不及之名也。存諸心而無偏倚。措之事而無過不及。則合夫太極矣。此堯之得於天者。舜之得統於堯也。舜之命禹。則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舜因堯之命而推其所以執中之由。以爲人心形氣之私也。道心性命之正也。精以察之一以守之。則道心

爲主而人心聽命焉。則存之心措之事。信能執其中。曰精曰一。此又舜之得統於堯。禹之得統於舜者也。其在成湯。則曰以義制事。以禮制心。此又因堯之中。舜之精一。而推其制之之法。制心以禮。制事以義。則道心常存而中可執矣。曰禮曰義。此又湯之得統於禹者也。其在文王。則曰不顯亦臨。無射亦保。此湯之以禮制心也。不聞亦式。不諫亦入。此湯之以義制事也。此文王之得統於湯者也。其在武王。受丹書之戒。則曰敬勝怠者吉。義勝欲者從。周公繫易爻之辭曰。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曰敬者。文王之所以制心也。曰義者。文王之所以制事也。此武王周公之得統於文王者也。至於夫子。則曰博學於文。約之以禮。又曰文行忠信。又曰克己復禮。其著之大學曰。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亦無非數聖人制心制事之意焉。此又孔子得統於周公者也。顏子得於博文約禮。克己復禮之言。曾子得之大學之義。故其親受道統之傳者如此。至於子思。則先之以戒懼謹獨。次之以知仁勇。而終之以誠。至於孟子。則先之以求放心。而次之以集義。終之以擴充。此又孟子得統於子思者然也。及至周子。則以誠爲本。以欲爲戒。此又周子繼孔孟不傳之緒者也。至二程子。則曰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又曰非明則動無所之。非動則明無所用。而爲四箴以著克己之義焉。此二程得統於周子者也。先師文公之學。見之四書。而其要則尤以大學爲入道之序。蓋持敬也。誠意正心修身。而見於齊家治國平天下。外有以極其規模之大。而內有以盡其節目之詳。此又先師之得其統於二程者也。聖賢相傳。垂世立教。燦然明白。若天之垂象。昭昭然而隱也。雖其詳略之不同。愈講而愈明也。學者之所當遵承而固守也。違乎是則差也。故嘗撮其要旨。而明之。居敬以立其本。窮理以致其知。克己以滅其私。存誠以致其實。以是四者而存諸心。則千聖萬賢。

所以傳道而教人者。不越乎此矣。

中庸總論

中庸之書章句。或問言之悉矣。學者讀之。未有不曉其文通其義者也。然此書之作。脈絡相通。首尾相應。子思之所述。非若語孟問答章殊而旨異也。苟從章分句析而不得一篇之旨。則亦無以得子思著書之意矣。程子以爲始言一理。中散爲萬事。末復合爲一理。朱先生以誠之一字爲此篇之樞紐。示人切矣。今輒述其遺意而言之。竊謂此書皆言道之體用。下學而上達。理一而分殊也。首言性與道。則性爲體而道爲用矣。次言中與和。則中爲體而和爲用矣。又言中庸則合體用而言。又無適而非中庸也。又言費與隱。則分體用而言。隱爲體費爲用也。自道不遠人以下。則皆指用以明體。自言誠以下。則皆因體以明用。大哉聖人之道一章。總言道之體用也。發育萬物。峻極於天。道之體也。禮儀三百。威儀三千。道之用也。仲尼一章。言聖人盡道之體用也。大德敦化。道之體也。小德川流。道之用也。至聖則足以全道之用矣。至誠則足以全道之體矣。末言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則用卽體。體卽用。造道之極至也。雖皆以體用爲言。然首章則言道之在天。由體以見於用。末章則言人之適道。由用而歸於體也。其所以用功而全夫道之體用者。則戒懼謹獨。與夫知仁勇三者。及夫誠之一言而已。是則一篇之大指也。子思之著書。所以必言夫道之體用者。知道有體用。則一動一靜。皆天理自然之妙。而無一毫人爲之私也。知道之有體。則凡術數辭章。非道也。有用。則虛無寂滅。非道也。知體用爲二。則操存省察。皆不可以不用其力。知體用合一。則從容中道。皆無所用其力也。善言道者。未有加於此者也。曰。孔孟何爲而不言也。曰。其源流可考也。孔子之學。傳

之曾子。曾子傳之子思。子思傳之孟子。皆此道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忠卽體。恕卽用也。維天之命。於穆不已。非道之體乎。乾道變化。各正性命。非道之用乎。此曾子得之孔子而傳之子思者也。孟子曰。惻隱之心。仁之端也。羞惡之心。義之端也。辭讓之心。禮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惻隱羞惡辭讓是非。非道之用乎。仁義禮智。非道之體乎。此又子思得之曾子而傳之孟子者也。道喪千載。濂溪周子繼孔孟不傳之緒。其言太極者。道之體也。其言陰陽五行男女萬物者。道之用也。太極之靜而陰。體也。太極之動而陽。用也。聖賢之言道。又安有異旨乎。或曰。以性爲體。則屬乎人矣。子思以爲天命。又以爲發育萬物。峻極於天。又以爲經綸大經。立大本。知化育。乃合天人爲一何也。曰。性卽理也。自理而言。則屬乎天。以人所受而言。則屬乎人矣。屬乎人者。本乎天也。故曰。萬物統體一太極。天下無性外之物。屬乎天者。一物各具一太極。性無不在。屬乎人者。或曰。中庸言體用。旣分爲二矣。程子之言性卽氣。氣卽性。道亦器。器亦道。則何以別其爲體用乎。曰。程子有言。體用一源。顯微無間。自理而觀。體未嘗不包乎用。沖漠無朕。萬象森然。已具之類是也。自物而言。用未嘗不具乎體。一陰一陽之謂道。形色天性之類是也。或曰。如此則體用旣不相離。何以別其爲費爲隱乎。曰。道之見於用者。費也。其所以爲是用者。隱也。費猶木之華葉。可見者也。隱猶花葉之有生理。不可見者也。小德之川流。大德之敦化。隱也。然大德之中。小德已具。小德之中。大德固存。此又體用之未嘗相離也。

中庸總說

或者問中庸之書。言道之體用。則旣聞之矣。戒懼謹獨。知仁勇之德。與夫誠之一言。所以全道之體用者。

可得而詳言之乎。天命之性。率性之道。人之所固有而無不善者。將有過不及之患。而明之行之而未至。夫誠則未足以造夫道也。是則子思子之所憂也。若昔聖賢所以立教垂世。不過欲人全其固有而無不善者。然其大旨固非有異。而開導之方亦各不同。或舉其一端。或示其大法。或隨其所稟。或量其所至。言之略者。非隱也。言之緩者。非怠也。教人之序。不可以躐等而學。不可以凌節而施也。子思子襲孔聖之餘訓。繼曾子之的傳。覽古先聖賢教人之旨。鑒後世學者爲學之弊。作爲中庸之書。其提挈綱維。開示蘊奧。則如言道之體用者。亦旣明且盡矣。至於學者之所以用功者。又必反覆包羅而極其詳且切也。蓋嘗以其本而考之。首言戒懼謹獨。因天命之性。率性之道。固有而無不善者。而爲言欲人防其所未然而察其所以然也。其言要而易知。其事簡而易行。學者於此而持循焉。則吾之固有而無不善者。將不待他求而得之也。次言知仁勇三德者。因君子之中庸。小人之反中庸。皆生於氣稟之清濁。物欲之多寡。而有異也。故必知之明行之力。而終之以勇。而後氣稟物欲不能以累其固有而無不善也。未言誠之一字者。又因天道人道之分。以見天下之理無不實。欲人實用其力。以全天理之實也。此卽子思子所以教人之大旨也。曰戒懼謹獨者。靜存動察之功。能若是。則吾之具是性而體是道者。固已得之矣。又曰知仁勇者。致知力行之功也。能若是。則由性以達夫道者。舉合乎中庸而無過不及之差也。曰誠者。則由人以進夫天聖賢之極致也。是非其言之極其詳乎。戒懼於不睹不聞之際。謹獨於至微至隱之中。則所謂靜存動察者。切矣。曰知矣。而繼之以仁。曰仁矣。而繼之以勇。加之以弗措之功。而勉之以己百己千之力。則所謂致知力行者。切矣。其言誠也。本於擇善固執之始。而成於無聲無臭之極。蓋至於所謂大而化之。過此以往。莫

之或知也者。豈非又極其切者乎。若不極其詳。則學者用心。或安於偏見。不極其切。則學者用功。或止於小成。此子思子憂慮天下後世而爲是書也。

勉齋文集

大學首章無他疑。但向者以爲明德之發於外者。昭著而不可掩也。今之解注。乃存於中者。洞徹而無所蔽也。故鄙意以爲莫若合內外而言之。虛靈指存於中者而言。昭著指發於外者而言。如輝光之類。皆指外者而言之。今旣未能不疑。且守師言。就本領上看。尤爲有味也。明德只得如章句所說。然其間亦難看。更以格字致字誠字正字修字與明字相參。見得分曉。方理會得先生旨意。

承教持守之方。別恐亦無他說。前輩及先師言之詳矣。亦只是不爲與爲之不力耳。然亦有一說。致知持敬兩事相發人心。如火遇木卽焚。遇事卽應。惟於世間利害得喪。及一切好樂。見得分明。則此心亦自然不爲之動。而所爲持守者。始易爲力。若利欲爲此心之主。則雖是強加控制。此心隨所動而發。恐亦不易遏也。即使強制得下。病根不除。如以石壓草。石去而草復生矣。此不可不察也。不知高明以爲如何。幹老矣。未敢忘祿。非祿之不可忘也。不仰祿則又須別求。所以餬其口而勞心。害義反甚於仰祿。以是東西南北。惟命是從。何去就出處之敢言。何功名事業之敢望。特汨沒世俗。學問盡廢。大爲師門之罪人。不敢自文也。敬子果如何。來書所謂甚費造化。斷不可辭。此語卻與向來議論不同。今之出仕。只是仰祿不得已。若爲合義。則非所敢聞。只管如此立說。卻是浙間議論也。又不知高明以爲如何。敬子旣是應舉得官。又家貧未能不仕。從之亦無害也。以上與胡伯量。

承誨以服友講問之詳甚幸甚喜。榦之愚陋何足以折衷之。所說大抵皆善。人心道心之說恐如契兄所云者爲是。李所謂人心氣也。余所謂性之正者皆未精確也。道體之說此更宜講究。謂但指隱而言者豈所以爲道體之全耶。體字不可以體用言。如今所謂國體治體文體字體亦曷嘗對用而言耶。所謂道體者無物不在。無時不然。流行發用無少間斷。如曾皙者真是見得此理。然後從容自得。有以自樂。今之局促迫狹尋行數墨。輒拘礙者豈亦於此有未灑然者耶。主敬致知兩事相爲經緯。但言敬而不能有所見者恐亦於此有所未思耳。

持守之方無出主敬。前輩所謂常惺惺法。已是將持敬人心胸內事摹寫出了。更要去上面生枝節。只恐支離無緣脫灑。所謂座右銘四句者不知先師文集有邪。抑故友程君之語也是。必非夫子之言。若程君思索所到則恐畫蛇尋足。愈支離而愈鶻突矣。安得起之九原。一叩所疑。耶。易本義不暇細觀。但先天六十四卦圓圖已大錯謬。所謂有小圈者特其小失耳。今以印策論之則印策中縫之左卽乾卦。右卽姤卦。乾姤二卦夾在策縫左右。乃今所印本恆巽之位。卽先天乾姤之位也。乾姤居正南。坤復居正北。故曰冬至子之半是也。若今所印則冬至在亥子之間矣。知乾姤在策縫之中則伏羲八卦圖以乾爲南以坤爲北可以類推矣。此乃易之宗祖宜亟正之。又圓圖後語有圓布者有方布者則六十四卦圓圖之中當有方圖。豈可有其語而無其圖耶。以上復胡伯量

道之在天下。一體一用而已。體則一本。用則萬殊。一本者天命之性。萬殊者率性之道。天命之性卽大德之敦化。率性之道卽小德之川流。惟其大德之敦化所以語大莫能載。惟其小德之川流所以語小莫能破。語大莫能載是萬物統體一太極也。語小莫能破是一物各具一太極也。萬物統體一太極。此天下無

性外之物也。一物各具一太極。此性無不在也。尊德性所以存心而極乎道體之大道問學。所以致知而盡乎道體之細。自性觀之。萬物只是一樣。自道觀之。一物各是一樣。惟其只是一樣。故但存此心而萬事。萬物之理無不具。惟其各是一樣。故須窮理致知而萬事。萬物之理方始貫通。以此推之。聖賢言語更相發明。只是一義。豈不自博而反約哉。天生蒸民。有物有則於民之下。又言有物者何也。有物者就人身上有耳。有目有手有足。有君臣有父子之類而言也。有此等物。便有此當然之則。如耳聰目明手恭足重。君仁臣忠父慈子孝之類是也。然此當然之則固無物不體。而此理之妙實根於人性之本然。惟人之生各稟此有常之性。所以應事接物皆好此美德而不容已也。所謂美德卽所謂物之則也。其曰好是懿德是云者。卽指上文有則而言也。孔子又加一必字於有則之上。加一故字於好是之上。其旨愈明矣。劉子曰。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是以有動作禮義威儀之則。亦此意也。榘嘗謂此四句便該括了中庸大學論語孟子許多說話。非大聖人不能言也。自有天地以來。如人心道心四句。及此四句。皆是天心正法傳授世人。不可輕將尋常詩句讀過也。且如大德小德亦只是此意。秉彝便是大德。好德便是小德。世間只是一箇道理也。

統體太極各具。太極則兼體用。畢竟統體底又是體。各具底又是用。有統體底太極。則做出各具底太極。語大語小。則全指用而言。畢竟語大底是全體。語小底是用。天命謂性是未發。畢竟是體。率性謂道是人所常行。畢竟是用。大德而敦化。畢竟是體。小德而川流。畢竟是用。若淺看則一段是一段。更深入思量則又覺相似都湊。不知如何。以上復葉味道。

來教謂喜怒哀樂屬於人心爲未當。必欲以由聲色臭味而喜怒哀樂者爲人心。由仁義禮智而喜怒哀樂者爲道心。以經文義理考之。竊恐不然。朱先生中庸序云。人心發於形氣之私。道心原於性命之正。形氣在我。如耳目口鼻是也。聲色臭味在物。豈得以發於聲色臭味者爲人心乎。朱先生云。雖上知不能無人心。今以由聲色臭味而喜怒哀樂。則是聖人未免於逐物也。而可乎。謂由仁義禮智而喜怒哀樂者爲道心。則鄉黨一篇。委蛇曲折。煥乎其文章。莫非由仁義而發也。曷爲而以道心爲惟微乎。人指此身而言。道指此理而言。發於此身者。則如喜怒哀樂是也。發於此理者。則仁義禮智是也。若必謂兼喜怒哀樂而爲道心。則理與氣混然而無別矣。故以喜怒哀樂爲人心者。以其發於形氣之私也。以仁義禮智爲道心者。以其原於性命之正也。人心道心相對而言。猶易之言器與道。孟子之言氣與義也。人心旣危而易陷。道心復微而難明。故當精以察之。則喜怒哀樂之間。皆見其有當然之則。又當一以守之。使之無一念而不合乎當然之則。然後信能守其中而不失也。復李公晦

程謝尹所論敬處。固兼動靜。無淺深。亦各就持敬處。見得一箇意思。各立爲一說。以形容之。今謂謝尹之說。只是發明主一之意。恐未必有此意耳。就三先生說處。各自體認湊合將來。見得敬字愈覺親切。今只欲就主一兩字上。欲該括謝尹之說。卻恐看得謝尹之說未免疏略耳。明德不言性而言心。楊德淵惠書亦錄云。所答之語。此但當答以心之明。便是性之明。初非有二物。則直截簡徑。使之自此思索。卻見得分曉。今觀所答。是未免以心性爲兩物也。如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則心自是心。仁自是仁。如孟子言仁人心也。則仁又便是心。大學所解明德。則心便是性。性便是心也。所答之病。旣誤以心性爲兩物。而又欲安

排併合。故其說頗覺費力。心之能爲性情主宰者。以其虛靈知覺也。此心之理。炯然不昧。亦以其虛靈知覺也。自當隨其所指。各自體認。其淺深各自不同。心能主宰。則如謝氏常惺惺之謂。此只是能持敬。則便能如此。若此心之理。炯然不昧。如大學所謂明德。須是物格知至。方能如此。正不須安排併合也。洪範五行五事之說。近亦嘗思之。前輩所說。決然不是。以庶徵觀之。自可見。但貌言視聽思之所以配水火木金土。則恐來說未免穿鑿耳。榦亦嘗反覆思之。只以造化及人生之初驗之。便自然合天。一生水。水便有形。人生精血。湊合成體。亦若造化之有水也。地二生火。火便有氣。人有此體。便能爲聲。聲者氣之所爲。亦若造化之有火也。水陰而火陽。貌亦屬陰。而言亦屬陽也。水火雖有形質。然乃造化之初。故水但能潤。火但能炎。其形質終是輕清。至若天三生木。地四生金。則形質已全具矣。亦如人身耳目。既具。則人之形成矣。木陽而金陰。亦猶視陽而聽陰也。只以此配之。則人身便是一箇造化。理自分明。似此等處。只得如此觀。看耳目口鼻之配五行四象。亦自分明。耳屬腎。腎卽水。水卽太陰。目屬肝。肝卽木。木卽少陽。口屬脾。脾屬土。土王於夏秋之間。卽太陰少陽之合。鼻屬肺。肺屬金。金卽少陰。亦是自然之理如此。初無可疑也。至於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則老氏之所謂道。而非吾儒之所謂道也。明道云。天下之物。無獨必有對。若只生一。則是獨也。一陰一陽之謂道。道何嘗在一之先。而又何嘗有一而後有道哉。易有太極。易卽陰陽也。太極何嘗在陰陽之先。是生兩儀。何嘗生一而後生二。嘗竊謂太極不可名狀。因陰陽而後見。一動一靜。一晝一夜。以至於一生一死。一呼一吸。無在而非二也。因陰陽之二。而反以求之太極。所以爲陰陽者。亦不出於二也。如是則二者道之體也。非其本體之二。何以使末流無往不二哉。然二也各有本末。

各有終始。故二分爲四。而五行立矣。蓋一陽分而爲木火。一陰分而爲金水。木者火之始。火者木之終。金者水之始。水者金之終。物各有終始。未有有始而無終。有終而無始。二各有終始。則二分爲四矣。知二之無不四。則知其所以爲是四者。亦道之本體。非其四何以使物之無不四哉。故二與四。天下之物無不然。則亦足以見道體之本然也。太極不可名狀。至此亦可以見其端倪矣。體用一源。顯微無間。要當以是觀之。塞天地。貫古今。無往不然。仁義禮智。特就人心而立者耳。天以是心而成萬物。人以是心而成萬事。故曰天體物而不遺。猶人體事而無不在也。人之生也。五臟百骸。各有自然之則。天之爲也。君仁臣忠。父慈子孝。以至手容之恭。足容之重。又人所以全天之所賦者也。自天之所爲者而觀之。則不待人爲。而此理已完具矣。故曰鳶飛戾天。魚躍於淵。言其上下察也。明道所謂活潑潑地者。真見其如此。亦真個使人不知手舞足蹈也。顏子之不改其樂。又安得而不樂哉。世間所謂功名富貴者。真太虛浮雲一點也。故曰朝聞道夕死可矣。死生亦大矣。苟見此理。便死亦是閒事也。數年讀先生之書。適自見得如此。以先生之書合之。亦無不然。不但世之學者。尋行數墨。而無見於此。竊意周程邵子朱先生。見得分明。其他皆未知其果何如也。爲學而不見其本源。是入門而不至其室。雖然。前輩教人。且只道敬此。又學者不可不思。復楊

志仁

致知乃入道之方。而致知非易事。須要默認實體。方見端的。不然。則只是講說文字。終日譎譎。而真實體段。元不曾識。故其說易差。而其見不實。動靜表裏。有未能合一。則雖曰爲善。而卒不免於自欺也。莫若一切將就自身上體著。許多義理名字。就自身上見得。是如何。則統之有宗。不至於支離外馳也。答陳泰之

諸人講論祭祀鬼神一段。蓋疑於祖考已亡。一祭祀之頃。雖是聚己之精神。如何便得祖考來格。雖是祖考之氣已散。而天地之間。公共之氣尚在。亦如何便湊合得。其爲之祖考而祭之也。故味道兄爲說。以爲只是祭己之精神。如此則三日齋。七日戒。自坐而享之。以爲祖考來格。可乎。果爾。則鬼神之義。亦甚粗淺。而聖人常謹言之。何耶。古人奉先追遠之誼。至重生而盡孝。則此身心無一念不在其親。及親之歿也。升屋而號。設重以祭。則祖考之精神魂魄。亦不至於遽散。朝夕之奠。悲慕之情。自有相爲感通而不離者。及其歲月既遠。若未易格。則祖考之氣雖散。而所以爲祖考之氣。未嘗不流行於天地之間。祖考之精神雖亡。而吾所受之精神。卽祖考之精神。以吾受祖考之精神。而交於所以爲祖考之氣。神氣交感。則洋洋然在其上。在其左右者。蓋有必然而不能無者矣。學者但知世間可言可見之理。而稍幽冥難曉。則一切以爲不可信。是以其說率不能合於聖賢之意也。蓋嘗以琴觀之。南風之奏。今不復見矣。而絲桐則世常有也。撫之以指。則其聲鏗然矣。謂聲爲在絲桐耶。置絲桐而不撫之。以指。則寂然而無聲。謂聲爲在指耶。然非絲桐。則指雖屢動。而不能以自鳴也。指自指也。絲桐自絲桐也。一搏拊而其聲自應。向使此心和平。仁厚。真與天地同意。則南風之奏。亦何異於舜之樂哉。今乃以爲但聚己之精神而祭之。便是祖考來格。則是舍絲桐而求聲於指也。可乎。復李貫之兵部。

浴沂一章。終是看不出喟然而歎。夫子與點之意深矣。集註云。日用之間。無非天理流行之妙。曾皙有見於此。故欲樂此以終身。如此卻是樂天理之流行。而於本文曾皙意旨。恐不相似。竊意恐須是如此。天理方流行。中心斯須不和不樂。則與道不相似。而計較繫戀之私入之矣。夫子無意必固我。老者安之。朋友

信之少者懷之正是此意。真與天地相似。易曰：貞吉悔亡。憧憧往來，朋從爾思。夫子傳之曰：天下何思何慮。聖人豈教人如死灰槁木，曠蕩其心，徜徉其身哉。張子曰：湛一性之本，攻取氣之欲，物各付物，而無一毫計較繫戀之私，則致廣大而極高明，雖堯舜事業亦不能一毫加益於此矣。後來邵康節先生全是見得此意思。明道先生詩中亦多此意。與吳伯豐

程仕曰：此書今見晦庵集中萬正淳錄以呈晦庵先生。先生答曰：直卿之說，卻是作工夫底事，非曾點所以答如或知爾，則何以哉之問也。又云：集註誠有病，今復改數語，試更詳之。

行狀之作，非得已也。懼先生之道不明，而後世傳之者訛也。追思平日之聞見，參以敘述奠誄之文，定爲草藁，以諗同志，反覆詰難，一言之善，不敢不從，然亦有參之鄙意，而不敢盡從者，不可以無辯也。有謂言貴含蓄，不可太露，文貴簡古，不可太繁者，夫工於爲文者，固能使之隱而顯，簡而明，是非愚陋所能及也。顧恐名曰含蓄，而未免於晦昧，名曰簡古，而未免於艱澀，反不若詳書其事之爲明白也。又有謂年月不必盡記，辭受不必盡書者，先生之用舍去就，實關世道之隆替，後學之楷式，年月必記，所以著世變，辭受必書，所以明世教。狀先生之行，又豈可常人比常體論哉。又有謂告上之語失之太直，記人之過失之太訐者，責難陳善，事君之大義，人主能容於前，而臣子反欲隱於後，先生敢陳於當世，而學者反欲諱於將來乎。人之有過，或具之獄案，或見之章奏，天下後世所共知，而欲沒之可乎。又有謂奏疏之文，紀述太繁，申請之事，細微必錄，似非行狀之體者，古人得君行道，有事實可紀，則奏疏可以不述，先生進不得用於世，其可見者，特其言論之間，乃其規模之素，則言與行豈有異耶。事雖細微處，得其道，則人受其利，一失

其道則人受其害。先生理明義精。故雖細故。區處條畫。無不當於人心者。則鉅與細亦豈有異耶。其可辯者如此。則其尤淺陋者。不必辯也。至於流俗之論。則又以爲前輩不必深抑。異說不必力排。稱述之辭。似失之過者。孔孟諸賢。至謂孔子賢於堯舜。豈以抑堯舜爲嫌乎。孟子闢楊墨。而比之禽獸。衛道豈可以不嚴乎。夫子嘗曰。莫我知也。夫又曰。知德者鮮矣。甚矣聖賢之難知也。知不足。爲先生損益。然使聖賢之道不異。明端之說滋熾。是則愚之所懼。而不容於不辯也。故嘗太息而爲之言曰。是未易以口舌爭。百年論定。然後知愚言之爲可信。遂書其語。以俟後之君子。書朱子行狀後

附錄

嘗詣東萊宮公伯恭。以所聞於朱文公者相質正。及張南軒亡。文公與先生書曰。吾道益孤。所望於賢者不輕。

通判安豐軍時。淮西帥司檄鞠和州獄。獄故以疑未決。先一夜。夢井中有人。果於廢井得尸。

尋知漢陽軍。值歲飢。荒政具舉。民大感悅。卽郡治後鳳棲山爲屋。館四方士。立周程游朱四先生祠。

創築安慶郡城。日以五鼓坐於堂。濠砦官入聽命。以一日成算授之。受命畢。乃治府事。會僚佐講究邊防利病。次則督視城役。晚入書院講論經史。築城之杵。用錢監未鑄之鐵。事畢還之初。先生入荆湖幕府。奔走諸關。與江淮豪傑遊。而豪傑往往願依先生。及倅安豐武定。諸將皆歸心。後倅建康。守漢陽。聲聞益著。諸豪傑又深知先生。個儻有謀。及守安慶。且兼制幕。長淮軍民之心。翕然相向。此聲旣出。在位者益忌。王深寧困學紀聞曰。李微之問勉齋云。南軒賜章服。兩爲胡忠簡繳還。而不聞引避。東萊除職。旣遭陳叔

進行辭醜詆乃復受之而不辭皆所未曉勉齋答云先輩非後學所敢輕議然辭受合尙嚴今當嚴者反寬是以不免爲具眼者勘破學者所當戒也補

黃東發日鈔曰乾淳之盛晦庵南軒東萊稱三先生獨晦庵先生得年最高講學最久尤爲集大成晦庵既沒門人如閩中則潘謙之楊志仁林正卿林子武李守約李公晦江西則甘吉父黃去私張元德江東則李敬子胡伯量蔡元思浙中則葉味道潘子善黃子洪皆號高弟獨勉齋先生強毅自立足任負荷如輔漢卿疑惡亦不可不謂性如李公晦疑喜怒哀樂由聲色臭味者爲人心由仁義禮智者爲道心如林正卿疑大易本爲垂教而伏羲文王特借之以卜筮如真公刊近思錄語先近思而後四書先生皆一一辯明不少恕甚至晦庵謂春秋止是直書勉齋則謂其間亦有曉然者出於微意者晦庵論近思先太極說勉齋則謂名近思反若遠思者晦庵解人不知而不愠惟成德者能之勉齋提云是君子然後能不愠非不愠然後爲君子晦翁解敏於事而慎於言以慎爲不敢盡其所有餘勉齋提慎字本無不敢盡之意特以言易肆故當謹耳凡其於晦翁沒後講學精審不苟如此晦庵於門人弟子中獨授之屋妻之女奏之官親倚獨切夫豈無見而然哉其誨學者嘗曰人不知理義則無以自別於物周旋斯出自少至老不過情欲利害之間甚至三綱淪九法斲亦將何所不至其言哀痛至此其爲天下後世慮也亦遠矣補

百家謹案勉齋言自先師夢奠以來向日從游之士識見之偏義利之交戰而又自以無聞爲恥言論紛然誑惑斯世又有後生好怪之徒敢於立言無復忌憚蓋不待七十子盡沒而大義已乖矣由是私竊懼焉故願得強毅有立趨死不顧利害之人相與出力而維持之蓋勉齋之求後學其真切

如此所以卒得其人而傳之於後也。

謝山奉臨川帖子一曰。清容嘗云。朱子門人當寶慶紹定間。不敢以師之所傳爲別錄。以黃公勉齋在也。勉齋既沒。夸多務廣。語錄語類爭出。而二家之矛盾始大行。清容生平不甚知學。顧斯言不特可以定朱子門人之案。並可以定陸子門人之案。朱子之門人。孰如勉齋。顧門戶異同。從不出勉齋之口。抑且當勉齋之存。使人不敢競門戶。則必欲排陸以申朱者。非真有得於朱可知。推此以觀陸子之門人亦然。

勉齋講友

文定李宏齋先生燾

直閣張主一先生洽

縣丞劉琴軒先生剛中

通判李果齋先生方子

漕使楊悅堂先生楫

料院楊先生仕訓

郎中王東湖先生遇

童科劉先生砥

童科劉先生礪並見滄州諸儒學案

文節李貫之先生道傳別見劉李諸儒學案

胡西園先生伯履

胡伯履號西園。崇安人。勉齋嘗與之書曰。此間朋友往來甚多。但悠悠不能自奮者亦不少。每念契兄剛毅果敢。未嘗不敬畏。恨朝夕不得承誨云。參勉齋文集。

梓材謹案首六字。謝山劄記所有。

學錄詹流塘先生初

詹初字以元。休寧人也。以薦爲太學錄。上疏請辨君子小人邪正之分。罷歸。遂入廬山。不仕。嘗與黃勉齋講學。性介甚。吳益公有盛名。以其與韓平原往來。遂不與通。私淑朱子。其所著有流塘集二十一卷。今所存祇三卷。此其家傳所云也。余考之勉齋集中。未嘗及先生同時講學。諸公之書亦無及者。而是書自明嘉靖以前未出。王龍溪始從其家得之。表章以行世。集尾有詹體仁章從軒饒雙峯諸公文字。程篁墩爲文獻志。猶未見也。其中議論固有可采。但亦似有出於後人之增益者。今節錄之。補。

祖望謹案詹體仁是朱學章是陸學先生蓋往來其間

流塘集補

天地雖大道中之物也。吾心雖靈。自道視之。亦物也。物者器也。道者天地之所以大。吾心之所以靈者也。故曰道者物之神。物者道之寓。至大者天。至廣者地。至貴者人。盡人之道。則可以與天地並。違人之道。與禽獸並。

升降時也。予則以爲非時也。人也。三皇生則皇。五帝生則帝。三王生則王。五霸生則霸。豈三代以前常升。以後常降乎。存乎其人而已。

禮者君之道。不期臣之忠否也。臣雖不忠。君猶有盤水加劍之禮。忠者臣之分。不期君之禮否也。君雖無禮。臣剖心而不變。

儒者人之需也。上焉君需之。下焉民需之。前聖需之以繼。後學需之以開。故其道大。其任重。

靜安而後能慮。似與釋氏靜而生慧相近。然吾儒前有知止工夫。佛氏止是死守著一淨。

或問尊德性道問學。朱陸之分。曰。此非學者所可輕議。

聖人未嘗不欲生惡死。但其一生一死。皆斷以理。而無一毫有我之心。所以爲仁。若必死以求名。雖勝於必生。以苟祿者。然必之一字。便是私意。未免死之或過。然此自仁人言之。若後世雖死傷於勇也。還是一好人。

心無出入。心之神有出入。故操之。

卜式初以阿意得官。後乃直諫。君子譏其自知無益於時。乃以此塞責。以君子之道論之。固是賣直。然還是他廉恥之心未盡泯處。

常遇事。輒自期於心。曰。無私欲。以此去私。不知此一念期必底心。便不好。須反之於內。自有無私底本體。不期於無私而自無私矣。

常早夜不寐思此。乃心不定之過。因立心要靜。不知立心去靜。便是動。程子曰。無欲故靜。

梓材謹案謝山所錄此下有論朱陸一條移入象山學案。

學不可緩亦不可急緩則怠而無功急則進銳而退速。

祖望謹案以上皆其粹言也若其論朱子申申天天章註有圈內圈外之說此乃明人講章家所言。陋甚必非宋儒所言也。

州判余先生元一

余元一字景思仙遊人淳熙五年以詩學魁南宮登進士乙科娶黃勉齋女弟而勉齋則朱子壻因得親炙始見之日以仁義禮智信分作五論及自著文集爲贊朱子敬愛之嘗有答余景思書見集中知同安縣號稱清嚴終池州通判參仙遊縣志

景思學侶

侍郎余先生崇龜

余崇龜字景望仙遊人也兄元一從朱子遊先生以進士入官不附韓侂胄出知江州嘉定更化宰相言自權臣專政朝士獨余某中立不倚除御史終於兵部侍郎補

勉齋家學李胡三傳

黃先生輅

黃輅字子木勉齋長子也爲朱文公外孫文公嘗以陸探微所畫師子像遺之真西山跋畫師帖曰子木之幼也晦庵已深期之今其問學日進而志氣日強蓋庶乎不負先生之期許者又因以勉之參真西山

黃先生輔

黃輔字□□。勉齋次子也。勉齋與胡伯量書曰。輔年二十三。幸其靜重。遣之趨受。望借一寺舍僧房。近郡治者與之處。誨之以所當讀之書云。參勉齋文集。

勉齋門人

文定何北山先生基。別爲北山四先生學案。

何南坡先生□。別見北山四先生學案。

文元饒雙峯先生魯。別爲雙峯學案。

處士方連雲先生暹

方暹字明甫。平江人也。師事李宏齋。以宏齋之命。學於勉齋。時以饒伯輿。張元簡。趙師恕。與先生稱四子。勉齋貽宏齋書曰。明甫遠來。志氣甚篤。殊可愛敬。知其源流有自也。老來只覺存養玩索。不可偏廢。學者往往墮於一偏。是以無得。苟得明甫輩十人。布在四方。吾道其庶幾矣。又與甘吉甫書曰。明甫於道理大端。講之甚明。而志氣高尚。尤切於義利取舍之辨。向來朋友未易出其右也。先生極推伯輿。以爲己所不及。而元簡之言曰。伯輿明理而遠於事。明甫見事而中於理。則先生在伯輿之上矣。淳祐中。湖南帥董槐。荆南帥孟琪。並薦之。槐稱其冰清玉潔。妙性命道德之原。琪稱其脫去塵滓。游心高明之域。詔免文解。一次。先生辭不受命。琪請如尹和靖例。加以處士之名。未報。而先生已卒。學者稱爲連雲先生。先生言論宗

旨不傳。要當爲勉齋門下第一修。

寶章張先生元簡

張元簡字敬父。清江人也。勉齋黃氏高弟。勉齋嘗貽之書曰。幹歸鄉兩年有餘。徧閱友朋。無一可人意者。其可與言者。李隨父陳儀父耳。然李陳亦天資醇耳。恐未必堪跌撲。故每與相識言。且煩於鄉里。尋一如張敬父者。則久而無對。非爲諂也。實無第二人。得人之難如此。先生初官縣尉秩。其見於鶴鄉集中。稱其知荆門軍。嘗誅陳馬奴。漫塘又嘗薦之。李制使堯謂其足任監司之選。其後果官直寶章閣。權發遣鄂州沿江副制置使。修。

漕帥趙先生師恕

趙師恕字季仁。□□人。爲餘姚令。行鄉飲酒禮。勉齋稱其宦不達而忘其貧。今不合而志於古。

梓材謹案。謝山劄記云。季仁其後貴於朝。考鶴山師友雅言。有曾答夔漕趙師恕之說。則先生固不止餘姚令也。儒林宗派兩列先生於朱子勉齋之門。

州判董介軒先生夢程別爲介軒學案

隱君蔡先生念誠別見澹州諸儒學案

劉先生子玠

劉子玠字君錫。長樂人。朱子門人砥之子。幼孤。育於外家。長從勉齋學。非賢士不交。非義理之書不讀。嘗戒其子弟曰。行好事。做好人。足矣。倖求名利。非吾志也。遜田數百畝與從子。以承母志。年四十八卒。

尙書吳鶴林先生泳別見鶴山學案

忠肅吳先生昌裔

吳昌裔字季永中江人。早孤。與兄泳師事黃勉齋。得程張朱子書。研繹不倦。登嘉定進士。調閩縣尉。又調眉州教授。眉士故尙蘇學。先生取諸經爲之講說。揭白鹿洞規。放潭州釋奠儀。祀周程五賢。士習丕變。薦知華陽。改眉州通判。著苦言十篇。以慮蜀後患。尋權漢州。力辯興元帥趙彥呐。東納武仙。西結秦鞏之議。未幾。武仙果敗。二州民叛。端平元年。召入。歷軍器將作。二簿。改吳益王府教授。轉對陳六事。言天理未純。天德未健。天命未敕。天工未亮。天職未治。天討未公。拜監察御史。與徐清叟杜範並命。三人皆天下正士。四方想聞風采。爲至和三諫詩以侈之。疏凡撓政之害。言皆激切。改大理少卿。人咸惜之。旣而權工部侍郎參贊四川宣撫軍事。得疾。除祕閣。修撰。知嘉興。辭。改贛州。尋以右文殿修撰。主管鴻慶宮。遷浙東提刑。復知婺州。加集英殿修撰。寶章閣待制。致仕。卒。諡忠肅。先生剛正莊重。遇事敢言。兼習典章。嘗輯至和至紹興諸臣奏議本末名儲鑑。又會萃周漢至宋蜀道得失與師取材之所名蜀鑑。有文集奏議四書講義鄉約口義諸老記開容臺議禮行於世。修。

侍郎黃先生師雍

黃師雍字子敬。閩清人。少從勉齋學。寶慶二年。舉進士。調婺州教授。學正。一以呂東萊爲法。慕徐僑。欲見之。會其有召命。先生曰。今不可往也。徐聞而敬之。至闕。以其學行聞於政府。喬行簡許以朝。除公以書見行簡。勸其歸老。行簡不悅。遂出之外縣。累官禮部侍郎。先生簡淡自守。言若不出口。而於邪正之辨甚明。

愛護名節無媿師友云。

鄉貢黃先生振龍

黃振龍字振玉閩縣人得朱子端莊存養之說默契於心書之座隅已從勉齋遊請所未悟勉齋亟稱之謂其可與適道以鄉貢卒

教授陳先生如晦

陳如晦字日照長樂人從勉齋遊嘗讀西山真氏夜氣箴曰須見冬爲四時之夜夜乃一日之冬便是自家嚮晦入息處又見得造化發育之妙便是自家事物周旋處於此敬義夾持動靜交養則兩得之矣遂次其韻爲生意箴西山見而歎賞焉

雲濠謹案閩書載先生以趙汝騰薦充經筵不果授本州教授卒所著有論語問答及講義文集

梁先生祖康

曾先生成叔合傳

梁祖康字寧翁不知何所人也嘗以小不謹致書勉齋自引咎答曰華峯朋友中深愛賢者與曾成叔之沈靜縝密可與共學想不無相忌者便使年少陷於子弟之過翻然改悔何所不可而畏彼紛紛之口耶則先生亦勉齋所稱許弟子也修

陳先生象祖

陳象祖梓材案張直閣傳陳儀父當是先生之字侯官人朱子弟子孔碩之族也不避勞苦刻意講習勉

齋以爲儻得如象祖者十數人。講之精。行之果。如干將莫邪。則先師之道。猶未至於浮雲點翳也。
侍郎方先生來別見水心學案

通判鄭先生鼎新

鄭鼎新字中實。梓材案一作仲實。仙遊人。嘉定十六年進士。知晉江縣。尋通判處州。先生少受業勉齋。而與楊信齋遊。故深於禮樂。所著有禮學舉要及禮學從宜集。補

提舉李先生鑑

李鑑字汝明。不知何所人也。與其同志數十人爲經會。問學於勉齋。答曰。足下年少才俊。於前修格言記誦如流。有老儒一生辛苦所不及者。然博文在乎約禮。秋水方至。百川渺瀰。霜降水涸。涯涘自見。蓋亦篤學之士也。補

梓材謹案。道南委源。載先生爲寧德人。嘉定進士。歷官廣東。提舉。初從楊信齋遊。得聞敬義之旨。歸創六經講社。推明師說。誘掖後進。故儒林宗派亦列先生於信齋之門。又案道南源委於長溪黃榘。言先生與饒雙峯師之。是又不獨爲信齋勉齋門人也。

薛先生師邵

薛師邵字希賢。撫州人也。勉齋官臨川。從之遊。謂其超然獨得。皆自胸中流出。無蹈襲語。補

堂長葉淡軒先生士龍

葉士龍字雲叟。括蒼人也。後遷居長樂之唐石。從學勉齋。嘗以妙年力學。勉其向道。補

雲濠謹案。先生號淡軒。嘗爲考亭書院堂長。編朱子語錄十八卷。

陳先生倫

陳倫字泰之。長溪人也。學於勉齋。

梓材謹案。勉齋有答先生書。見上勉齋文集。

教授熊古溪先生剛大別。見西山蔡氏學案。

太學家先生擯

家擯字本仲。蜀人也。受業勉齋之門。其時李果州道傳初亡。勉齋歎曰。先生沒後。得擔負者。祇一李貫之。可望。乃止於此。本仲極不易得。多讀書。持身甚介。玩理甚精。務學甚實。於貫之足伯仲。又趙季仁謂本仲異日不在貫之下。亦各有所長。然真不凡也。又言其與諸生伏闕上書。試中優等。而其詳不可考矣。補

附錄

真西山請絕金幣。喬行簡爲淮西漕。獨曰。強韃必亡金。昔者金爲吾之仇。今爲吾之蔽。古人脣亡齒寒之。轍可鑒。宜姑與之。使得拒韃。史彌遠主其說。太學諸生黃自然。黃洪。周大同。家擯。徐士龍等。伏麗正門。請斬行簡以謝天下。

李先生武伯

李武伯。臨川人。勉齋徒。補

李先生晦

李晦字隨甫長樂人也。勉齋嘗貽之書曰：「一去鄉者十五年，投老歸來，每興索居之歎，承示論語疑義，用心甚苦，所謂空谷足音也。」其後先生遂學於勉齋。補

方先生丕父

補

梓材謹案先生莆田人，爲紫微門人豐之之孫，晦翁門人士繇之子，從學於勉齋。

袁先生俊明

袁俊明字稼學，勉齋黃氏弟子也。勉齋講錄二十餘卷，舊本散逸，先生重裒輯而行之。補

葉先生眞

葉眞建安人，勉齋弟子。補

直閣趙先生必愿，別見玉山學案。

布衣宋先生斌，別見滄洲諸儒學案。

連雲門人李胡四傳

參軍萬先生鎮，別見雙峯學案。

卷六十四

潛庵學案表

輔廣

董槐

晦翁東萊門人

父水附師業師雍

延平白水籍
溪屏山玉山

朱鵬飛

三山芮氏再傳

余端臣

王文貫

汪元春

徐天錫

元城龜山謙氏武夷紫微

徐天彝

徐天彝

豫章橫浦三傳

黃震別爲東發學案

涑水二程榮陽了翁廬山

汪元春

見下王氏門人

黃奇孫

和靖四傳

韓翼甫

子性

李齊

王冕

夏泰亨

從子忼別見清江學案

陳普

韓信同

王禧翁

黃寬

張以寧

林文珙

鄭轅

楊琬

黃裳

任士林

黃叔英 別見東發學案

並莊節學侶

劉敬堂

熊禾

董真卿 別見介軒學案

安實

安劉 別見廣平定川學案

並輔氏所傳

輔萬

晦翁門人

張洽 別見滄洲諸儒學案

魏了翁 別爲鶴山學案

並潛庵學侶

潛庵學案

祖望謹案慶源輔氏亦滄洲之最也遺書散佚世所嘗語溪宗輔錄者特其糟粕述潛庵學案梓材案是卷原本修補尙詳盡第輔氏之門有前後時不相值者特爲校正

朱呂門人李汪再傳

朝奉輔傳貽先生廣

輔廣字漢卿號潛庵其先趙州慶源人也父達字彥達南渡隸楊和王沂中麾下累立戰功官至左武大夫邵州防禦使知秦州稱能吏老居崇德之晚村遂爲崇德人秦州四子先生其仲也先生生於軍中以父恩授保義郎轉忠訓郎漕舉四試不第始從呂成公遊已問學於朱文公留三月而後返秋塘陳善有詩送之云聞說平生輔漢卿武夷山下啜殘羹言其用志堅苦也僞學禁嚴學徒多避去先生不爲動文公曰當此時立得脚定者甚難惟漢卿風力稍勁開禧議和方信孺奉使未成欲遣先生辭以考亭諸生老不稱使舉王柎自代與魏文靖公善每相過必出文公言語文字雜誦移晷而去文靖外補先生以其

生平所得於文公者盡畀之。先生容止氣象不類東南人物。達官貴人稍有過舉。卽正色規戒。嘉定初上政府書。反覆於是非成敗之際。政府不悅。時衛清叔在樞密。雅重先生。政府益忌之。授意言官劾之。奉祠而歸。歸築傳貽書院。教授學者稱爲傳貽先生。所著有語孟學庸答問四書纂疏六經集解詩童子問通鑑集義潛庵日新錄師訓編卒贈朝奉郎。

宗義案乙巳歲。余拜輔漢卿先生之墓於崇德。退而考於邑志。及其邑人所作宗輔錄。皆不能詳。且多錯誤。故以其間出他書者爲輔潛庵傳。

宗義又案舊志言魏文靖公出先生門。案文靖跋文公與先生帖云。亡友漢卿端方而沈碩。文公深所許可。此可以證其非弟子矣。其爲此言者。文靖由先生而得文公之書。宋史文靖列傳影響其詞。謂了翁築室白鶴山下。以所聞於輔廣李燔者。開門授徒。蓋本文靖語類序而分疏不詳。志則本宋史而展轉失實。文靖於先生與敬子皆友而非師也。宗輔錄言蔡元定貶死。先生入京。以身試禍。賈偉節西行解禍。君子尙不以爲然。寧有試禍之理。案文公與先生書云。省闈不利。亦是時節如此。看此火色。但得安坐。已是幸事。豈其別有冀望耶。然則先生入京。是其應舉時耳。

詩童子問

粹材謹案詩童子問。謝山原底標其目。尙未錄其說。宜求其書以補之。

宗輔錄補

道理無空缺處。亦無間斷時。一有空缺間斷。便欠少了。是以君子之學。無時無處不然。子夏篤實。次於曾

子而有小德出入之論。所以不及。

學者須是將聖人言語熟讀深思。晝夜玩味。則可以開發吾之知識。日就高明。涵養吾之德性。日就廣大。乃見聖賢言近指遠意思。飽飫鑿足。若只作言語解著。則意便死於言下。局促蹇淺。

善惡之心。存之則有所不爲。故可進於聖賢。失之則無所不爲。故至入於禽獸。讀之使人凜然。理義之心。人所固有。雖易發而亦易窒。故須力充之。

利者。民生所不可無者也。故乾之四德曰利。書之三事曰利。此所謂君子未嘗不欲利。但專欲利而不顧義。則害於人。

人不經憂患困窮頓挫折屈。則心不平。氣不易。察理不盡。處事多率。故人須從這裏過。

武公三以溫柔爲言。蓋人纔溫柔。則便是消磨那客氣。其德方可進。明道謂義理與客氣常相勝。橫渠亦言學者先須去其客氣。故惟溫柔可以集德。

伊尹惟其任底意思在。故未能與天爲一。而不得爲聖之時。若孔子曰。吾其爲東周乎。多少含蓄。狂者於知上所得分數多。狷者於行上所得分數多。

後世正君知攻過而不知養德。是謂無本。

古人以善爲常。多不記載。以惡爲反常。故時記之。後世之人。負大罪惡於身。不知媿恥。一有小善。沾沾自喜。可哀也已。

楊氏資質偏於剛毅。墨氏資質偏於寬厚。只緣不知至理所在。流於一偏。

祖望謹案朱門弟子潛庵其眉目也。然其遺書今惟詩童子問尙傳。而餘皆未見。語溪人有宗輔錄一編。所集潛庵之語。皆浮淺無甚精意。蓋出於庸人之手也。惜哉。今採其精者。僅一十二條而已。

輔漢卿說

易須識得辭變象占四字。如初九潛龍勿用。辭也有九則有六變也。潛龍是象。勿用是占。人謂本義專主占筮者。未識先生之意。鶴山雅言

附錄

陳本堂敏求齋記曰。潛庵輔先生謂生而知之者。義理好古敏求者。事實。理與事一貫。知與行相資。但恐

求非所求。差毫釐謬千里。其機甚危。故欲學夫子之敏求。當學孟子之求放心始。補

胡一中序詩童子問曰。詩童子問者。潛庵輔傳貽先生所著羽翼朱子之集傳者也。自三百五篇穿鑿於小序。傳會於諸儒。六義之不明久矣。至朱子一正聖人之經。微詞奧旨。昭若日星。先生親炙朱子之門。深造自得於問答之際。尊其師說。退然弗敢自專。故謙之曰。童子問。既具載師友粹言於前。復備論詩序辯說於後。俾讀詩者優柔聖經賢傳之趣。而鼓舞鳶飛魚躍之天。豈不大有功於彝倫也哉。

宗義案先生之學。入閩者熊勿軒程石堂其尤也。入東浙者韓莊節黃東發其尤也。逮至明初。而韓古遺及吾族祖黃菊東尙接其傳。於乎道之行不行。豈以時位哉。何先生之牢落而自遠有耀乎。

百家謹案輔潛庵一儒生耳。漕試四舉不第。陳秋塘送之詩云。聞說平生輔漢卿。武夷山下啜殘羹。其衰颯一至此也。而所傳之學。蜀則有魏鶴山了翁。閩則有熊勿軒禾陳石堂普吾。東浙自韓恂齋

翼甫傳子莊節性余端臣再傳而有黃文潔震逮至有明傳其學者不絕此先遺獻云道之行不行豈以時位哉何先生之牢落而自遠有耀乎

潛庵學侶

輔先生萬

輔萬潛庵先生從弟亦事朱子

直閣張主一先生洽別見滄洲諸儒學案

文靖魏鶴山先生了翁別爲鶴山學案

潛庵門人李汪三傳

文清董榘堂先生槐父永附師葉師雍

董槐字庭植濠州人少喜言兵論事慷慨自方諸葛孔明周公瑾父永怒而嘻曰不力學又自喜大言此狂生耳吾弗願也先生心愧乃益自摧折學於永嘉葉氏師雍聞潛庵輔先生爲朱子之門人往從之登嘉定進士歷知江州主管江西安撫司公事視其賦則吏侵甚下教曰吾潞州而吏猶爲盜不自悔吾且誅之吏乃震恐願自新先生因除民患害凡利有宜弛以利民惟恐不盡弛又歷廣西運判兼提點刑獄至邕州上守禦七策又與交趾約五事南方悉定累封至侯爵同知樞密院事寶祐二年進參知政事上疏請視師四川詔報曰腹心之臣所與共理天下者也宜在朝廷不宜在四方又上疏願上官爵不許進封濠梁郡公帝日嚮用先生言事無所隱意在格心不爲容悅每奏帝輒稱善三年拜右丞相兼樞密使

後因劾丁大全。褒佞不可近。遂上書乞骸骨。不報。四年。策免丞相。以觀文殿大學士提舉洞霄宮。時大全亦劾先生。書未下。卽發省兵迫遣之。於是太學諸生陳宜中等上書爭之。其後屢用祀明堂。恩加食邑。連封許國公。一夕天大雨。烈風雷電。先生起衣冠而坐。麾婦人出。爲諸生說兌謙二卦。問夜如何。諸生以夜中對。遂卒。贈太子少師。諡文清。參史傳

附錄

方文正孝儒曰。董文清公。槐葉丞相。夢鼎王文憲公柏。皆謂大學致知格物傳未嘗闕。特編簡錯亂。遂歸經文。知止以下。至則近遠矣。以上四十二字。於聽訟。吾猶人也之右。爲傳第四章。以釋致知格物。車先生清臣嘗爲書以辯其說之可信。

教授朱先生鵬飛

朱鵬飛者。崇德人也。從輔潛庵學。以進士教授高郵。

太學余訥庵先生端臣

余端臣字正君。鄞縣人。太學生。以經學教授閭里。從之者數百人。其源出於輔潛庵。學者稱爲訥庵先生。余氏門人李汪四傳。

宗學王先生文貫

王文貫字貫道。鄞縣人。早嗜學。與鄉先生余端臣遊。登進士第。教授真州。除宗學諭。從遊嘗數百人。黃文潔公震其弟子也。

知軍汪先生元春見下王氏門人

輔氏所傳

寺簿韓恂齋先生翼甫

韓翼甫字恂齋會稽人也官朝奉郎大理寺主簿有元取宋士人之在班行者多攜故所受告敕入換新命先生獨挈家絕江而東杜門不交人事其學出於輔氏梓材案先生學出於輔氏言爲輔氏之學耳非必親受業於潛庵用功本諸四書四書通然後求之六經不貴文詞不急祿仕真知力踐求無媿古之聖賢秦漢而下漠如也門人陳普曰聆韓先生夜旦誦四書如奏九韶令人不知肉味梓材案黃氏補本此下續云子忱性

劉敬堂先生口

劉口號敬堂口口人熊勿軒遊浙中嘗因受業得聞文公晚年所以與黃勉齋陳潛室論學之要旨然後知文公之學其體全體其用大用與世之所言第以資誦說者固不同也參熊勿軒集

梓材謹案敬堂先生蓋亦輔氏所傳者輔氏之學在浙中故勿軒從而受之兼得黃陳之論也

吏部安先生劉別見廣平定川學案

王氏門人李汪五傳

知軍汪先生元春

汪元春字景新奉化人受詩學于王文貫嘉熙四年鄉薦第一明年登進士第累官宗學博士出知興化

軍而卒。嘗謂黃東發曰：爲人如流水，但務平平，偶遇湍激，爲奇爲變，亦惟行其所自然。文潔黃於越先生震別爲東發學案。

恂齋家學

莊節韓先生性

韓性字明善，恂齋之子。弱冠博綜羣書，而於先儒性理之說尤深造其闡域。延祐初復舉科目，學者負笈而來，以文法請。先生語之曰：今之貢舉，悉本朱文公私議，欲爲貢舉之文而不知文公之學，可乎？四書六經千載不傳之學，自程氏兩夫子至文公而發明無餘蘊矣。顧力行何如耳。施之場屋，直其餘事。先生之爲文，一主於理。凡經其口授指畫，自合繩尺。當時薦爲慈湖書院山長。謝曰：幸有先人之敝廬，可庇風雨。薄田可具饘粥，此外非所願也。竟不起。蓋先生少傳其父之遺志，其所往來，王尙書深寧、王將作英孫、王理得、唐玉潛之徒，皆逸民。故終身不欲仕元。私諡莊節先生。雲濠案：黃氏補本載元史儒林傳云：以門人李齊請於朝，諡莊節。然考之元史，爲先生請諡者，月魯不化也。則黃氏誤元史文矣。此傳作私諡，亦誤。先生高祖膺胄，始居越。叢山先生父子皆師劉子澄，而友楊敬仲。至先生始傳輔氏之學。其指授不爲甚高論，而義理自融。見人有善，必爲延譽，及辨析是非，則毅然不可犯。出門徒步而行者，讓道。至隸卒厮役，皆稱爲韓先生。所著有禮記說四卷、詩音釋書辨疑各一卷。莊節先生集十二卷。雲濠案：一本作五雲漫稿十二卷。又續紹興志八卷。予嘗於永樂大典中見其集。修。

韓義行先生忱別見清江學案

恂齋門人

徵君陳石堂先生普

陳普字尙德。福之寧德人。所居有石堂山。學者稱石堂先生。稍長。聞恂齋韓氏倡道浙東。負笈走會稽。從之遊。入元。開門授徒。歸然以斯道自任。四方及門。歲數百人。朝廷三辟爲本省教授。不赴。建州劉純父聘主雲莊書院。熊勿軒留講鰲峯。首議聖賢宜撤肖像。祀用木主。勿軒意合。且曰。此事不革。斯文之運未敢望其升也。尋講饒廣。晚在莆中。十有八年。造就益衆。嘗曰。性命道德五常誠敬等事。在四書六經中。如斗極列宿之在天。五嶽四瀆之在地。舍之不求。更學何事。延祐乙卯卒。年七十二。

石堂文集

承下問。仰見用功之勤。於先儒明理之書。必求洞徹。淺陋何足承厚意。然平生於此。亦嘗致思。恍惚之中。屢有所契。而不知手舞足蹈者。大略天下之物。其形體性情位分度數。凡如此如彼者。皆是道理當然。所以千古萬古。無一毫變易。蓋理至此止。不可得而易也。止此謂之極。無以加謂之太極。不過道理之總名。爾物有去來生死。而此道理常在人間。耿耿人心目中。所以聖人提出濂洛畫出。其所提出畫出。只是一箇。所以爲物者而已。思之而見。察之而得。然則形迹聲臭。可以耳目聞觀。故謂之無極。無極太極。只是一箇。非有二也。有物必有則。有形必有性。則各有所至。性各有所極。物與形出於氣。而則與性卽太極之各具於物者。與物未嘗相離。然必別提出狀之於物上者。物有去來生死。其則其性。乃道理之本體。無時無不在也。故須別作一處。蓋欲使之見其則之必如是。知其性之常如此。故文公云。非有以離乎陰陽。卽陰

陽而指其本體。不雜乎陰陽而言。蓋形氣與理爲一。然形氣須作形氣說。道理須作道理說。既須各說。則須畫箇有形有氣者在下。無聲無臭者在上。形氣是所爲者。道理是所以爲者。便自分大小尊卑。上一下皆自然之理也。非獨如此。道理本是做一處。如前所言。但可以心見。而不可以耳目見。爾往年嘗以管見爲太極說一篇。其中有云。物皆理之所爲。則物固小而理自大。物自沈而理自浮。物自後而理自先。當時爲此。亦不曾念到濂溪圖。及孫伯御先生以爲物與理不相離。豈可言浮沈。始省得來。指與人看。一箇空圈在上一。一箇空圈在下。如何不是浮沈。因此反得自慰。恨未及與孫言也。承下問。勸渠卻更須詳看周子本文。最上圈是太極。不可以耳目聞見。故曰無極。而太極意謂太極不可以形氣言也。蓋雖無而實有也。緣後之儒者。將太極作一塊混沌之氣。故立此二字以示人。使其爲理而非氣。其辭則張南軒所謂莫之爲而爲者。最證得好。文理當然不可增減。下問所謂太極本無極。似太極之上。無所謂無極。蓋上一圈卽太極。太極卽是無極。別作一體不得。第二圈是半白半黑。是陰陽二氣。不可以太極言。但其圈之大之圓。與上圈同。則又見其不相離之妙。中一小圈。謂太極卽在陰陽中。常生常死。常有常無。謂自中央一箇分開作兩箇。只是頭上一大圈。但取在其中。常爲主。非又別有一箇小底。故文公云。中○者。其本體也。本體卽上文本體。小大不同。本非有異。亦猶五行下一箇小圈。見二五之合爲一者。又是大彌六合。小不滿一掬之義。畫出成此一箇。亦是妙處。非有意爲之也。圖下二圈。只是一體。一太極。男女圈義深。最當看。男女非指人之男女。謂天地之生氣化之初。合下只有兩端。一陰一陽。一牝一牡。人之男女。草木禽獸之雌雄牝牡。皆在其中。橫渠所謂陰陽兩端立天地之大義。亦此意也。二體旣成。則形感之生。散爲萬殊。猶

一男一女。分爲子孫。支庶百代。不知其極。又含一意。謂生物或有窮時。而乾道坤道之生常不息。只要天在地。在則人物皆無憂。此理又當意會。難以言語詳也。文公本體二字最好。謂物與太極不相離。而別提出畫出者。以其所以生而言也。本體者。所以生之謂也。程子不以示人。不過如文公之言。尊見之疑。只將無極太極合爲一加詳。周子本文。則自明矣。區區如此。精微至理。彷彿而已。必有漏綻。更望垂教。答謝子祥無極太極書。

普讀書不多於象山平山。未能悉其表裏。姑據來示一二。則其于思孟程朱之大義。已有胡越參辰之擬。謂朱似伊川。陸似明道。朱似伊川。則有之矣。陸似明道。豈不以陸之持敬。有類於終日危坐如泥塑人者。耶。又豈不以明道未嘗著書。而陸鄙薄傳註似之。抑謂陸亦元氣之會。能有龍德正中氣象耶。明道不壽。不及有書。伊川得年。以有易傳。若如陸說。則易傳爲虛作。而大小程異趣矣。詩書易禮四書。微周程朱學者。至於今猶夜行耳。據當時則朱之訓詁爲可矣。由今觀之。則朱之四書詩書禮易。是耶非耶。可有耶不可有耶。漢儒性命之學。微正坐不識性命耳。不以傳註熾也。五經傳註。豈可無。但視其是與非足矣。豈宜一切屏之。若高洋斬亂絲。不問其是非曲直。但與之一劍哉。六經註我。莊生之流。傲忽之辭。六經註我。而我於六經之義。仍猶有所未明。何哉。未辨太極面目。而遽斥無極之非。未詳於易。而遽目易爲註我。此所爲傲忽者也。先立其大。則必略其小。而迷於下學上達之途矣。且有小德出入之弊。近日有磨礪大節。至其平居。則放言縱欲。致犯清議者。此說開之也。大概陸學多犯朱書明辨是非處。論語註中所謂力行而不學文。則無以考聖賢之成法。識事理之當然。而所行或出於私意。又曰子夏之言。其意善矣。然其流之

弊將或至於廢學。必若上章夫子之言。然後爲無弊也。又曰。不切則磋無所施。不琢則磨無所措。故學者雖不可安於小成。而不求造道之極致。又不可驚於虛遠。而不察切己之實病也。中庸註中所謂賢者行之過。以道爲不足知。此道之所以常不明也。大學或問中所謂不知衆理之妙。而無以窮之。則褊狹固滯。而無以盡此心之全。又曰。藏形匿影。別爲一種幽深恍惚艱難阻絕之論。務使學者莽然措其心於文字語言之外。而曰道必如此。而後可以得之。又曰。先其大者。不若先其近者之爲切也。又曰。今日格一物。明日格一物。凡此無非程子之言者。諸家所記程子之言。此類不一。不容皆誤。不知何所病而疑之。豈其習於持敬之約。而厭觀理之煩耶。孟子註中所謂告子之不動心。殆亦冥然無覺。悍然不顧而已耳。凡此皆陸學氣象多相似。答上饒游翁山書。

莊節學侶

山長任松卿先生士林

任士林字叔實。其先縣竹人。徙居奉化。梓材案趙松雪志先生墓云。少師希夷之後。八世祖來居奉化。又再世而居琦山。琦山屬鄞。故謝山云。鄞人。講道會稽。授徒錢塘。至太初。以薦授安定書院山長。著有中易松鄉集。參寧波府志。

中易自序

大哉乾乎。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如斯而已矣。是故在天成象。在地成形。聖人設卦之宜也。化而裁之。存乎變。推而行之。存乎通。神而明之。存乎其人。聖人作易之旨也。易

乎易乎。彰往而察來。鉤深而致遠。原始而反終。其幾神矣。子曰。舜隱惡而揚善。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此之謂也。詩云。鳶飛戾天。魚躍于淵。言其上下察也。然而子思沒。中庸之道不明。而易隱矣。予生千載之後。獨抱全經。潛心研思。亦既有年。然後豁然始悟天地之變。人事之始終。作爲中易分上下篇。三陳其卦。所以極河洛之數。成大衍之用。體天地之撰。盛德大業。顯仁藏用。一本坎離。頤大小過之妙。旣未濟隨蠱之幾。井噬嗑賁困之感。屯鼎革蒙之推。聖人通變立言之旨。粲然甚明。格物致知誠意正心脩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道。盡在是矣。可不究乎。子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此夫子之所以爲聖也。

梓材謹案。謝山奉萬九沙問。松鄉集書云。任士林者。鄞人。當宋季元初時。其人與謝臯羽。唐玉潛友。善博學工文詞。當是時。鄞江稱著述手者。首學士袁公桷。而士林實與齊名。據此則先生之梗概可知。又案先生講道會稽。當是韓莊節輩學侶也。

教諭黃巖庵先生叔英別見東發學案

劉氏門人

參軍熊勿軒先生禾

熊禾字去非。一字退齋。建陽人。志濂洛之學。乃訪考亭之門人輔氏而從遊焉。梓材案。董丞相槐爲嘉定六年進士。次年甲戌。下至咸淳十年。復在甲戌。如先生與丞相同學於潛庵。不當年歲懸絕如是。所謂考亭之門人輔氏。亦謂輔氏之門耳。非親受業於潛庵可知。又案王宗學。文貫爲寶慶三年丙戌進士。前於咸淳甲戌者四十八年。已爲潛庵再傳弟子。益知先生之非親受業也。咸淳十年。登進士第。授汀州司戶。

參軍入元。不仕。謝枋得聞而訪之。相與講論而別。束書入武夷。築洪源書堂講學。凡一星終。乃歸故山。築
鰲峯書堂。及門者甚衆。嘗與胡一桂論學。謂秦漢以下。天下所以無善治者。儒者無正學也。儒者所以無
正學者。六經無完書也。六經無完書。則學不可得而講矣。儒者無正學。則道不可得而明矣。千五百年。牽
補架漏。天地生民何望焉。考亭夫子平生精力在四書詩易。至於書。則付之門人。九峯蔡氏猶未大暢厥
旨。三禮雖有通解。缺而未補者尙多。勉齋黃氏信齋楊氏粗完喪祭二書。而授受損益。精意究無能續之
者。春秋則不過發其大義而已。豈無所俟於來學乎。當吾世不完。則亦媿負師訓矣。先生於六經。祇儀禮
外傳未及成。餘皆有集疏。每經取一家之說爲主。裒衆說以證明之。已而春秋通解厄於火。今所傳者。易
義大學講義而已。皇慶元年卒。年六十。學者稱爲勿軒先生。

勿軒文集

記甲申歲。余始卜居武夷之南。邑里秀俊。相與遊從者。固不乏人。而求其穎異成材者。指亦未易多屈。當
路崇植儒官。獎引士類。惟儒官一途爲捷徑。於是年盛力強。欲藉以奮身者。胥出焉。隱屏之下。曲溪之濱。
歲歲作贈語。餞友朋散在郡邑。蓋不少矣。樵泮居閩。上遊往年拔其尤。一人爲之正。曰劉某。今年拔其尤。
一人爲之錄。曰詹君履。皆武夷舊遊也。君履行有日。同舍各致贈言之義。余將何以告子。則謂之曰。當路
遴選儒官一途。非但可資以進身也。涵養德器。修礪學業。正在此時。夫以一鄉未足而之一國焉。見聞頤
養當益廣矣。今風俗儉薄。綱常掃蕩。前脩文獻欲盡。吾閩自道南以來。號小鄒魯。樵昔爲多士之國。當有
韜德蘊道。升堂而發薰養之歎者。坐明倫堂。領袖前廡。豈但曰友之云乎。抑當有事之者云耳。請告子以

樵先生故事。方伊洛之學盛行。西山李氏早年登龜山之門。嘗與以求仁次第。每有所講。必曰不然。參之二十年。然後渙然不逆。漢上朱氏一日見上蔡。問爲學之要。朗誦子見齊衰與師冕。見二章曰。一部論語。盡說與賢矣。夫仁者之旨義。何待二十年而有得。而此二章。亦何有乎精妙。而足以盡一部論語之大義。此在學者深思而自得之。伊洛之學。有傳於樵者。自二公始。乾淳盛矣。端明黃公道德之懿。師表宇內。以文公之行。行之鄉國。凡書俯伏請納。端拜之禮。流風懿範。藹然逮今。果齋諸賢。克紹考亭之學。又其後出也。遺言緒論。必尙可尋。此皆後學所當景慕而取法焉者也。君履其勉之謙恭。自下以持其身。勤敏不怠。以造於學。常若武夷相與遊從時。修途萬里。發軔正不俟忙。巨木千尋。其培根也不可不厚。君履其重勉之。遂詹君履學正序。

粹材謹案。此下有考亭書院記一條。移入晦翁學案。

僕於雲谷之陽。鰲峯之下。創小精舍。中爲夫子燕居。配以顏曾思孟。次以周程張朱濂溪。明道伊川橫渠。晦庵五先生。隆道統也。或有議者曰。文公竹林精舍。以六君子從祀先朝。表章文公之道。取其法行之太學。達於郡縣。今乃邵馬二賢不與焉。無乃非文公之初意耶。曰。從祀之典。凡先儒之有功德於聖門者。咸在。若夫配食先聖。則非其道德功言。足以得夫聖統之正傳者。不足以與此也。韓氏曰。軻之死。不得其傳。此五先生所謂吾無間然者矣。後有作者。不可易也。若夫邵馬及張呂諸賢。固以秩在從祀矣。非去之也。文公贊六君子。乃其一時景行先哲之盛心。而竹林之祠。增延平先生爲七賢。又以致其平生尊師傳之意。是固各有攸當。非可以此爲疑也。歲在癸卯之夏。三山郡泮議創新祠。郡博士東武劉叔敬諗予曰。泮

舊有道立堂。按舊碑。蓋取師道立善人多之義。自濂溪而下。凡十有五人。首六君子。次廣平游氏。龜山楊氏。豫章羅氏。延平李氏。次晦庵朱氏。南軒張氏。東萊呂氏。西山蔡氏。勉齋黃氏。丙子兵戈之後。司文臺典教職者。又益以北山陳氏。信齋楊氏。毅齋鄭氏。說齋楊氏。庸齋趙氏。凡五人。皆學於文公。亦所以昭是邦文物之懿也。但考之郡志。西山真氏。帥三山時。嘗創尊道閣。祀文公。但以勉齋配。道立堂舊祠。亦止於勉齋。今廉臺之長恪齋嚴公。更創新祠。欲復尊道之舊。而議者言。人人殊。子其有以教之。僕曰。是祠若仍道立之名。則爲隆師道而設。姑仍其舊可也。但師弟子不應皆北坐南向。勉齋以下北山信齋諸賢。皆北面受經於文公者。乃侈然並居南面之列。此則有不可不正者。若更尊道之名。則爲隆道統而設。其祠固當止於五先生。他有不得而與焉。邵馬張呂諸賢。自有從祠彝典。廣平龜山豫章延平西山諸賢。則建創鄰郡各有專祠。稽之禮經。國無先師。則合於鄰國。勉齋爲朱門道統單傳。又不但三山一邦之望。莫若正西向。侑食之位。雖不合於鄰國可也。西山尊道初意。亦正如此。時盱江德臣李君亦曰。饒之石洞。亦以夫子居中。配以顏曾思孟。周程張朱五賢。勉齋繼之。時曲阜孔君申卿實主其議。遂白之嚴公。首以爲允。於是繪像立祠。更扁尊道。又以僕嘗與聞斯議。且屬爲記。適莆陽史侯有刊脩禮書之約。遂不得竟其事。繼會莆陽博士永嘉宋蜀翁議。創先賢祠。亦以下問。僕援此答之。皆以爲允。但有以程張坐次爲疑者。蓋橫渠於二程爲表叔。端平從祀之典。張先于程竹林七賢之祠。與六君子之贊。則程先於張。二者不同。議卒靡定。僕曰。橫渠之學。得於二程。皋比之轍。與夫平居議論。歷歷可攷。聞道在先。固有所受也。但當以竹林之祠爲正。此乃學校之公。不得與家庭之私例論矣。於是莆之新祠。位置遂定。會孔君以三山士友之請。屬

記於史侯。深言尊道之祠。止於五賢。不及邵馬者。乃萬世道統所係。惟當以此爲定。孔君又言曲阜舊有五賢祠。乃祀荀楊諸賢。今祠已燬。歸當請之衍聖公。更議以此五賢易之。此不惟大明洙泗之正傳。亦以一洗漢唐之陋習。扶世立教。抑邪崇正之功宏矣。因其行也。力贊勉之。私竊自謂山中一時綿蕝之禮。或者因莆福二郡以爲之兆。亦區區之志也。忽三山朋友以書來詰。謂舊祠以邵馬以下凡十有四人。皆從改撤。公議之。莫不倒指於首議之人。子當何以解之。且賢牧鄉賢二祠。亦聞有所建白。若其果然。慎勿復言可也。余蓋深歎世衰道微之餘。學校無公論。迺至於此。自可忘辯。然斯道所關。則亦不可以不直者。輒申其義。或者儻有察焉。亦學校風化之一助也。三山郡泮五賢祠記。

或謂文公贊六君子。竹林祠七賢。今尊道之祠。止及五先生。而不及邵馬。其義可得聞乎。曰。尊道有祠。爲道統設也。古者建學立師。教學爲先。而其所學。則以道德功言爲重。而道其總名也。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是三者皆非有得於道不可。立德者。道之本也。立功者。道之用也。立言者。所以載道之文也。言學而無見於道。則不足以爲學。言道而無得乎道之全體。則亦不足以爲道矣。是故一善之德。亦可以言立德。一時之功。亦可以言立功。一語之有關於世教。亦可以爲立言。而皆無見乎道體之全。則亦不足與乎道統之正矣。今觀六經之文。皆其德被生民。功加萬世。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之傳在是。自是之後。四代禮樂之具。惟顏氏有之。晚年則惟曾子所傳。獨得其宗。曾傳之思。思傳之孟矣。大學中庸七篇之書。皆可具見。道喪千載。直至濂溪明道伊川橫渠晦庵五先生。而後此道始大明於世。而其學皆足以爲天地立心。生民立極。往聖繼絕學。萬世開太平。其立德立功立言。未有大於此者矣。若夫康節涑水。謂非世

之大賢不可。而其學視此則有閒矣。駕風鞭霆之英傑。非可與準繩規矩之君子同科。空中樓閣。自是宇宙間一卓偉之見。觀其玩視古今。遊戲物外。其出言制行。不免近於高曠。非可以爲世常法者也。程子與康節居洛三年。未嘗一語及其學。亦謂是也。若涑水之力行苦節制行。非不誠一。而前輩謂欠却致知一段。如尊楊雄而疑孟子。黜漢統而帝曹魏。正自有不可揜者。又不待辯而定也。故五先生直可以繼顏曾思孟之次。配食夫子。而邵馬則亦仍舊祀之典可也。

或謂邵馬與張呂諸賢。秩在從祀。固無以議爲也。但此五先生者。所在郡縣。別立祀庭。自爲專享。得不傷於煩乎。曰。學校之祀典。不正久矣。五賢者所在郡縣。非無祀秩。然學校各別爲專祠。或以所居之邦。或以遊宦過化之地。或特以義起。載在先儒文集與夫碑誌之類。其來非一日矣。揆之人心。稽之公議。未有不以爲允者。是果何故。吾聞道統於一。祀典亦當定於一。後世乃裂而二之。謂之不傷於煩。不可也。此事之失源流闊遠。豈一言可斷哉。兩廡從祀。理宜損益。孔庭之祀。按貞觀二十一年。顏回以下。次以左邱明等二十二人。升侑尼父。開元八年。始塑十哲。繪七十弟子。及二十二賢於壁。二十七年。又以曾參而下。止六十七人。遂以杜佑通典所載。益以林放等五人。以足七十二人之數。此不過唐禮官一時建議云耳。宋仍唐制。不復更改。至今按爲定式。竊爲學者尊事聖賢。春秋祭享。非但崇飾俎豆。姑以盡吾報本之心而已。必其平時方寸之間。真有信慕服行之素。則斯道氣脈相屬。今也姓名昧昧。年代闕遠。尋常方冊之間。耳目尙有不接。一旦對越之際。肸鬻豈易遽通。此文公竹林之祀。所以止於顏曾思孟配享。六君子從祀。今所在書院。但按此爲法。亦恐其煩也。程子本言十哲。世俗之論。予之晝寢短喪。求之聚斂具臣。已見責於

聖門。況顏子既升配享。又增子張爲十哲。果何義耶。十哲之外。若南宮适。宓子賤。蘧伯玉。曾皙。漆雕開。澹臺滅明。原憲。有若公西赤之徒。班班見於傳記。所載亦可數矣。此其當正者一。又七十二賢之下。益以諸儒二十二人。此蓋唐禮官一時見其六經三傳。曾有訓詁之勞。故悉從而位置之。不復甄別。西都承秦絕學。若伏生之書。毛萇之詩。大小戴之禮。左氏公穀之春秋。與鄭孔諸儒之傳疏。雖其間不無同異。謂其無羽翼聖經之功。不可也。學者言必根理。文必稱行。馬融爲竇憲作奏草一事。誣陷忠良。漢祚以傾。平日聚徒著書。竟亦何用。杜預建短喪之議。自背於春秋。王弼尙老莊之學。自背於易。凡若此類。訓詁何取。此其當正者二。又如孟氏之後。無傳。濂洛未興之前。寥寥千載。獨一董仲舒。學最正。行最醇。顧不得秩在從祀。而楊雄美新投閣。不能揜綱目。莽大夫之書。苟況以性爲惡。以禮爲僞。大本已失。更學何事。至今二人上敢與孟子同列。下猶不失與王通韓愈並稱。向微文公品論權衡之定。則孟子終貶。而荀楊輩偃然得在弟子列矣。世教不明至此。可勝歎哉。此其當正者三。宋諸儒如康節。涑水。南軒。東萊。四賢固已在從祀之典。泝其淵源。豈無尙有攷論者。龜山載道而南。再傳爲延平。李氏學行醇正。其傳是爲文公。竹林從祀。亦在六君子之次。又文公之學。惟勉齋黃氏獨接其傳。問學操行。一出於正。且其羽翼四書三禮之功爲大。三山郡泮亦爲之大耳。道無二統。不合不公。誠有作者。表章正學。統一聖賢。首之京師。達之郡縣。大明學校。祀典。一正天下人心。凡若此類。首宜損益。決不可以唐開元一時禮官無識之輕議。遂以爲千萬世不刊之定典也。

或謂祭祀之禮。各從國俗之舊。若構立新祠。以義起禮可也。今所在郡縣。各有舊祠。或繪或塑。以子之言。

一從毀撤於人情豈無不安者乎。曰：是何言也。承訛踵謬，樂因循，憚更改。此漢唐千載弊政也。豈但此一事哉。仍舊貫之言，聖人予之，亦謂可以改，可以無改者耳。學校祀典，所以正人心，明世教也。清議所在，不可厚誣。理有當更，對越無媿。嘗記荆公配享廟庭，其子雱從祀廡下，權勢所在，何向不可。一朝毀撤，萬口無辭。且如從祀之典，仲舒當在所益，揚雄、馬融之類，當在所損。此皆不可一日不正者。豈可習之爲安，而以毀撤爲嫌乎。三山郡泮，舊志先賢祠止陳公襄等五人，後增至十有一人。今則五十餘人矣。鄉牧祠內有某人者，顯爲清議不容，舊曾守土不死封疆，姑且勿論。丁丑戊寅之間，反覆變詐，見之大書榜中。至今人猶誦之以爲戲笑，當其再叛也。何至如此詆毀及其再附也。又何用如此夸諛。後又蚤緣一諛，命下之日，有作詩諷之者，曰：兩朝忠義傳，俱有某人名。方其反覆之際，題門曰：葵藿有心終向日，杏桃無力謾隨風。是全不知有世間羞恥事，以此爲文章問學。以此得朝廷爵諡，又以此齒學校祀典，豈可不爲郡泮羞。豈可不爲世教惜。舊嘗建白公堂，顧不得以子孫權勢赫奕有所辟而不行也。雖然，又不特三山一郡爲然矣。

或謂程張坐次以竹林之祠爲定，固不得以家庭之私妨學校之公矣。雖則顏曾子思以坐像配享堂上，顏路曾皙伯魚以立像從祀廡下，或者疑焉。如此則學校祀典之公，亦不可以家庭之私爲斷乎。曰：是不可以此爲斷矣。學莫大於明人倫，人倫莫先於父子。子坐堂上，父立廡下，非人道一日所可安也。且子雖齊聖，不先父食久矣。必仍今之制，則宜別設一室，以齊國公叔梁紇居中，南面。顏路曾皙孔鯉孟孫氏侑食，西向。春秋二祭，當先聖酌獻之時，以齒德之尊者爲分獻，官行禮於齊國公之前，其配位亦如之。兩廡

更不設位。如此則亦可以示有尊而教民孝矣。但有王者作禮當損益。祀不可瀆也。姑誌於此。或謂顏曾思孟所在學校皆東坐西向。於義何居。曰舊例循習已久。問之先輩皆莫能通其義。或謂神道尊右。西廡乃迎送神之所。辟右者不敢當尊也。故獻官序立東廡之前而行禮。執事者升降必由東階。蓋其義也。然則今之十哲配享兩廡從祀皆左右列。則有所不通矣。向嘗見一野史載夫子廟庭只有顏孟配享。皆東西向。後因王安石配享。遂以顏孟東坐西向。王安石介於顏孟之間。西坐東向。後來雖撤去。安石配位而顏孟坐次亦因而不改。竹林精舍初創。但就中增入曾子子思二神位。而先朝取其法行之。亦承襲不暇考正。今宜改爲東坐西向北上。神道尊右。堯國公顏氏西。邾國公會氏東。沂國公孔氏西。二鄒國公孟氏東。二周程張朱五先生。又以次列東西行。則合舊矣。然所謂舊制者亦開元二十八年以後之制。亦非古也。按開元禮。夫子猶西坐東向。蓋儀禮特牲太牢饋食禮尸位也。配位西向。主人位也。從祀南向。衆賓位也。開元末年。夫子始封王爵。襲衮冕。執鎮圭。遷爲南向。失之矣。世學不講。有論及此者。則以爲怪。安得一復古制之爲快哉。

或問所在郡國學校各祀鄉之先賢。或郡之良牧。於禮亦有稽乎。曰禮有祀先賢於東序及祭鄉先生於社之文。前之所言。蓋天下通祀也。若以一國一鄉論之。各有先賢鄉先生。其節行足以師表後進。軌範薄俗者。固在鄉國之所當祀矣。孔明之在南陽。宣公之在吳江。管幼安之在東海。陽城之在晉鄙。三代而下。論天下人物亦當首稱正。使列侍聖門。夫亦何歎。顧道喪千載。淵源無所。考泝耳。又如蜀之文翁。閩之常袞。首開一方文治。雖去之千載。猶思慕之。雖欲不祀。人心獨無愒乎。凡若此類。宜悉詔郡國。按彼舊志。採

其尤著者。悉以來上列之郡祀。咸秩無文。或復其子孫。錄其賢裔。舊有祠廟去處。必爲守護增葺。亦所以昭示朝廷。褒美先賢之意。雖後有作者。亦莫之易也。

或問子所言首之京師。達之郡國。大明學校祀典。一正天下人心。但京師太學與郡國之學。考之古今。不無異制。不知尙有當考論者乎。曰。道者天下通行之道。則其所以爲教者。自天子至於庶人。一也。先王建學。必祀先聖先師。自古至今。未有以異。獨五學之說不同。禮家謂詩書禮樂各有其師。所以爲祀亦異。則疑出於漢儒專門之傳會。三代以上。大道未分。必不至此。蓋嘗聞之師曰。五學之制。中爲天子之學。所謂太學是也。小學亦只在王宮之南。不惟天子視學行禮爲便。而元子庶子與夫公卿大夫之適子入學。亦近而易習。東西南北各設學。以待四方之士。自國之貴胄與鄉之俊秀。及諸侯貢士。以備論選者。未必咸在天子之學。則亦隨其方而處之。意必古有其法。而唐之國學四門學。恐亦其遺意也。是故京師首善之地。莫先於天子之太學矣。又嘗聞之。天子太學祀典。宜自伏羲神農黃帝堯舜禹湯文武。自前民開物。以至後天致用。其道德功言。載之六經。傳在萬世。誠萬世天子公卿所宜取法者也。若以伏羲爲道之祖。神農黃帝堯舜禹湯文武。各以次而列焉。臯陶伊尹太公望。皆見而知者。周公則不惟爲法於天下。而易詩書所載。與夫周禮儀禮之書。皆可傳於後世。至若稷之立極。陳常契之明倫。敷教夷之降典。益之贊德。傅說之論學。箕子之陳範。是皆可以享於先王者。天子公卿所宜師式也。以此秩祀天子之學。禮亦宜之。若孔子實兼祖述憲章之任。集衆聖大成。其爲天下萬世通祀。則首天子。下達夫鄉學。春秋釋奠。天子必躬親。歲事。養老乞言。退就師保。一言行。一政事。天子一是。以此爲法。教化本原。一正於上。四方其有不風動。

也哉。夫然後公卿近臣各舉天下道德學問之士。以禮延聘。萃於京師。館之太學。一如明道先生熙寧之所奏。講明正學。以次傳授。至國學達於郡邑鄉校。其爲學一依古人。小大學教法。凡近世學官一切無用之虛文。悉以罷去。學問必見之踐履。文章必施之政事。使聖人全體大用之道。復行於世。不數十年。作養成就。士習不變。人材輩出。先王至治之澤。不患不被乎天下。顧上之人力行何如耳。以上祀典議。

梓材謹案。勿軒祀典議本九條。今以其第二第九兩條移入百源學案。

洪荒之世。氣浮而爲天者。不過茫茫一太虛耳。固未有度數之分也。黃帝顓頊。雖云造歷。蓋未詳也。至帝始命羲和分掌天地四時。於是推步之法愈密。日月星辰之麗於天者。始則而象之。歲分爲四時。又分爲十二月。又分爲三百六十日。因其氣盈朔虛。又爲置閏。以應周天之度。於是天道可得而成矣。質凝爲地者。亦不過一塊土耳。固未有疆理之別也。黃帝雖曰分州畫野。亦未詳也。至帝始咨四岳。舉其能治水者。以拯斯民。墊溺一朝之命。鯀不能治。而禹繼之。其施功之最難者。莫如冀壺口龍門等處。此蓋混沌初分。水未有洩積之歲久。衝決奔放愈甚。則懷襄之害愈烈。禹因其勢疏鑿而順導之。且其次第。則先青兗徐揚之下流。而荆豫梁雍。以此底績。弼成五服。自侯甸至綏。而封建之制以立。咸則三壤。自畎澮至川。而井田之法以成。於是地道可得而平矣。自羲皇黃帝之後。又適當一元文明之會。風氣駸開。創制之法。維其時也。五典惇五禮庸。五服章五刑用。法度禮樂。彰彰然著明。如日月行天。亙古常見。此又立人之道。以參贊天地化育之所不及者。蓋萬世之功也。帝堯萬世之功論。

天下之治亂繫風俗。風俗之美惡繫人心。三代固皆有道之長也。而商之一代。風俗爲最美。每讀商書之

終篇紂之亡。三仁寧死甯遜甯佯狂爲奴。所以自靖自獻者。不敢負先王之心。夷齊叩馬一諫。凜凜乎萬世君臣之大義。雖聖人復起。不可易也。或言微子先抱祭器歸周者。非也。書所謂我不顧行遜。我罔爲臣僕者。去而避紂。曷嘗有去商卽周之事哉。歸周以全宗祀。自是商亡以後事。比干之死。固已安之。箕子之佯狂。後來武王下車訪道。授聖大法。而終不爲之臣。朝鮮長往。用廣宗祀。此其志何如哉。不但是也。當時爲商之臣若民者。大率有不肯臣周之心。大誥洛誥多方多士諸篇。班班可觀。雖周人目之爲頑。在商則不失爲義矣。陳同父所謂歷三代而後世變風移。蓋當康王之世。歸周且四十年。壯者已老。老者已死。其逮捕遺黎。真是至死不貳。亦可見商一代之人心風俗矣。夏末之前聞也。周平王以後。奄奄如一。寇羸病廢之人。略無能出一匕強劑以起其生。則所謂養成一代之人心風俗。有王者作。誠不可已也。商有三仁兩義上論

汪氏門人李汪六傳

鄉舉徐梅江先生天錫

教諭徐先生天彝合傳

徐天錫字禹圭。其先奉化人。父景山。家於鄞。先生與弟天彝。皆刻志好學。家貧無書。晝鈔夜讀。受業汪元春之門。兄弟自相切劘。先生兩中浙江鄉試。卒以母老不仕。鄉人因其所居。稱曰梅江先生。天彝字禹疇。嘗舉爲慈谿學教諭。不赴。爲人沈靜。無疾言遽色。年八十四卒。參寧波府志。莊節門人恂齋再傳

隱君黃先生奇孫

黃奇孫字行素新昌人尚書度曾孫也師事俞浙石余亨及安陽韓性入元不仕所著有蚓鳴集南明志又輯其祖三朝言行錄補

郡守李先生齊

李齊字公平廣平人元統初進士第一知高郵府有政聲張士誠據泰州淮南行省遣先生往招降被拘久之縱歸已陷高郵爲其所害先生嘗學於韓莊節性及爲御史以性行義上聞於朝性卒而止修

參軍王先生冕

王冕字元章諸暨人也貧家兒竊喜讀書安陽韓性聞而異之錄爲弟子遂爲通儒性卒門人承先生如事性北遊燕都泰不華薦以館職先生即日南轅隱九里山下樹梅花千本嘗傲周禮著書一卷祕不示人更深挑燈朗誦歎曰持此以遇明主伊呂事業不難致也有明攻越授以諮議參軍一夕病死修

編修夏先生泰亨

夏泰亨者會稽人也安陽高弟百家纂

梓材謹案紹興府志載先生字叔通領鄉薦官翰林院編修著有詩經音考

陳氏門人

山長韓中村先生信同附門人王禧翁

楊先生琬合傳

黃先生裳合傳

韓信同字伯循。福寧人。陳石堂普以道學倡。士未有信之者。獨先生與其友楊琬白圭黃裳彥山執弟子禮。刊落舊聞。貫穿周程張朱之說。毫分縷析。建安聘主雲莊書院。以四書六經爲課試。屬科日。未與學者。方務詞賦。爲之譁然。先生謂之曰。文公四書。天心所在也。科舉極弊於宋。廢必復。復則文公私議必行。延祐甲寅。科舉法行。衆始翕然以服。弟子日益進。至順壬申卒。年八十一。嘗曰。讀大學傳。不知淺深。始終讀中庸。不知支節脈絡。詳略巨細。與凡諸說同。異得失。讀論孟。不知以門弟子所問爲已問。孔孟所答爲已聞。非善爲四書者也。吾嘗聞陳先生讀四書法。各章五十徧。三年七八反。大字小字如流水。又必字求其義。句逆其情。涵泳從容。無少閒斷。則庶乎有以得之。又曰。文公精力盡於此書。集註章句。或問。學者專用。力庶不爲他說所亂。近世饒氏謂新民不可使止至善。但可使之樂樂利利。則明德殆別有一至善耶。又謂性道教不當兼以物言者。彼於性善之奧。萬物一源之妙。蓋甚昧也。學者稱爲古遺先生。又號中村。所著有四書標註四卷。易詩三禮旁註書集解書講義諸史類纂若干卷。詩文集十餘卷。其門人曰王禧翁。字馬山。其壻也。曰黃洵。饒氏明人纂大全。多采黃氏之說。

中村遺書

不知孝弟爲人之本。便是兼愛。不知仁爲孝弟之本。便不識性。三省。曾子入道處。一貫。曾子悟道處。性與天道。只在詩書執禮中。

四海之內皆兄弟。輔氏謂或啓人輕視天倫之心。最是。集註所以謂其意圓語滯。

邦無道富貴之可恥。甚於邦有道貧賤之可恥。

熊氏門人敬堂再傳

董先生真卿別見介軒學案

鄉舉安先生實

安實字子仁。本姓哀。長吉曾孫。易今姓。勿軒熊氏弟子也。刻苦務學。志剛理邃。嘗預計偕。凡三勸駕。竟齟齬以卒。補

古遺門人恂齋三傳

孝子黃洵饒先生寬

黃寬字洵饒。福鼎人。事親孝。苦學工文。世變避兵。以憂感卒。無後。貢師泰爲誌銘。著有四書附纂時事直紀。參福寧府志

知誥張先生以寧

張以寧字志道。古田人。年十五。往寧德受業於韓古遺。歷五年而後歸。學業大進。登泰定丁卯進士第。累官翰林院入明。官翰林侍讀學士。知制誥兼修國史。出使安南。歸而卒。補

鄉舉林先生文珙

林文珙字仲恭。三山人。天歷己巳鄉舉。韓古遺門人也。

鄭先生轍

鄭轅字子乘霞浦人少受業於韓古遺古遺嘗曰君可續吾閩五賢理學古遺卒心喪三年著有詩文集參道南源委

祖望謹案鄭轅不知何所人亦見梨洲序目梓材案謝山未查福建通志故云不知何所人

卷六十五

木鐘學案表

陳埴	翁敏之		
父煜 晦翁水心門人	翁巖壽	胡一桂	
延平白水籍	車安行	從子若水 別見南湖學案	
再傳 溪屏山鄭氏		從子若綰	子 瑤
元城龜山謙 氏武夷豫章			從孫 惟賢
徐氏三傳 涑水二程四	董楷		
傳	徐霆		
	趙復齋	賈漢英	嚴侶
葉味道	子采		

章仕堯

彭庭堅

趙次誠

蔣允汶

史伯璿

並朱學之餘

徐宗實

黃淮

徐興祖

張文選

謝夢生

潛堂西山講友

木鐘學案

祖望謹案永嘉爲朱子之學者自葉文修公與潛室始文修之書不可考木鐘集猶有存焉自是而

永嘉學者漸祧艮齋一派矣。述木鐘學案。梓材案是卷本稱潛室學案。謝山始易其稱曰木鐘。葉文修亦朱門高弟之在永嘉者。其派亦并入此卷。

朱葉門人李鄭再傳

通直陳潛室先生埴父煜

陳埴字器之。永嘉人。舉進士。少師水心。後從文公學。其言善問者如攻堅木。善待問者如撞鐘。朋友講習。不可以無問也。問則不可以無復。今之不善問者。徒先其所難。後其所易。取其節目之堅。乃欲一斧而薪之。不少徐徐以待。其自解。則匠石從旁而竊笑之矣。至其待人之問者。或小叩之而大鳴。或大叩之而小鳴。不待其再至。而亟盡其餘聲。或餘之未盡。而恣其人之更端焉。然則是鐘也。其必州鳩氏之所棄者乎。故集其答門弟子之問者。名之曰木鐘集。其四端說。卽文公之答其所問者。而轉以之答其弟子之問。蓋能墨守師說者也。江淮制使趙善湘建明道書院。辟先生爲幹官兼山長。從遊者甚盛。後以通直郎致仕。所著有禹貢辯洪範解。王制章句。學者稱爲潛室先生。先生之父煜。字民表。隱君子也。嘗戒其子曰。昔人患進士浮靡。議罷之。察孝廉。雖不果然。薦送必由州縣。比鄉舉。里選猶近也。今糜歲月。捐父母。棄室家。以爭優校。可乎。得喪命也。若慎無然。諸子守其教。必待鄉貢。不上太學。修

四端說

性是太極渾然之體。本不可以名字言。但其中含具萬理。而綱理之大者有四。故命之曰仁義禮智。孔門未嘗備言。至孟子而始備言之者。蓋孔子時。性善之理素明。雖不詳著其條。而說自具。至孟子時。異端蠱

起。往往以性爲不善。孟子懼是理之不明。而思有以明之。苟但曰渾然全體。則恐爲無星之稱。無寸之尺。終不足以曉天下。于是別而言之。界爲四破。而四端之說。于是而立。蓋四端之未發也。雖寂然不動。而其中自有條理。自有間架。不是儻侗。都無一物。所以外邊纔感。中間便應。如赤子入井之事。感則仁之理便應。而惻隱之心。于是乎形。如蹴爾呼爾之事。感則義之理便應。而羞惡之心。于是乎形。如過廟過朝之事。感則禮之理便應。而恭敬之心。于是乎形。如妍醜美惡之事。感則智之理便應。而是非之心。于是乎形。蓋由其中間衆理。渾具各各分明。故外邊所遇。隨感而應。所以四端之發。各有面貌之不同。是以孟子析而爲四。以示學者。使知渾然全體之中。而粲然有條。若此。則性之善可知矣。然四端之未發也。所謂渾然全體。無聲臭之可言。無形象之可見。何以知其粲然有條如此。蓋是理之可驗。乃依然就他發處。驗得。凡物必有本根。而後有枝葉。見其枝葉。則知有本根。性之理。雖無形。而端的之發。最可驗。故由其惻隱。所以必知其有仁。由其羞惡。所以必知其有義。由其恭敬。所以必知其有禮。由其是非。所以必知其有智。使其本無是理于內。何以有是端于外。由其有是端于外。所以必知其有是理于內。而不可誣也。故孟子言。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矣。乃所謂善也。是則孟子之言性善。蓋亦逆其情而逆知之耳。仁義禮智。既知得界限分曉。又須知四者之中。仁義是個對立底關鍵。蓋仁仁也。而禮則仁之著義也。而智則義之藏。猶春夏秋冬。雖爲四時。然春夏皆陽之屬也。秋冬皆陰之屬也。故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是知天地之道。不兩則不能以立。故端雖有四。而立之者。則兩耳。仁義雖對立。而成兩。然仁實貫通乎四者之中。蓋偏言則一事。專言則包四者。故仁者仁之本體。禮者仁之節文。義者仁之斷。

制智者仁之分別。猶春夏秋冬雖不同。而同出乎春。春則春之生也。夏則春之長也。秋則春之成也。冬則春之藏也。自四而兩。自兩而一。則統之有宗。會之有元矣。故曰五行一陰陽。陰陽一太極。是天地之理固然也。仁包四端。而智居四端之末者。蓋冬者藏也。所以始萬物而終萬物者也。智有藏之義焉。有始終之義焉。則惻隱羞惡恭敬是三者。皆有可爲之事。而智則無事可爲。但分別其爲是爲非耳。是以謂之藏也。又惻隱羞惡恭敬皆是一面底道理。而是非則有兩面。旣別其所是。又別其所非。是終始萬物之象。故仁爲四端之首。而智則能成始能成終。猶元氣雖四德之長。然元不生于元。而生于貞。蓋由天地之化。不翕聚則不能發散。理固然也。仁智交際之間。乃萬化之機軸。此循環不窮。脗合無間。程子所謂動靜無端。陰陽無始者。此也。

梓材講案此說原在木鐘集中。本朱子之說。先生轉以答其弟子。今移列木鐘集之前。猶晦翁學案中和說觀心說之先于語要也。

木鐘集

孔子曰。伯夷叔齊求仁而得仁。伯夷以父命爲尊。叔齊以天倫爲重。是固天理恁底。然二子只句當得。自身上道理無虧欠處。若律以天下之大義。叔齊辭伯夷。又辭。更無仲子。誰擔當得這國事去。彼仲子旣于天倫父命兩不相干。受之毋乃非邪。

旣是句當得。自身上道理無虧欠處。更復何求。所謂吾何求哉。吾得正而斃焉。斯已矣。聖賢殺身成仁。只要賭一個是耳。若更反顧身後去。卽成計較之私矣。二子旣逃國歸仲子。天理人倫已安。若仲子更執夷

齊之義。夷齊亦管不得他。彼視國直敵屣耳。

夫子言未見蹈仁而死者也。後又言有殺身以成仁者。

蹈仁有益無害人。何憚而不爲。此勉人爲善之語。若到殺身成仁處。是時不管利害。但求一個是而已。學者患不蹈仁耳。蹈仁則心無計較之私。若當死而死。雖比干不害爲正命。

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何以言仁在其中。

博而能篤。切而又近。如此學問儘鞭辟向裏。心不外馳。故言仁在其中。蓋心存而仁便存。心既在。則仁亦在。是矣。指存心便喚作仁。固不可。但離了心外。更何處求仁。

克己復禮爲仁。如何。

仁者心之全德。惻隱之心。是仁之正頭面。緣私欲障礙。填滿胸次。則所謂惻隱者。如頑癬風痺。不復流行。發見必須先去己私。復還天理。則本來面目。方始流行。發見克己工夫。非有他。卽非禮勿視。勿聽。勿言。勿動之謂。旣知此爲非禮。則視聽言動。便當一一復還于禮。除四勿之外。別無克己工夫。工夫旣到。則私欲淨盡。中無障礙。滿腔子渾是惻隱之心。而日用之間。無非真心之流行。發見若不于禮上用功。必流于釋氏絕滅之學。蓋徒知克去己私。而不復于禮。謂之空寂。則可。若求其惻隱之心。則如死灰槁木矣。故聖人以此告之。蓋克己卽復彼矣。先儒以克己復禮爲乾道。主敬行恕爲坤道。豁開雲霧。便見青天。此顏子之仁。淘去泥沙。旋引清泉。非顏子之克己復禮也。

孔子答仲弓問仁一章。程先生云。孔子言仁。只說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看其氣象。便須心廣。

體胖。動容周旋中禮。惟謹獨便是守之之法。謹獨固是做持敬行恕工夫。然心廣體胖。動容周旋中禮。地位。仲弓學力當得來。

大賓在庭。大祭在堂。是時境界如何。想得好一片空闊世界。只緣未下持敬謹獨工夫。欲見此境界不能。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程子以爲徹上徹下語。如何。

徹上徹下。謂聖凡皆是此理。聖人一語。小則樊遲可用。大則堯舜不過。程子所謂語有淺近而包容不盡。是也未純熟時。但曰下學。已純熟後。卽是上達。無兩個塗轍。

顏子當博文約禮之時。既竭吾才。直是大段著力。及夫所立卓爾之後。雖欲從之。末由也已。至此又無所用其力。不知合如何下工夫。

到此際力無所施。乃冰消雪釋。渣滓融化之境。雖聖人亦不能授顏子。顏子亦不能受之于聖人。今欲學顏子。未須問他此處。且把博文約禮作依據。日積月累。人十己千。備見高堅前後境界。將來不知覺自有豁然融會時。

子曰。吾道一以貫之。曾子曰。忠恕而已矣。

一貫忠恕。雖有大小之不同。大要都是心上做出。聖人之心。渣滓淨盡。統體光明。具衆理而該萬用。故雖事物之來。千條萬目。聖人則是那一個心。應將去。全不費力。如繩索之貫錢。然易所謂何思何慮。殊途而同歸。百慮而一致者。正聖人一貫之說也。彼學者之心。被私欲障蔽。未便得他玲瓏。須是逐一蕩滌。以類而推。方能自我及物。如子貢所謂施諸己而不願。亦勿施於人。卻是忠恕正頭面。使學者工夫純熟。則一

且霧除雲散。自是一貫境界。是知一貫乃聖人事也。忠恕特學者事。但聖人見決。學者見遲。一貫是熟底。忠恕。忠恕是生底。一貫本非有二道也。曾子恐門人曉一貫未達。故借忠恕以明一貫。是將一貫放下說了。若程子於穆不已。各正性命之言。則借天地以明忠恕。是將揭起來說了。彼此互相發明。在人領會之耳。

論語一貫與中庸合內外之道。程門體用一原。微顯無間之說。同否。

道理只是一個道理。有就吾心性上說者。有就事物上說者。自是兩樣頭面。今人都作一般看了。如何謂之識道理。夫論語之一貫。卽中庸所謂合內外之道者也。聖人所以能推一心以貫萬事者。正緣他胸中渣滓淨盡。統體光明。具衆理而該萬用。故雖事物之來千條萬目。聖人只此一心應將去。全不費力。滿腔子都是道理。更無界限。無界限。更不分內外。分中邊。才分內外。便是有界限了。才有界限。則便不能以一心而貫萬事。如何謂之合內外。易曰。天下何思何慮。殊塗而同歸。百慮而一致。一貫之說也。至于程子之說。又就物理上論。卽論語所謂下學上達。形色天性。灑掃應對。精義入神之謂也。及其歸。則一而已。

何謂下學上達。

下學上達。如言禮儀三百。威儀三千。無一事而非仁也。理會得底。則一部論語。聖人雖就人事上說。卻無非言性與天道處。理會不得底。雖皓首窮經。鑽破故紙。仍舊不聞。此處只關係自家心裏。在與不在耳。心存則見其然。必知其所以然。若不存。是謂習矣而不察。今人只說事理一貫。然亦須分別次序。始得如程子言形而上爲道。形而下爲器。須著如此。始得下學人事。自然上達天理。若不下學工夫。直欲上達。則

如釋氏覺之之說是也。吾儒有一分學問工夫。則磨得一分障礙去。心裏便見得一分道理。有二分學問工夫。則磨得二分障礙去。心裏便見得二分道理。從此惺惺恁地。不令走作。則心裏統體光明。渣滓淨盡。便是上達境界。

大德不踰閑一章。集註云不能無弊如何。

弊在出入可也。聖賢心密。若大若小。皆不令有小罅漏。子夏功疏。只照管得大處。小處不免走作。故有此語。便是開一線縫。不是盛水不漏工夫。今人連大處走了。又子夏之罪人。

子在川上一章。孔子只是說天地間道理流行。無有窮盡。如水之更往迭來。晝夜常恁地。初無一朝停息。卽此是道體。大意亦可見。集註云自漢以來。儒者皆不識此義如何。

自漢以來。號爲儒者。只說文以載道。只將詩書子史喚作道。其弊正是鑽破故紙。原不曾領會得。然此事說之亦易。參得者幾人。必如周程邵子胸次灑落。如光風霽月。則見天理流行也。

動容綏斯遠暴慢矣一章。斯字之義如何。

君子持敬成熟。開眼便見此理。更不待漸次安排。謂如一動容貌。當下卽便遠暴慢。一正顏色。卽便近信。一出辭氣。卽便遠鄙悖。蓋持敬效驗如此。若待言動之後。漸次點檢。安得相應之速如此。學者持敬工夫。當其未成熟時。須著呼喚方來。及工夫熟後。須見此等境界。然後謂之成熟。蓋斯之爲言。猶綏斯來動斯和。應驗疾速之謂也。

程子謂灑掃應對。便是形而上者。故君子只在慎獨。

灑掃應對。雖是至粗淺事。但心存則事不苟。此便是上達天理處。謹獨是存主。此心存。此心便是存天理。飯蔬飲水之樂。簞瓢陋巷之樂。所樂者何事。此濂溪點化二程子訣。二程從此悟道。終不以此語學者。晦翁事事剖露。說向後學。獨此不敢著語。

凡說所樂在道。以道爲樂。此固學道者之言。不學道人。固不識此滋味。但已得道人。則此味與我兩忘。樂處卽是道。固不待以彼之道樂我之心也。孔顏之心。如光風霽月。渣滓渾化。從生至死。都是道理。順理而行。觸處是樂。行乎富貴。則樂在富貴。行乎貧賤。則樂在貧賤。夷狄患難。觸處而然。蓋行處卽是道。道處卽是樂。初非以道爲可樂而樂之也。故濂溪必欲學者尋孔顏所樂何事。豈以其樂不可名。使學者耽空嗜寂。而後爲樂邪。濂溪以此點化二程。二程因此省悟。後卻一向不肯說破。與學者至今。晦翁亦不敢說破。豈祕其事。謂不可言傳邪。蓋學者才說此事。動口便要說道。謂道不是。固不可。但才說所樂在道。以道爲樂。則又非孔顏氣象。惟知孔顏樂處便是道。則德盛仁熟之事也。要知顏子之與諸子。但有生熟之分耳。工夫生則樂與道爲二。不妨以此而樂彼。及工夫純熟之後。則樂與道爲一。自不可分彼此矣。前賢不肯說破此事。正要看人語下氣味生熟耳。

粹材謹案。此下有論南豐有知之之明云云條。今移入廬陵學案。

志道據德依仁。不知志據依如何用工。夫道德仁又如何不同。

志於道。是一心向聖路上行。欲學做聖人事。據德卽志道。工夫既成。凡向之所志者。今則實得於己。如有物可執據。然依於仁。則據德工夫既熟。天理與心爲一。不可脫離于片時。如衣之在人身。不可脫舍也。只

是一個做聖人之心。但初來生而後轉熟。初來猶是兩片。後來方成一物耳。

晦翁謂幽明始終無二理。程子謂晝夜死生之道。意者此理非有二塗。所謂一而二。以幽明始終言之。二而一。蓋死復生。生復死。人復爲鬼。鬼復爲人。如晝夜之循環。

氣聚則始而生。氣散則終而死。聚而生者爲人。散而死者爲鬼。有聚則必有散。聚散本一理也。原始而知其所以生。則反終而知其所以死。所謂一而二者。聚散本一氣。分而爲聚散耳。所謂二而一者。雖分而爲聚散。其實一氣耳。惟其一而二。故有生必有死。惟其二而一。故知生則知死。

鬼神之事。以爲無邪。則四時之祭祀皆可無也。以爲有邪。則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溫清甘旨之奉。不可一日無也。

此淺學浪問。鬼神乃二氣之屈伸。二氣有無時否。鬼者陰之靈。神者陽之靈。在人之身。卽爲魂魄。人死則魂升魄散。雖散於無有。然生氣之分子于子孫者。卽其氣猶在也。故其子孫賢者之死而致生之。則其鬼神不賢者之死而致死之。則其鬼不神。

志士仁人。殺身成仁。夫殺身之事。誠難矣。未曾實有所得。實有所見。誰忍捐生就死。

有志之士。所存主處不污下。故決不肯苟賤以偷生。程子曰。古人殺身成仁。亦只是成就一箇是而已。既謂之成仁。則必如是。而後天理人倫無虧欠處。生順死安。無悔憾處。當此境界。但見義理而不見己身。更管甚名譽邪。

夫子賢於堯舜遠矣。何以見之。

當時若無孔子。今人連堯舜也不識。

孟子曰：仁人心也。程子曰：心如穀種。仁其生之性。同乎否乎？

心主物也。而所以能生者。以有仁也。故心如穀種。雖具此生理。然有形。百穀只一粒子耳。不能以自生。所以能生者。性實爲之。仁之于心亦然。人心是物。穀種亦是物。只是物之有生理者耳。然便指心爲仁。則不可。但人心中具此生理。便以穀種爲仁。亦不可。但穀種亦含此生理。穀不過是穀實。結成而穀之所以纔播種。而便萌芽者。蓋以其有生之性。心不過是血氣做成。而心之所以有運動惻怛處。亦以其有生之性。人心之與穀種。惟其有生之性。故謂之仁。而仁則非梏于二者之形也。孟子只恐人懸空去討仁。故卽人心而言。程子又恐人以人心爲仁。故卽穀種而言。以是知仁不止于二者。則凡有生之性。皆是也。

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誠如是。卽不須千頭萬緒。理會學問。便一向求放心。如何。

學問之道。千緒萬端。必事事物物上都去理會。將過無非。欲求其已放之心。鞭辟入身上來。在自家腔子裏。從此尋向上去。卽下學上達工夫。止如詩三百篇。頭緒甚多。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學詩之人。每一章一篇。並存無邪之思。以觀之。則百篇之義。不在詩而在我矣。此章特爲學問務外不務內者言之。所謂學問之道。無他就千條萬緒。皆一。一是求放心。必從心上下工夫。則學問非詞章記問之比矣。如云學問只是求放心。卽不須千頭萬緒。此卻是禪家寂滅之說。非孟子意。

盡心知性。則知天。存心養性。以事天。有何分別。

心體昭融。其大無外。包具許多衆理。是之謂性。性卽理也。理有未窮。則心爲有外。故盡心必本于窮理。蓋

謂窮究許多衆理。則能極心體之昭融。而無不盡。性與天只是一理。程子曰。自理而言。謂之天。自稟受而言。謂之性。語其分。則不同耳。既知得性。便知得性所從出。是謂知天。到得知天地。已是造得此理了。然聖賢學問。卻不道我已知得。到這地位。一齊了卻。又須知行夾持始得。故必存此心。而不舍。養此性。而無害。存養工夫。到此愈密愈嚴。所謂敬以直內。是乃吾之所以事天。此時直是常在。天理上行。天不在天。而在我矣。知行二字。不可缺一。且如自家欲事天。向使未知天爲何物。不知事箇甚麼。到得知天。却不下存養工夫。則亦非實有諸己。

程先生謂孟子說性善。只說繼之者善。昨聞先生云。水無有不下處。卻是太極。據此說。則孟子似指流。而至于海。終無所污者。爲太極邪。

孟子說時。本是直提一陰一陽之謂道來說。但善者惡之對。有善便有惡。故程子以爲不說得源流正派。說得繼之者善。蓋善猶水之清。惡猶水之濁。既以清爲水之性。則濁非水之性乎。要知清濁可以爲水之流。不可爲水之性。繼之者善。亦猶是也。蓋繼之者。是說太極流行之第一節。則可。謂是太極。則不可。程子以才爲氣質之性。孟子曰。若夫爲不善。非才之罪。則是人善惡。又當以氣質論。爲孟子把諸路一齊截斷了。故諸子不服。須是尋他不善路頭。從何處來。

公都子問性三節。孔子性近習遠。上智下愚之說。相似否。

除第一問性無善無不善外。第二問卽性近習遠意。第三問卽上智下愚意。天命之謂性。則有生卽有性。孟子何以深詰告子生之謂性。

孟子只爲他認生處爲性。更不分別人物。是將血氣知覺爲性。凡物有血氣知覺者。皆與人之性一樣。見血氣而不見道理。此則不可也。

君子不謂性命。

世人以上五者爲性。則見血氣而不見道理。以下五者爲命。則見氣數而不見道理。于是人心愈危。道心愈微。孟子于常人說性處。卻以命言。則人之于嗜慾。雖所同有。卻有品節限制。不可必得。而人心安矣。于常人說命處。卻以性言。則人之于義理。其氣稟雖有清濁不齊。須是著力自做工夫。不可一委之天。而道心顯矣。大要上是人。心人皆知循其在人。而君子則斷之以天下。是道心人皆知委其在天。而君子則斷之以人。此君子言知命盡性之學。所以異乎常人之道也。歟。

梓材謹案此下有四端說。別列木鐘集之前。

程子云。論性不論氣。不備。論氣不論性。不明。願詳其旨。

孟子性善從源頭上說。及論情論才。只是說善。不論氣質清濁厚薄。是不備也。諸子紛紛之說。各自把氣質分別。便作天性看了。其不明之說。爲害滋甚。孔門性相近習相遠。卻就氣質之性上論清濁。至說上知下愚。乃論得氣清之十分厚者爲上知。氣濁之十分薄者爲下愚。其間相近者。乃是中人。清濁在四六之間。總起是三等氣質。此說乃是與孟子之說互相發明。要知孔子是說氣質之性。孟子是說源頭本然之性。諸子只是把氣質便作本然之性。看錯了。

繼善成性。繼與成字如何。

凡物之生死有理而後有氣。善當作理看。此性謂氣質之性。道卽太極也。太極纔動。首先撒出者便是理。故以繼善言。隨太極之後。漸次成就者卽謂性。成則有形質矣。孟子說性善是第一義。從他繼之者。諸子說不善是第二義。從他成之者。

知至而后意誠。程子又謂格物窮理。但立誠意以格之。

程門此類甚多。如致知須用敬。亦是先侵了正心誠意地位。不是于格物致知之先。更有一級工夫在上。只是欲立個主人翁耳。但常得此心有在。物可從此格。知可從此致。此程子所以言格物窮理。但立誠意以格之。

不睹不聞。乃此心不動之境。既是不動。卻又下戒謹恐懼工夫。莫是太著力否。太著力則恐反動其心。何以謂之未發之中。

此處猛著力不得。纔著力。便是動了。雖不著力。然必有事焉。方可前輩謂敬貫動靜。正謂此也。戒謹恐懼。卻是常惺惺法。不爾。便白地倒了。否則空空死灰矣。此處如道家爐火養丹法。火冷則灰死。火炎則藥死。不睹不聞。晦翁謂喜怒哀樂未發之初。至靜之時也。當至靜之時。不知戒懼之心何處著落。

此問最精。前輩于此境界。最難下言語。既是未發。才著工夫。便是發了。所以只說戒謹恐懼。蓋雖是未發之初體。已含具萬用在此。不比禪家寂如空如。所以惺惺主人。常在冥漠中照管。都不曾放下了。蓋雖是持守體段。卻不露痕跡。

鳶飛戾天一章。程子謂此一段是子思喫緊爲人處。是如何。

大要不要人去昏默冥窈中求道理處處平平會得時多少分明快活。

近思錄載一陽復于下乃天地生物之心先儒以靜爲天地之心不知動之端乃天地之心又說陽始生甚微安靜而後能長既以動爲陽之始復又指安靜云何邪。

一陽復于地下卽是動之端但萌芽方動當靜以候之不可擾也故卦辭言出入无疾而象言閉關息民蓋動者天地生物之心而靜者聖人裁成之道。

程子說性與孟子不同。

性者人心所具之天理以其稟賦之不齊故先儒分別出來謂有義理之性有血氣之性仁義禮智者義理之性也知覺運動者氣質之性也有義理之性而無氣質之性則義理必無附着有氣質之性而無義理之性則無異於枯槁之物故有義理以行于血氣之中有血氣以受義理之體合理與氣而性全孟子之時諸子之言性往往皆於氣質上有見而遂指氣質作性但能知其形而下者耳故孟子答之只就他義理上說以攻他未曉處氣質之性諸子方得于此孟子所以不復言之義理之性諸子未道于此孟子所以反復詳說之程子之說正恐後學死執孟子義理之說而遺失血氣之性故并二者而言之曰論性不論氣不備論氣不論性不明程子之論舉其全故孟子之論所以矯諸子之偏人能卽程子之言而達孟子之意則其不同之意不辨而自明矣。

爲人爲己如何。

爲己是真實無僞爲人只是要譽近名聖人此言是就他源頭上分別出來今學士大夫謂爲己不求人

知而求天知。纔說有求天知意。便不是爲己。爲己者。只是屈頭擔重擔。不計窮達得喪也。

或問明道曰。出辭氣。莫是于言語上用工夫否。曰。須是自然語順。如何。

出辭氣。出字著工夫不得。工夫在未出之前。此是靜時有工夫。故才動道理。便在此動時。自有著工夫者。如修辭安定辭之類。

明道曰。中者天下之大本。惟敬而無失盡之敬。便是中否。

當喜怒哀樂未發之時。便著甚工夫。才著得力。便是發了。所以先賢當此境界。不是無工夫。又不可猛下工夫。只是敬以直內。卽戒謹恐懼意。敬不喚做中。敬而無失。方是中。無失卽不偏倚之謂。

明道云人之爲學。忌先立標準。何謂標準。

標準猶言限格。學問旣路頭正了。只割定腳跟。滔滔做去。不可預立限格。云我只欲如此便休。今世學者。先立個做時文。取列第標準。橫在胸臆。殺害事。

明道謂學者能識仁體。實有諸己。只要義理栽培。如講求經義。皆栽培之意。仁之在人心一耳。不學之人。獨無仁乎。

識得仁體。謂滿腔子是惻隱之心。旣體認得分明。無私意夾雜。又須讀書。涵泳義理。以灌溉滋養之。不爾便枯燥入空門去。

晦翁謂凡物自有天理。人欲之辨。而不可以毫釐差。恐是如程子所言。峻宇雕牆。本于宮室。酒池肉林。本于飲食。先王制其本者。天理也。後人之流于末者。人欲也。凡物之天理。人欲。皆可放此推之。

五峯曰：天理人欲同行異情。此語儘當玩味。如飲食男女之欲，堯舜與桀紂同，但中理中節，卽爲天理，無理無節，卽爲人欲。

率性之謂道

率性不要作工夫看。物性自然，各有所由行之路。如牛是牛之性，馬是馬之性，飛潛動植各一其性，而不可移換，便是率處。若牛作馬，馬作牛，飛者潛之，動者植之，卽是違其性，非物之所謂率性矣。

意實則心實矣。然或但知誠意而不能密察此心之存否，則又無以直內而修身也。夫心意未嘗相離也。意特心之所發耳。以章句之旨觀之，毋乃心自心意自意也。密察此心，不知又將一箇心密察邪。本是長匹無縫底物事。聖人欲人警悟處，翦下逐段向人看。理會得時，仍是長匹無縫，不曾翦斷。密察之間有味，卽密察處便是心。更復何處外討一箇來。前輩有以心使心語，此喫緊示人處，要人領會。

潛室語黃氏補

明道言中有主則實，實則患不能入。伊川言心有主則虛，虛則邪不能入。其所主不同何也。蓋有主則實，謂有主人在內，先實其屋，外客不能入。故謂之實。有主則虛，謂外客不能入，只有主人自在，故又謂之虛。知惟實故虛，蓋心旣誠敬，則自然虛明。

赤子之心，只是眞實無僞。然喜怒哀樂，已是倚向一邊去。若未發之中，卻渾然寂然，喜怒哀樂都未形見。只有一片空明境界，未有倚靠。此時只可謂之中。要之赤子之心，不用機巧未發之中，乃存養所致。二者實有異義。

心居性情之間。向裏卽是性。向外卽是情。心居二者之間而統之。所以聖賢工夫。只在心裏著到。一舉而兼得之。橫渠謂心統性情。此語大有功。

上蔡專以覺言仁。所以晦翁絕口不言。只說愛之理。心之德。此一轉語。亦含知覺在中。可更思求。

顏子一身渾是義理。不知有人。孟子見義理之無窮。惟知反己。顏子之量無涯。孟子之言有迹。

伊川云。盡性至命。必本于孝弟窮神知化。由通于禮樂。蓋盡性至命窮神知化。皆聖人事。欲學聖人。皆從實地上做起。升高必自下。陟遐必自邇。此聖門切實之學也。積累之久。將自有融液貫通處。非謂一蹴便能。

記問之學。雖博而有限。中窒故也。義理之學。至約而無窮。中明故也。

晦翁門人劉李再傳

文修葉西山先生味道

葉味道初名賀孫。以字行。更字知道。温州人。雲濠案一作龍泉人。師事文公。試禮部第一。時制策禁僞學。先生所對。率本程學。不爲顧避。知舉胡紘斥之。學禁開。登嘉定進士。調鄂州教授。理宗訪問朱氏學徒。及所著書。部使以先生聞。差主管三省架閣文字。遷宗學諭。授太學博士。兼崇政殿說書。時因皇子竑事。帝惑于鬼神之理。疑伯有爲厲。涉于誕妄。對曰。陰陽二氣之聚散。雖天地不能易。死而氣散者。其常也。若不得其死。鬱結不散者。其變也。故聖人設爲宗祧。以別親疏遠近。正所以教民親愛。參贊化育。伯有之死。其氣不散。爲妖爲厲。使國人上下爲之不寧。當時爲立良止。以奉其後。庶乎鬼有所知。而神始安寧矣。又言

三京用師。廷臣交進機會之說。搖本根以事枝葉。無益于國。既而洛師累敗。人服其先見。尋終著作佐郎。所著有四書說大學講義祭法郊社外傳經筵口奏故事講義。雲濠案謝山學案劄記云。先生著有四書說禮解大學講義經筵講義輯次朱子語錄祭法宗廟郊祀外傳。諡文修。

陳葉講友

祕丞謝夢頤先生夢生

謝夢生。字性之。一字夢頤。永嘉人也。因葉賀孫陳器之以私淑朱子。登嘉定癸未進士。累官祕書丞。知汀州。

潛室門人李鄭三傳

祇候翁先生敏之

翁敏之。字功甫。樂清人也。少受知于葉水心。後師潛室。成淳祐進士官至閣門祇候。

知軍翁庶善先生巖壽

翁巖壽。字如山。初名夔。永嘉人。師事潛室最久。盡得其奧。從遊日衆。嘗令人讀近思錄曰。此讀書梯級也。又令觀言行錄曰。此爲人標準也。其學以修身勵行爲務。不專在語言文字之末。登淳祐第。爲永州教授。除太常博士。遷國子丞。知興化軍。卒。學者稱爲庶善先生。祠像于家學。

車韶溪先生安行

車安行。字正路。號韶溪。黃巖人。景山弟。遊陳潛室之門。得武夷宗旨。嘗曰。聖賢窮達。自關世道。于人何與。

過京師見吳丞相憐其不遇問曰欲往揚州乎曰不能欲史館乎曰不能退而告人曰天不與我丞相安能與我尤工于詩所著有鏤冰集

吏部董克齋先生楷

董楷字正翁臨海人雲濠案謝山學案底本作字正叔一字克齋臨安人御史亨復之子戶部侍郎樸之弟也登文天祥榜進士初爲績溪簿直冤獄賑饑饉修城捍水擢守洪州有惠政終吏部郎先生從潛室陳器之得朱子再傳之學所著有克齋集程朱易行于世雲濠案學案底本云所著有周易傳義附錄十四卷始合程朱兩家次第而一之論者以爲非

車守徐先生靈

徐靈字長孺永嘉人也潛室先生之甥得其舅之傳嘗在趙善湘幕中豫平李全之亂官至守漢陽軍

趙復齋先生口

趙口號復齋桐廬嚴高節侶從學于賈漢英漢英得于先生先生得于潛室潛室親授于晦庵其淵源如此參東雜子文集

梓材謹案趙復齋有二其一名彥肅與朱陸同時而私淑于象山若先生爲朱子再傳弟子當別爲

一人

西山家學劉李三傳

祕監葉平巖先生采

葉采字仲圭。雲濠案謝山學案原底云：一字平巖。邵武人。初從蔡節齋受易學。已而往見陳北溪。北溪以其好躡高妙而少循序就實工夫。屢折而痛砭之。先生自是屏斂鋒芒。俛意信向。駭趨著實。北溪深喜之。雲濠學案學原底有云：初事節齋。後事李方子。寶慶初爲祕書監。嘗論郡守貪刻之害。上嘉納之。

梓材謹案道南原委儒林宗派。皆以先生爲文修子。蓋自文修從朱子于武夷。遂居建寧。及先生登淳祐進士。爲邵武尉。故譌而爲邵武人歟。

平翁語

有人一子名光。一子名梵。一子名晃。其父遠出不歸。光者子細探其蹤跡。知其北往。求之幽燕。梵者不子細探討。乃求之南閩。晃者在家嬉遊而已。一日光者得其父以歸。梵者索然而歸。光以責梵。晃亦以責梵。光可言也。晃不可言也。梵雖行路差。尙曾求父也。晃坐于家。不曾求父。乃責梵之不善于求父。今之人未嘗求道。而空空以議人。何以異此。釋氏行路差。尙曾求道也。

梓材謹案此條自梨州所節車氏脚氣集移入。

附錄

陳北溪答卓廷瑞曰：葉仲圭資質甚穎敏。可與適道。而貪多欲速。馳騖飛揚。誠如長者之喻。由其所師者。節齋之學。又別自立一家。不純用文公節度。如易解雖訓詁詳于本義。而理義要歸。未能脫王韓老莊之見。則其爲教也。好躡高妙而鮮循序就實工夫。車玉峯脚氣集曰：平翁送乃子清父生日。以香一片。銘其上曰：始于克己。終于舍己。聖賢終始。有立卓爾。

予按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此顏子克己處也。以能問于不能。以多問於寡。有若無。實若虛。犯而不校。此顏子舍己處也。二己不同。私者既盡。八荒洞然。不見人我之異。其始終如此。補

雲濠謹案。平巖之稱平翁。猶了齋之稱了翁。晦庵之稱晦翁也。

西山門人

隱君繆天隱先生主一

繆主一字天隱。永嘉人也。從西山先生葉味道學。博聞強記。入太學。賈似道蕪湖之敗。先生與同舍諸生伏闕上書攻之。宋亡。隱居教授。雙目晚瞽。當事輿致之。爲學舍經師。大德間。初製大成樂器。皆以詢之。所著有論學規範。尚書說禮記通考。天隱集。補

隱君王慎齋先生夢松

王夢松字曼卿。青田人。篤志好學。著禮記解。學者稱爲慎齋先生。參括蒼彙記。

粹材謹案。宋文憲作胡汲仲傳贊。稱先生爲順齋處士。

文安趙星渚先生景緯。別見滄洲諸儒學案。

文憲王魯齋先生柏。別爲北山四先生學案。

庶善門人李鄭四傳

鄉貢胡人齋先生一桂

胡一桂字德夫。永嘉人也。從庶善翁氏遊。德祐乙亥。上政府書。幾萬言。時莫能用。研究周官經國制度。參

互考訂。至忘寢食。故六官錯簡。咸貫通補正。有古周禮一百卷。雲濠案。謝山劄記。先生著有古周禮補正一百卷。四書提綱。孝經傳贊。子義口義講義。人齋存稿。學者稱爲人齋先生。以其學配鄭伯謙。補

雲濠謹案。溫州府志載先生云。咸淳庚午。領鄉薦。教授于鄉。又言董左丞俾攝郡學。

車氏家學

聘君車玉峯先生若水別見南湖學案

迪功車雙峯先生若綰

車若綰。字經臣。後改名垓。號雙峯。詔溪之從子也。先生與從兄若水並傳其學。咸淳中以特科授迪功郎。浦城尉。不赴。遽于經學。而禮經較詳。所著內外服制通釋九卷。多備朱子之不備。補

車大雅先生瑤

車先生惟賢合傳

車瑤。雙峯子。車惟賢。詔溪之從孫也。皆能世從其學。補

梓材謹案。車先生瑤。字大雅。卒楷序雙峯內外服制通釋云。余聞雙峯先生服制有書舊矣。而常恨莫之見也。年幾耳順。先生之子大雅翁始編以示余。蓋大雅謀梓是書。而又爲之跋云。

復齋門人

賈先生漢英

賈漢英。南康人。嚴侶從學于先生。先生之學實源於朱子。參桐廬縣志。

慎齋門人劉李四傳

學正余先生學古

余學古青田人胡汲仲初師先生先生師邑人王夢松夢松受學龍泉葉味道味道則朱文公弟子也從黃氏補本錄入

梓材謹案先生著有大學辯問嘗爲國子正

賈氏門人李鄭五傳

高節嚴先生侶

嚴侶字君友桐廬人也漢高士光之後嘗從賈漢英遊賈則朱子之傳也宋亡不仕與謝皐羽方韶父吳子善輩哭文山于西臺皐羽所謂甲乙丙者也居親喪一用朱子禮楊維禎志其墓門人私諡曰高節先生補

余氏門人劉李五傳

純節胡石塘先生長孺祖巖起父居仁

胡長孺字汲仲永康人祖巖起宋嘉定進士知閩縣事父居仁瀆祐進士知台州軍州事文辭政事皆絕出一時至先生而其學益振先生性聰敏九經子史無不貫通外舅徐道隆爲四川宣撫參議官先生從之入蜀與高朋李湜梅應春等號南中八士咸瀆中以任子入官銓試第一歷倅福寧州而宋亡退棲永康山至正中薦授揚州教授建昌檄攝錄事轉台州寧海縣主簿延祐初轉兩浙長山場鹽司丞未上以

病辭隱杭之虎林山。先生淵源既正，行遊四方，旁求旨趣，益信涵養主敬爲最切。每曰：一民失所，便非君子學道之實。嘗言：人雖最靈，與物同產，初無二本。此學之大原，舍是而學，則學非其學，病喘一旦，具酒食召比鄰云。將返故鄉，門人問曰：先生精神不衰，何爲遽欲觀化？曰：精神與死生，初無相涉也。俄正衣冠坐逝。年七十五。所著有瓦缶編、建昌集、寧海漫鈔、顏樂齋稿。門人諡曰純節先生。其高弟曰陳剛、謝暉。從黃氏補本錄入。

雲濠謹案：主一宋元儒傳私記云：先生學有淵源，文章有精魄，與金仁山並以學術爲郡人倡，海內重購其文，有石塘文集若干卷。宋景濂曰：其從兄之綱之純，並有文名，人稱爲三胡云云。

附錄

吳淵穎曰：說者稱濂溪之所授受，實本于壽崖佛者之徒。永康先生胡公至爲論辯，以著明之，會不容喙。是殆當世之所深感者也。朱子以東都文獻之餘，集濂洛諸儒之大成，而陸氏欲踵孟子，曾不以循序漸進爲梯階，特以一超頓悟爲究竟。今則至謂朱爲支離，陸爲簡易，必使其直見人心之妙，而義理自明，然後爲學，自謂爲陸，實卽禪也。故曰：世之學者，知禪不知學，知學不知禪，是豈深溺于異端外學之故而遂誣其祖，乃舉七聖相授，洙泗以降，四子所傳之道，而悉謂之禪邪？道術所在，苟或不契于古之聖賢，則其所以召夫後世之嘖辯謹咋者，不能遽已。先生曾不此憚，而直以此道爲己任，又著明之，予殆不可得而妄測者也。予自燕還，與金溪傅斯正再見先生，傳之曾祖父本陸學，亦喜談陸，自近年科舉行，朱學盛矣，而陸學殆絕。世之學者，玩常襲故，尋行摘墨，益見其爲學之弊，意其幸發金溪之故積，而少濯其心邪。

補

石塘門人劉李六傳

陳潛齋先生剛

陳剛字公潛平陽人也。受業胡石塘之門。石塘爲西湖書院山長。見其勤晝夜研索不倦。留之于家。與同寢食。遂盡得其學。稱高弟。博通天人之奧。所著有五經問難四書通辯述歷代正潤圖說。渾天儀說。歷代官制說。禹貢洪範手鈔。其文宗西京詩。亦不屑六朝以下。累試不售。後瞽。猶能作文口授。學者稱爲潛齋先生。其弟子著者曰章瑤洪鑄梓材案。洪鑄當是洪濬傳寫之誤。林温陳善李時可王清修。

謝先生暉

謝暉字彥實資陽人。自其曾祖爲沿海參議官。始家于鄞。先生識見通敏。聞永康胡汲仲以道學淑後進。往受業其門。或勤習舉子業。答曰。學以博通古今。資文行耳。仕奚所急哉。趙文敏孟頫授以書法。爲詩文簡淡雋永。人以其片楮爲榮。先生亦不自祕。惜求輒應之。有所不可。雖貴勢不能動也。參成化四明志。

學正吳碧崖先生雄

吳雄字一飛諸暨人也。學者稱爲碧崖先生。石塘胡氏弟子。辟爲本州學正。不就。所著有地理書卜筮考。

徵君李先生康

李康字寧之桐廬人。永康胡汲仲之徒也。元時累徵不起。所著有桐川詩派等書。補

別附

浮屠文誠

浮屠文誠字道元不知何所人也少從胡石塘遊著性學指要十卷其中多排朱子之說蓋石塘晚年緒論也至正中禾人雕其書准張建國鄭明德陳敬初言而毀之予謂文誠欲宗陸以抑朱而身爲釋氏其說何以取信於人徒使論者斥槐堂之學爲禪耳然士誠之草竊亦豈足以正學統皆可嗤也補
朱學之餘

鄉貢張清所先生仕堯

章仕堯字時雍一字清所平陽人也篤志朱子之學嘗曰時之治亂由于人心之邪正心之邪正由于學術之醇疵其門人曰彭庭堅趙次誠蔣允汶補

梓材謹案溫州舊志稱先生通經史深究四書闡奧又言其累舉延祐丁巳庚申鄉貢

史先生伯璿

史伯璿字文璣平陽人也篤志朱子之學時諸儒雖宗朱子然饒氏輯講許氏叢說胡氏通旨陳氏發明亦多互異乃著四書管窺以辨明之又取諸經史天文地理古今制度名物考證爲外編或勸之仕則曰讀書本以善身爲仕而學非吾志也卒不出補

潛齋門人劉李七傳

章先生瑤

章瑤

教授洪先生濤

洪濤字元質永嘉人。至正閒浙省右丞季朵兒只奉旨命儒士陶凱韓大理瞿宗奎與先生等同校勘一統志一千三百卷。並奏授教授。參溫州舊志。

府佐林先生溫

林溫字伯恭永嘉人。博極羣經。而尤長于春秋。擢至正甲午進士。歷佐省憲二府。宋潛溪稱其正色直言。百壬畏懾云。宋文憲集。

梓材謹案黃氏千頃堂書目言明太祖命儒臣孔克表劉基林溫等以恆言釋羣經使人易通曉。親解論語二章以爲之式。克表等承釋五經四書以上。賜名羣經類要。蓋先生以元進士仕明。

陳先生善

陳善

李先生時可

李時可

王先生清

王清

章氏門人

忠愍彭先生庭堅

彭庭堅瑞安人。舉進士。爲崇安縣尹。民服其威信。後陞福建都帥。遇害。賜諡忠愍。參姓譜。

隱君趙雪溪先生次誠

趙次誠字學之樂清人也章清所弟子所著有四書考義雪溪集補

雲濠謹案先生隱居不仕以雪溪自號

訓導蔣先生允汶

蔣允汶字彬夫永嘉人元末避地閩中就試中流寓榜第一洪武初歸里官府學教授著有四書纂類中庸詳說參溫州舊志

雲濠謹案經義考黃虞稷云洪武初官本府訓導蓋先生本延爲府學五經師訓導其實授也

史氏門人

侍郎徐靜齋先生宗實

徐宗實號靜齋雲濠案先生名屋宗實其字也以字行黃巖人也永嘉史伯璿弟子洪武中官至兵部侍郎所著有靜齋集其門人曰黃淮補

訓導徐橫陽先生興祖

徐興祖字宗起平陽人也史伯璿高弟洪武中官訓導補

雲濠謹案溫州舊志載先生明易詩書三經洪武壬子舉授溫州府學教授以性理之學教導諸生咸尊之曰橫陽先生

靜齋門人史氏再傳

文簡黃介庵先生淮

黃淮字宗豫永嘉人舉洪武丁丑進士歷官武英殿大學士掌內制進少保兼戶部尚書以疾乞休卒諡文簡其性明果達于治體參史傳

雲濠謹案萬歷溫州志稱先生優遊林下十餘年壽八十三著有介庵集歸田稿介庵其自號也

橫陽門人

吉士張先生文選

張文選字士銓永嘉人也徐興祖高弟嘗曰讀書在躬行不在耳食官翰林庶吉士修實錄卒補

宋元學案

卷六十六

南湖學案表

杜煜 <small>晦翁石克齋門人</small>	從孫範	車若水	盛象翁 <small>別見北山四先生學案</small>
延平白水籍 溪屏山再傳			潘希宗
元城龜山 氏武夷豫章		胡常	金叔明 <small>附董華翁</small>
三傳 涑水二程四		王賁	<small>別見北山四先生學案</small>
傳		沈可亨	
		<small>並玉峯講友</small>	
		蔡希點	潘希宗 <small>見上玉峯門人</small>
		戴良齊	吳澄 <small>別為草廬學案</small>
		<small>並玉峯同調</small>	

	邱漸	戴亨	
杜知仁	從孫 範 <small>見上南湖家學</small>	方儀	
南湖弟 晦翁石克齋 門人			
車瑾 <small>南湖同調</small>	子 似慶	孫 倬	曾孫 若水 <small>見上清獻門人</small>
	子 似度	孫 景山	曾孫 若綰 <small>別見木鐘學案</small>
	蔡夢說	孫 安行	<small>別見木鐘學案</small>
	高耕	黃超然	<small>別見北山四先生學案</small>
	方儀	<small>見上木居門人</small>	

南湖學案

祖望謹案南湖杜氏兄弟之在滄洲亦其良也再傳而有立齋爲嘉定以後宰輔之最聲望幾侔於涑水矣其學傳之車氏是時天台學者皆襲貧臆荆溪之文統車氏能正之述南湖學案梓材案是

卷爲謝山所分立。底藁未全。移入車玉峯脚氣集。尙有黎州原本。

朱石門人 劉李再傳

主簿杜南湖先生煜

杜煜字良仲。黃巖人。嘉定元年進士。官終東陽縣簿。初與弟知仁學于克齋石先生。暨克齋致先生于紫陽。于是師事者十餘年。紫陽嘗謂其論敬字工夫甚善。論氣稟有偏。而理之統體未嘗有異。亦爲得之。學者稱南湖先生。從孫則卿。哀集成書。名之曰南湖先生文集。參台學源流。

杜方山先生知仁

杜知仁字仁仲。號方山。南湖先生之弟也。少有俊才。爲舉子文。操筆卽驚人。刻意于詩。不奇不已。曰。是不足以爲學。于是卽六經語孟。考論一時諸先生風旨。至紫陽之書。則拱而曰。道在是矣。窮理求仁。吾知所止。所著詩文十五卷。訂禮讀易說詩。多所論述。未及哀次而卒。同上。

南湖同調

隱君車敬齋先生瑾

車瑾字元瑜。號敬齋。黃巖人。究心理學。隱居馬家山。參台州府志。

梓材謹案。謝山學案劄記。車瑾字敬齋。蔡夢說之師也。誤以其號爲字。劄記又云。車敬齋未識卽安行否。又云。敬齋當是魯齋弟子。攷浙江通志引黃巖遺逸傳。亦云。車敬齋名瑾。字元瑜。景山其孫也。觀先生弟子之門人。有在魯齋之門者。玉峯爲先生曾孫。亦嘗學於魯齋。則先生之不得爲魯齋弟

子明矣。

南湖家學劉李三傳。

清獻杜立齋先生範

杜範字成之。雲濠案一作成己。黃巖人。少從其從祖良仲仁仲遊。從祖受學文公。至先生益著。由進士轉軍器監丞。入對言君相之私未去。更新之效未睹。又言近用名儒。發明格致誠正之學。願以其講明見之。施行及爲御史。以言忤時相鄭清之。先生自劾。言宰相與臺諫當同心爲國。豈容以私害公。并論斥侍從。近臣監司郡守之失職者。時相愈忌之。先生自入臺。屢丐祠。至改常少復。五上歸田之請。不允。還祕書監。拜殿中侍御史。先生奏。臣冒耳目之寄。輒忤宰相。今又使居言職。豈以臣絕私比。而其言猶有可取邪。復言時相橫啓邊釁。並發其私疏。入不報。而有左史之命。卽渡江歸。嘉熙二年。知寧國府。四年還朝。累遷至禮部尙書兼中書舍人。擢同簽書樞密院事。先生自還朝後。抗言無隱情。旣入都堂。丞相史嵩之忌之。遷同知樞密院事。以李鳴復參知政事。先生曾劾鳴復。不屑與共政。去之。會嵩之遭喪。拜先生右丞相。力疾入覲。帝親書開誠心布公道。集衆思。廣忠益。賜之。先生上五事。並條利病與政事可行者爲十二事。一以去私爲主。雖秉鈞未久。不能大有所匡正。而其忠君愛國之忱。悱惻懇到。於宋之末葉。求之。蓋亦難其選矣。卒贈少傅。諡清獻。所著有古律詩歌詞五卷。雜文六卷。奏稿十卷。外制三卷。進故事五卷。經筵講義三卷。參史傳。○雲濠案四庫書目收錄清獻集二十卷。蓋後人重輯之本。非其舊矣。

清獻文集補

老氏宗虛無。尚柔謙。傷周衰文敝。欲返之樸古者。蓋其著書本意。若圖籙之傳。符咒之術。乃本之張道陵。而寇謙之借李君以文其欺。

梓材謹案謝山所錄清獻文集二條。其一條移入車隘軒傳後。

南湖門人

布衣邱木居先生漸

邱漸字子木。黃巖人也。受業南湖杜氏之門。故與清獻爲莫逆交。講明道學。以淑後進。清獻枋國。先生多所贊畫。然欲援之仕則不可。卒以布衣終。門人甚盛。四書衍義其所著也。門人之最著者曰戴亨。補

雲濠謹案台州府志戴先生鄉人尊之曰木居先生。

方山家學

清獻杜立齋先生範見上南湖家學

敬齋家學

隱君車隘軒先生似慶

車似慶字石卿。號隘軒。潛心理學。隱居樂道。年已及耄。觀書猶至夜分。釋經評史。權古商今。不襲簡策陳言。迥出新意。自成一家人言。所著有五經論。閒居錄。隘軒文集。杜清獻公陳篋窗爲之序。嘗與王侍郎方巖友善。及方巖擢高第。登顯仕。強而附者鱗鱗然。先生至絕迹其門。郡守屢挽之。不能致。參台州府志。

梓材謹案台州府志誤作車廂字似慶。今據謝山節錄杜清獻文原註云。隘軒名似慶。字石卿。改正。

附錄

杜清獻曰。車隘軒閒居錄。於邪正義利雅俗之雜。與傲上諂下凌弱畏勢等語。皆不易之確論。至謂以僻異解經。當與侮聖言同科。尤見其所守條律之嚴。補

車先生似度

車似度。隱君瑾之子。與其子景山皆老於儒。參柳待制集。

車先生倬

車倬。字章甫。隘軒子。能世其家。以身爲鄉社倚重者四十年。參台州府志。

車密林先生景山

車景山。號密林。敬齋孫。博學能文。舉鄉科。上春官。不第。遂老於家。參台州府志。

車韶溪先生安行。別見木鐘學案。

聘君車玉峯先生若水。見下立齋門人。

迪功車雙峯先生若綰。別見木鐘學案。

敬齋門人

蔡起巖先生夢說

蔡夢說。字起巖。黃巖人。嘗從車敬齋遊。究心濂洛之傳。開門授徒。黃超然高志伊方儀皆其高弟。所著書多散亡。獨箋詩八卷藏於家。補

立齋門人劉李四傳

聘君車玉峯先生若水

車若水字清臣黃巖人賈似道再聘入史館不赴先生嘗登篋窗陳耆卿之門篋學古文於水心葉氏適而得其傳者是時吳子良先從篋已登科聲譽甚震先生以晚進一旦篋於人前揚之過當同門皆不平久之乃服已而事杜清獻公範乃自以爲求道之晚嘗著道統錄自周子至勉齋講明性理自號玉峯山民有宇宙略記世運錄道統錄玉峯完稿修

粹材謹案玉峯傳及脚氣集黃氏原本在金華學案今據序錄入是卷

玉峯脚氣集

養氣要緊在有事與勿忘上工夫自到又不可責近效所謂大段著力不得也著力則氣壹動志前功不保矣勿正是爲常有事者言也勿助是爲勿忘者言也揠苗是爲已耘苗者言也不曾耘苗草長而苗且不存又何苗之可揠乎告子不肯做有事與勿忘功夫只願勿正勿助其曰不得于心勿求于氣不得于言勿求于心此後世釋氏之不動心非儒者之不動心

祖望謹案所謂揠苗非指告子

濂溪不言知格徑說定以仁義中正而主靜以上皆知格也厥彰厥微弗靈匪瑩其知格也至矣定之仁義中正則著實主靜則立本其知格也至矣

禮運首章載孔子言大道之行天下爲公大道既隱始以禮義爲紀離禮義以言道是老子之言也補

漢時士大夫奏事宮中。要便入來。只是不到後庭。所以公孫宏燕見武帝。或時不冠。又不冠不見汲黯。猶是周禮古意。自武帝以宦者典章奏。而士大夫遂疏門禁森嚴。全隔絕矣。於是親宦官宮妾之時多。親士大夫之時少。補

禪家之法。只是要人靜定。痴守一向。更不思別路。久而自能通達。此吾儒至誠如神意。吾儒公溥。他只是自私。他要不落窠臼。誠是不落窠臼。然亦有可搏摸者。問如何是佛祖西來意。曰。庭前柏樹子。此語最好是吾儒一個仁字也。如何是佛。曰。乾屎橛。謂前人往矣。我自當作工夫。說前人甚麼。此句與吾儒別。有問請師安心。曰。將心來與汝安。百丈謂瀉山曰。汝撥爐中有火否。瀉山撥云。無火。百丈起深撥得火。云。此不是火。吾儒亦如此教人。但今聽之者。不把作事看。反不如他能信向服行也。然既曰悟道。必當首先悟吾父母如何。三綱五常。身體髮膚。七顛八倒。反借吾儒名分之說。與四海五湖無所係著之人。覘合交道。而自謂高於一世。而人亦以是高之。然若無朝廷。見成飯與喫。見成法與持。亦定坐禪不成也。程子令人類聚論語言仁處。玩味此最切於教人。仁實是難訓。看來看去。自曉得可也。上蔡識痛痒之語亦切。蓋出於程子痿痺不仁之語意。愚嘗講程子觀雞雛。可以觀人仁。說得幾句。自謂有功於諸儒。明道先生說今學者敬而不見得。又不安者。只是心生。亦是太以敬來做事得重。此恭而無禮則勞也。恭者私爲恭之謂也。禮者非體之禮。是自然底道理也。只恭而不爲自然底道理。故不自在也。人把禮者非體之禮作句。所以都說不得。禮者非體之。是一句。禮是自然底道理。是一句。禮者不是將吾身體得出來。乃是自然底道理。纔說體之。則便非自然。便身與禮爲二。

格物是窮理不可易也。而以格爲至。則有可籌釋者。格於上下。可以訓至。格物難以訓至。曰致知在至物。非辭也。愚嘗謂格且比方思量之謂。此爲是。此爲非。此爲正。此爲邪。此爲輕。此爲重。今之諺欲知輕重。則曰以稱格之。此字必有傳承。玉篇云。格至也。量也。度也。廣韻亦然。彼之字義多出於古。時經注格致也是。堯典註。不知度也。量也。出在何處。以此訓格。正與今文合。向曾以告星渚。星渚以面看屋久之無說。

自先王之禮不行。人心放恣。被釋氏乘虛而入。而冠喪葬祭。皆被他將蠻夷法來奪了。冠禮如他初削髮受戒之類。其丁寧告戒甚嚴。古時亦有幾個好僧。今時受戒出壇便破。喪禮則有七次之說。謂人死後每逢七日。其魂必經陰司。受許多苦。凡七次。愚夫惑其說。請僧追薦。然今讀書人既闢佛老。不用其說。而於吾禮自不曾盡。朝夕無奠。朔望無奠。飲酒食肉。若罔聞知。則又夷狄之不若也。火化是大逆。又被他說火化上天。施斛一節。既薦祖先。因請客共享之神。不歆非類。民不祀非族。蓋是理之必然。然後世小人。但知自己飢餓。何曾思親。往往雖有子孫。亦是若敖。則施斛畢竟是一祭祀。以僧代巫。或亦致死致生之道。呂居中云。鄭槁堂先生亦不信佛老。亦不廢施斛。但要擇僧補。

魏文侯自請於周爲諸侯。又爲田和請。吾爲卜子夏段干木恥矣。補

穎考叔取蜚弧以先登。純孝者如此乎。補

古者人鬼不相襲而相得也。後世人求鬼。鬼求人。鬼亦非其鬼矣。

程子曰。盡其心者。知其性也。釋氏所謂識心見性是也。若存心養性一段。則無矣。愚謂釋氏但能存其無用之心。養其無實之性。卻不盡心知性也。

乾元者。始而亨者也。利貞者。性情也。文王卦辭。元亨利貞。本只兩意。元而亨。利於正而已。今諸卦都是如此。孔子文言。自以所見。拆作四字說。自是一項道理。然非文王繫卦之本意也。孔子到此。卻又就文王本意。作兩件說。自乾元發出。豁達呈露。生意徧滿。無不亨通。所謂始而亨也。然皆可見者氣也。須有理主於其中。何嘗有不好底生意。蓋純粹至善。是乾德之本。然乾之性情。只是利於正也。乾之性情如此。則凡資始於乾者。皆如此。是故人可以爲善。不可以爲惡。蓋其本來情性。只是利於正也。

梓材謹案。玉峯脚氣集。梨洲所錄者十一條。今以其一條爲沈可亨立傳於後。又一條移入木鐘學案。一條移入滄州諸儒。謝山所錄十條。今以其一條爲金叔明立傳於後。又移入象山學案一條。木鐘學案一條。蜀學略一條。

附錄

王魯齋曰。近得車玉峯書。謂大學格致傳。未嘗亡也。欲以知止而后有定一段。合聽訟共爲一章。不動斧鑿。而元詞儼然。誠追亡之上功也。昔日嚴陵吳守槃。亦有此說。見盧新之跋。嘗以此說請教於西山葉先生曰。且去涵養。

宗義案。魯齋以知止爲格致之傳。發自玉峯。凡玉峯之所論著者。魯齋未嘗不歎服其學力也。玉峯于魯齋在師友之間。魯齋之門如吉甫玉峯。皆所謂知過於師。方堪傳授耳。

玉峯講友

胡思齋先生常

胡常字立方。號思齋。黃巖人。好修。不慕榮利。親掃戶庭。一唾不委於地。几案光潔如洗。書籍圖畫。端正完整。若手未觸。觀書必端坐。未嘗行動挾攜。雖在市廛。跣步不出戶外。彙編朱子語錄十卷。又著夏釜吟三卷。與車玉峯友善。玉峯以兄事之。王令華甫親訪其廬。洪令穉趙守景緯皆加敬禮。時就問政。陰及物者甚衆。天子錫恩台士。使盡赴春官。徐守宗臣曰。若思齋不可挽之。其相重如此。一日疾革。神色如常。時猶奮語及大學疑義。以書抵玉峯。已而屬纊。玉峯志其墓。參台州府志。

堂長王石潭先生賁別見北山四先生學案。

沈先生可亨

沈可亨。玉峯友人也。玉峯脚氣集云。趙幾道說誠無爲幾善惡。作一圖。上寫一誠字。直落寫個善字。偏傍一絲寫個惡字。以惡是誠之庶孽。善是宗嫡。可亨疑之。以問。此疑甚善。幾道自謂可勝胡氏同體異用之說。不知其尤非也。且如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當其未發。只是至善。至于發時。始有中節與不中節。中節者。是不走作這中。不中節者。是走作這中。卻不是這中。先生個中節。旋生個不中節。如水之清。有以濁之。不是當初帶得這濁來。若是庶孽。亦從他身上出。豈不枉屈。

粹材謹案。趙幾道說朱子文集。屬之幾道從弟致道。

玉峯同調

隱君蔡春山先生希點

蔡希點。字子與。號春山。太平人。博學善詩。隱居教授。從遊者以百數。多擢高第。躋臚仕。先生安貧樂道。以

終其身。所著有春山雜稿。參台州府志。

祕監戴泉溪先生良齊

戴良齊字彥肅。黃巖人。嘉熙進士。累官祕書少監。以古文鳴。而尤精性理之學。所著有中說辯妄。通鑑前紀。曾子遺書。論語外書。孔子年譜。世譜。七十子說。林公輔答徐始豐書。有曰。當今經書。雖皆具完。而禮經獨爲殘缺。加以漢儒之記。有不純者。郡先哲戴大監。嘗力爲之辯。草廬吳文正公師之。得其說。於今未大行也。觀此其學之源委可見。參赤城新志。

雲濠謹案。謝山劄記有戴良齊泉溪集六字。泉溪蓋先生之號。

木居門人

戴蠡翁先生亨

戴亨字子元。臨海人。師事邱木居。有太極圖說。人心道心說。近思錄補注。朱子詩解。北溪字義辨正。其教人以毋自欺爲第一義。嘗銘座右曰。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欲人不知。莫若弗爲。參考浙江通志。

梓材謹案。台州府志載先生號蠡翁。黃巖戴祕書良齊之從子也。

方懋翁先生儀

方儀字儀父。黃巖人。少從邱木居學。復參問於徐徑畝。劉後村。林竹溪諸公。俱愛敬之。性冲淡温厚。待人以誠。沈思於易。至老無倦。所著有懋翁玩易十卷。及感遇歌。候樵存稿。參台州府志。

起巖門人敬齋再傳。